

此鈔本情潛志忘其所以從未已忽置之  
久矣今有坊友携示張書之鈔本卷  
本遂後勘一過後因張本未全又從坊而  
借得之卷本抄存統校之始悉此本多  
訛舛又有錯入他書凡書物本固未可信焉  
此他本參本校又何從知其誤耶且書  
必備諸本凡一本中有一本佳處內如  
此固多訛舛矣向亦有二處為他本所  
不及故購書者必置重焉本也 後為

此研自有效 余既手校歸潛志於德校舊抄二本合者  
 在終卷而 始以圖識之而斷之曰是曰後取之曰後二  
 者述于此之意也然于全源事未詳所言皆安  
 者以見一節身下丑夏五浙江湖州之南潯人施此  
 二意向不 研究其素家小住五日與談全源事  
 之樸學之 士特喜無 出瓶河水無一留停者北研以老諸  
 知者身 印者知者 生不利舉業積數十年精力充心于  
 者而著述 不能係之 大樞校元遺山詩文集 全源雜興等  
 道歎為 著余見其後二種 茲為校此下方某作某者是也

歸潛志序

余生八年去鄉里從 祖父游宦於天河之南時南

京為行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而先

子歿其後進於有司不得志將歸隱於太皞之墟

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

里甲午歲後于鄉蓋年三十二矣因思向日二十

餘年間所見富貴勢權之人一時烜赫如火烈者

迨遭喪亂皆煙消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

猶得與妻子輩完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其所

張校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校書

以經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勞雖飯蔬  
飲水橐中無寸金未嘗帶諸負臆獨念昔所與交  
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  
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埋沒  
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  
余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  
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初京叔  
自叙

張校書

無標名一行

歸潛志卷第一

金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渾源 劉初京叔



張校書

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嘗書人扇云  
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大志正隆南征  
至維揚望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  
山第一峯其志氣亦不淺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謚顯宗好文學作  
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章宗天姿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

張校書

以經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勞雖飯蔬  
飲水橐中無寸金未嘗帶諸負臆獨念昔所與交  
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  
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埋沒  
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  
余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  
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初京叔  
自叙

張校余

無標名一行

歸潛志卷第一

金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渾源 劉初京叔



張校增嘗

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嘗書人扇云  
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大志正隆南征  
至維揚望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  
山第一峯其志氣亦不淺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謚顯宗好文學作  
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章宗天姿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

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  
捲東風無處不楊花真帝王詩也命翰林待制朱  
瀾侍夜飲詩云夜飲何所樂所樂無喧譁三杯淡  
醕醑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燈欲花陶  
復陶：醉鄉豈有涯聚<sup>晉</sup>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  
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鬪翠條更作條是  
結同心扣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清風透忽  
聽傳宣須急奏輕：褪入香羅袖又擘橙為軟金  
杯詞風流紫府即<sup>齊</sup>痛飲烏紗岸柔軟九回腸冷怯

張青芝手鈔  
字條校條扣校校  
久下校室二格

張校回作迴

玻璃盃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分作擘  
上桃花面嘗為鐵券行數十韻筆力甚雄又有送  
張建致仕歸弔王庭筠下世詩具載飛龍記中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詩有樂善老  
人集行于世允中作永成

密國公璿字仲寶世宗之孫越王允常之子也勿  
有俊才能詩工書自號樗軒居士宣宗南渡防忌  
同宗親王皆有門禁公以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家  
居止正以講誦吟詠為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

不敢彰露正大間余入南京因訪僧仁上人會公  
至相見欣然其舉止談笑真一老儒殊無驕貴之  
態後因造其第一室蕭然琴書滿架諸子環侍無  
俗談可謂賢公子矣迺出其收藏書畫數十軸皆  
世間罕見者後余適陳送以二詩甚佳又為余先  
子集作後序一時文士如雷希顏元裕之李長源  
王飛伯皆游其門飛伯嘗有詩云宣平坊裏榆林  
巷便是臨淄公子家寂寞畫堂豪貴少時容詞客  
聽琵琶蓋實錄也天興初北兵犯河南公已卧疾

聽作醉

余候之因論及時事公曰教勢如此不能支止可  
以降全吾<sup>祖</sup>崇且本夷狄如得完顏氏一族歸吾國  
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爾後數月薨五  
子幼曰守禧字慶之年<sup>少</sup>有俊才作詩與字畫  
亦可喜狀貌白皙風神秀澈如仙人公特鍾愛常  
會余指其書畫曰將以付斯人公薨崔立之變皇  
族皆聚於禁中將北遷慶之病死年<sup>未</sup>三十公平生  
詩文甚多晚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  
庵小藁趙開之序之行于世其佳句有聞開之再

張校亭

張校西

起為翰林云蓮燭光中久廢吟一朝起擢睿思深  
四朝耆舊大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人道蛟龍得  
雲雨我知麋鹿強剋襟寶巖詮谷西窓夢不信秋  
來不上心又過胥相墓云亭：華表立朱門始信  
征西宰相尊下馬讀碑人不識夷山高處望中原  
甚有唐人遠意又絕句孟津休道濁於淫若遇承  
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談五道不談兵不  
可謂無志者也

趙學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少擢第作詩及

字畫有名王庭筠子端荐入翰林因言事忤旨外  
補後再入館為脩撰待制轉禮部郎中出典岢嵐  
平定寧邊三郡南渡為直學士遷侍讀拜禮部尚  
書致仕再起為禮部改翰林學士天興改元夏四  
月卒年七十三公幼年詩與書皆法子端後更學  
太白東坡字兼古今諸家學及晚年書大進詩專  
法唐人魁然一時文士領袖壽考康寧爵位士大  
夫罕及焉性疎曠無機鑿治民鎮靜不生事在朝  
循：無異言家居未嘗有聲色之娛夫人卒不再

娶斷葷肉麤衣糲食不卹也酷好學至老不衰後兩  
目頗昏猶孜孜執卷抄錄上至六經解外及浮屠  
莊老醫藥丹訣無不究心其所著有太玄解老子  
解南華指要滄水集外集無慮數十萬言自號閑  
居士云

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  
京進士父采仲卒於益都府治中公幼穎悟異常  
兒初為詞賦學後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為經  
義學始喻冠擢高第名聲燁然為文法莊周左氏故

詞其辭雄奇簡古後進宗之文風由此一變又喜談  
兵慨然有經世心泰和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章  
宗咨異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奇其文薦入  
翰林及北方兵起又上疏論事不報宣宗南渡再  
入翰林時丞相木虎高琪擅權擢為左司都事公  
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俄而高琪誅死識者智之  
再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由取人踰新格出倅  
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於南京年四十七公  
為人聰敏於學無所不通少自負其林謂功名可



俯拾作矮栢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  
上萬言書援宋為證甚切當路者以迂濶見抑士  
論惜之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  
得官未嘗成考旋即歸隱居閑與禪僧士子游惟  
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  
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之輒醉雖沉醉亦未  
嘗廢著書至于談笑怒罵燦然皆成文理天資喜  
士後進有一善極口稱推一時名士皆由公顯於  
世又與之拍肩爾汝忘年齒相懽教育撫摩息

張校溫作經

若親戚故士大夫歸附號為當世龍門嘗自作屏

山居士傳未曰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毅李

涇王權雷淵余先子姓名宋九嘉皆以兄呼而居  
士使酒玩世人忤其意輒嫚罵之皆其志趣也其自

贊曰軀幹短小而芥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虱公

候候語言蹇吃而連環可解筆札訛癈而挽回萬牛

寧為時所棄不為名所囚是何心也知吾所學者

淨名莊周晚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聞佛老二家

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如碑誌詩賦號外藁蓋

張校溫作經

擬莊子內外篇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  
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  
萬言嘗曰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此其  
所學也每酒酣歷論天下事或談儒釋異同雖  
環而攻之莫能屈世豈復有此俊傑人哉

雷翰林淵字希顏應州渾源人與余同里閑且姻  
家也父思西仲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司註  
易行于世公幼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  
休雖貧甚不以介意從李屏山游遂知名俄中高

第調涇州錄事坐高寔王獻臣之獄幾死後改東  
平遷東阿令授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末召為英王  
府文學俄入翰林為應奉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  
旨又彈劾不避貴臣出巡郡邑所至有成譽凡奸  
豪不法者立箠殺之坐此為小人所訟罷去久之

無所至字  
張校增所至  
字

起為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脩  
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公博學有雄氣為文章專  
法韓昌黎尤長于叙事詩雜坡谷喜新奇好收古  
人書畫碑刻藏于家甚富喜結交凡當塗貴要與

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  
後進經公品題以為榮家無餘貲及待賓客豐腆  
甚蒞官喜立名初登第攝令遂平一邑大震嘗答  
州魁吏州檄召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  
坐此仕不達然士論未嘗不壯之嘗為文祭高公  
獻臣其詞高古一時傳誦工於尺牘辭簡而甚文  
朋友得之輒以為珍藏發書頃刻數十軸皆得體  
可堪如語如語商衡平叔云將迎間有亦須風節之自持語

聶天驥元吉云讀書大可益人宜勤講學少年賦  
松庵詩曰庵中偃卧龍閱世鬚髯古人天共護持  
半夜起風雨過華山懷陳希夷云五季乾坤半晦  
冥先生有意事澄清勦之四十年来睡開眼東方  
日已明又梅影云維摩丈室冷於冰千劫蕭然無  
盡燈天女散花愁不寐夜深高髻影鬢髻人皆傳  
之初善李屏山後善馮公叔獻後善高公獻臣最  
後善趙公周臣陳公正叔早與余先子交嘗同鄉  
校同太學後同朝先子歿公寄挽詩有云鄉校聯

裾春誦學上庠同榻夜論心余因請為墓誌迄今  
余家有公書簡甚多也善飲啗未嘗見大醉酒間  
論事口吃而甚辨出奇無窮其豪士也  
宋翰林九嘉字飛卿夏津人少游太學有詞賦聲  
從屏山游讀書為文有奇氣與雷希顏李天英相  
埒也至寧初擢高第歷閩中四邑以能稱召補省  
掾為當軸者所忌求去已而為延安帥府所辟充  
經歷官召為南京右監院使風采甚著以不能事  
權要羅官俄入翰林為應奉得風疾引去遭亂北

張少李遷  
校還

遷還道病歿年未五十士大夫惜之飛卿為人剛直  
豪邁不群能政能文甚為時望所屬不幸中以病  
廢哀哉初召至南京時屏山亦在余每從之游亂  
後余居八仙館與飛卿相通日相見屬和其詩猶  
在余橐中少時題太白泛月圖云江心月影盡一  
掬舡頭杯酒盡一吸夜深風露點宮袍天地之間  
一李白可想見其意氣也文辭簡古法宋初新唐  
書惜乎為吏事所奪不多著性不喜佛維從屏山  
游常與辯爭在關中時因揚煥然赴舉書與屏山

無少字  
張校增少

薦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慎無以佛老乃慢之也屏山持之示交游以為笑其後西行余以序送之備論其守道不回今茲云亡豈復見此挺特之士乎

卷一計八葉 張本覆校

歸潛志卷第二

李經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盛稱諸公間由是名大震字畫亦絕人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天英為詩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妙處人莫能及號無塵道人題太真圖云君前欲拜還未拜花枝無力東風羞又夜雨云燈火萬家夜蕭蕭簾下聲晚望云夕陽萬

張校句作處

薦之曰煥然佳士徃見吾兄慎無以佛老乃慢之也屏山持之示交游以為笑其後西行余以序送之備論其守道不回今茲云亡豈復見此挺特之士乎

卷一計八葉 張本覆校

歸潛志卷第二

李經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盛稱諸公間由是名大震字畫亦絕人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天英為詩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妙處人莫能及號無塵道人題太真圖云君前欲拜還未拜花枝無力東風羞又夜雨云燈火萬家夜蕭蕭簾下聲晚望云夕陽萬

張校句作處

張枚月作夜

里眼人立秋黃中夜起云夜半不得月河漢空星  
辰又步雲意云一片崑崙心夕陽小煙樹又四言  
云老峯蹙雲壁立挽秀林陰灑雨蒼玉關虛明  
滿鏡夜氣成畫此其詩體也  
張毅伯玉許州人伯英運使弟也少有俊才美風  
姿髯齊于腹為人豪邁不羈奇士也初入太學有  
聲從屏山游與雷李諸君及余先子善雅尚氣任  
俠不肯下人再舉不中遂輟科舉計居許之郾城  
有園圍田宅甚豐日役使諸姪治生事而已則以

張本毅  
張枚

詩酒自放偃然為西州豪俠魁邑令過使皆下之  
喜稱人善交游有患難極力挈扶俗子少不愜竟  
輒嫚罵年四十餘不娶有一妾因小過以鐵簡殺  
之嘗衣紫綺裘半醉坐堂上人望之如神迨酒酣  
興發引紙落筆徃有天仙語後病腦疽死年未  
五十麻九疇知幾為文以祭辯其為人大畧少時  
與屏山飲燕市有詩云日飲燕市人識張翳  
西山晚來好飲酒不下驢又云昨日上高樓西山  
翡翠堆今日上西樓西山如死灰想見屏山老療

饑配西山隈餐盡西山色  
軒姿古鏡黑如漆錦華鱗  
皺秋雨濕人以為不減

李長源云

張以三月星子抄八卷  
李源作主  
素金人有李長源

周嗣明晦之真定人叔昂德鄉名士文章氣勢一時流輩推之屏山最愛之嘗曰若德鄉操履端重學問淳深真韓歐輩人也晦之為人有學長於議論自弭放翁屏山嘗與作真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同余先子擢第後從其叔北征在軍中軍敗父子俱縊死屏山贊談晦之序也屏山送李天英詩

作吉是

云髯張元是人中龍喜時如俊鶻盤秋空怒時如怪獸拔枯松更着短周時緩頰智囊無底眼如月斫頭不屈面如鐵一說未終復一說訥敵相厄已錚二豪同運又連衡屏山真欲樹降旌邴得人間有阿英阿美魁奇天下士筆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元不死時借奇兵攻二子可想見三人者也王權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從屏山游屏山稱之為人跌宕不羈喜功名博學無所不覽酣飲放歌人以為狂屏山為作狂真贊與余先子同年進士



然仕宦連蹇晚召入朝為部勾當官俄辭為縣令  
未赴家魯山為縣吏所辱憤惋發疾死貞祐初余  
先子攝許州幕時屏山二張伯英伯玉雷魏諸公  
皆在焉日會飲為樂忽高公獻臣將赴河南來過  
諸公詣之及夕獨希顏士衡留宿高既去未幾為  
主帥所誣陷以有異志逮捕諸黨與符下潁川械  
二公赴洛獄榜掠萬端會赦方得免然自茲士衡  
無仕進之意矣  
麻九疇知幾初名文純易州人幼穎悟善草書能

詩號神童既長入太學刻苦自厲為趙開李屏

山所知南渡後居鄆蔡間入遂平西山讀書為經

義學精甚與定未試開封府詞賦乙經義魁再試

南省復然聲譽大振南都婦人小兒皆知名及庭試

以誤絀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為科舉計正大初

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恠而問之

且知知幾為師近臣言其有才學平章政事侯公

擊翰林學士趙公秉文俱薦之特召賜進士第以

病不拜官告歸病已赴調授太常寺太祝俄入翰

無試字  
張大十無試字  
以誤作家誤

張校云邊疑  
作遠

林後以病去居郾久之北兵入河南知幾挈其孥  
入礮山避亂後復出為兵士所得驅之北邊至廣  
平病死知幾為人耿介清苦雖居貧不妄干求卓  
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狹交游少不愜意輒怒去蓋  
處士之剛者也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  
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方與  
名醫張子和游盡得其學為文精密巧健詩尤奇  
峭妙處似唐人嘗作透光鏡篆韻詩人爭傳寫後  
以避諂畏時忌持戒不作詩益潛心為易學與張

張校卜作射

傳

卜

伯玉宋飛卿雷希顏李欽叔及余先子善先子初  
攝令郾城日與唱酬為友後知幾試開封先子為  
御史監試而王翰林從之李翰林之純為有司因  
相與讀舉子之文見其有雄麗者相謂曰是必知  
幾因擢為魁已而果然士林以得人相賀晚景為  
趙閑所知有送麻微君序并詩云  
辛愿敬之河南人自號女几野人又號溪南詩老  
幼嗜書苦學坐環堵數年由是六經百家無不通  
貫喜作詩五言尤工人以為得少陵句法平生不

為科舉計且未嘗至京師表然中州一逸士也為人質古不閑世事麻僚草履或倚杖讀書市中人訝之亦不恤嘗謂王鬱飛伯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於廁也此言他人難聞子宜保之此可見其志趣也貞祐初先子主長葛簿敬之素不識聞其名來謁相得甚懽及別厚贈之歸而買牛使其子躬耕以自給居女几山下往來長水永寧間惟以吟咏講誦為事朝士

張李六作竹  
案行字案是

大夫願交而不得也正大中先子令葉復來游後歸洛下病歿有詩數千首常在行橐中其佳句有云院靜寬留月窓虛細度雲又鶯啣晚色啼深樹燕採掠春陰過短墻又波搖朗月浮金鏡嶺隔華星斲玉繩又箕山潁水春風裏喚起巢由共一杯又黃綺暫來為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詩也趙宜祿宜之忻州人幼舉童子第及壯病目失明自號愚軒居士高才能詩其所讀書皆自少時不怠居西山下止吟咏為樂名士無不與游趙李

提行

張枝飛作宵

諸公甚重之屏山嘗賦愚軒云我雖有眼不如無  
安得恰似愚軒愚後病歿有愚軒集其題嵩陽歸  
隱圖云風烟萬頃十椽第丘壑端能傲市朝窈窕  
雲山三兔穴飄飄風樹一鳩巢本來無取亦無與  
只合自漁還自樵三十六峯俱可隱願從君後不  
須招送辛敬之云李白久矣騎長鯨後五百歲之  
純生

張本才長

史學優學河南人昆弟三人兄長才亦知名學優  
之學長於史傳地理工詩絕句殊妙年五十擢南

張本末

省魁後中庭策得主武陽簿頗有政聲再倅盧氏  
令病卒興定未與余同試於庭始識之中夜棘園  
談至旦後先子令葉學優復來游先子歿學優寄  
挽詩未幾亦下世有詩數百首其七夕云箱牛回

張枝下作上枝  
夜作下

馭錦機開天下悲歡一夢間月夜凭窗人不見蕭  
蕭風葉滿驪山又絕句石壁城頭夜漸闌軟紅塵  
底曉催班道人一咲却知此門外清溪屋上山又  
哭屏山云張侯新作九原人珀梁子今為戰血塵  
父仲涇四海交游零落盡白頭扶杖哭之純

張校又作以

李獻能欽叔河中人先世以武功顯仕至金吾衛  
上將軍時號李金吾家迨欽叔昆弟皆以文學有  
名從兄欽止獻卿先擢第總以欽叔又繼以從兄  
欽若獻誠從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欽叔  
苦學博覽無不通尤長於四六南渡擢南省魁後  
中宏詞遂入翰林為應奉考滿再留出為鄜州觀  
察判官再入遷脩撰正大末授河中帥府經歷官  
北兵來攻軍敗奔陝又為陝府經歷官天興改元  
陝亂見殺年十三欽叔為人眇小而黑色頗有

髯善談論每數說今古聲鏗亮可聽作詩有志於  
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閑  
閑李屏山嘗曰李欽叔天生今世翰苑材故諸公  
薦之不令出館嘗謂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  
至五十後竟如其言異哉

北冀禹錫京父惠州龍山人幼聰敏絕倫年十九擢  
大興魁入太學有聲弱冠登高第時雷希顏宋飛  
卿皆同榜號為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稱遇事風生  
老吏莫及初主沈丘簿以年少喜交游飲酒遂為

乘張李棄  
枝乘

為其令所乘坐廢再調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  
開由前過終不得京官朝士屢薦之為當途者所  
沮居閑日與諸公宴游蒙昭雪得扶風丞因客睢  
陽為行樞密院辟為都事末帝東遷擢為應奉翰  
林文字充尚書省都事蒲察官奴之變與宰相李  
蹊同見殺年四十三京父少年作詩鍛鍊甚工寫  
畫亦勁健可喜其贈先子詩有云忠策萬言憂國  
獻好詩千首課見抄又哭先子云大才自古無高  
位吾道何人主後盟又醉鄉廣大寬留地仕路崎

嶮小作程間誅高琪詔下寄聶元吉云開函喜讀  
故人書四海窮愁一豁無見說帝庭新殛鯨逆知  
天意欲亡胡兩宮日月開明詔萬國衣冠入坦途  
莫向新亭共因泣中興豈止一夷吾散文亦精緻  
嘗作余先子哀詞雷文雷希顏善之

王渥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家世貴顯少游太學  
有詞賦聲屢中高選南渡後擢第為時帥奧屯邦  
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令寧陵有治  
迹召為省掾因使宋至揚州應對華敏宋人重之

回為太學助教充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  
稍見信用天興改元從赤盞合喜提兵出援武仙  
鄭州西遇北兵大戰後於陣性明俊不羈博學無  
所不通長於談論使人聽之忘倦工尺牘字畫道  
美有晉人風作詩多有佳句其過穎亭云九山西  
絡煙霞去一水南吞澗壑流賓主唱酬空翠琰干  
戈橫絕自滄洲又贈李道人云簿領沉迷嫌我俗  
雲山放浪覺君賢又穎川西湖云破除北客三年  
恨慚愧西湖五月春又過龍門云詩成一大咲浩

史作完顏思烈

浩洪波東

李汾長源先名讓字敬之太原人少游秦中喜讀  
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工於詩專  
學唐人其妙處不減太白崔顥為人尚氣跌宕不  
羈頗褊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為人所惡嘗以書謁  
行臺胥相國鼎胥未之禮也長源後投以書畫發  
胥過惡胥大怒然以其士人容之元光間游梁舉  
進士不中能詩聲一日動京師諸公辟為史院書  
寫時趙閑為翰林雷希顏李欽叔皆在院長源

少不下之諸公怒將逐去亦不屑後以病自免歸  
後入南京上書言時事不報出客唐鄧會北兵入  
境恒山公武仙署為掌書記在軍中金國以長源  
勸仙歸宋未幾為仙麾下所殺年未四十哀哉平  
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往：散落其再過長安有  
云三輔樓臺失歸燕上林花木怨啼鶻鶻空餘一掬  
傷時淚暗墮昭陵石馬前又下第絕句云學劍攻  
書事兩違回頭三十四年非東風萬里衡門下依  
舊中原一布衣又記時事云捕得酒泉生口說象

首務面哭單于望少室云圭影靜涵秋氣老劍鋒  
橫倚斗杓寒夏夜云鴉御暝色投林急螢曳餘光  
入草溪鶴雀樓云白鳥去邊紅樹少斷雲橫處碧  
山多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李夷子遷後名試字季武陳郡人出于兵家能刻  
苦為學喜讀史書究古今成敗治亂尤喜武事習  
兵法擊劍馳射有志於功名累舉詞賦不中改試  
經義復不售後將棄二科以武舉進身無何陳陷  
死年四十二子遷為人介特自守不群然尚氣使



酒到甚平居循謹惟恐傷人既醉雖王公大人嫚  
罵不卹為文尚竒澁喜唐人作詩尤勁壯多竒語  
然不為鄉里所知貞祐末先子為陳幕一見喜之  
為延譽諸公間後為麻知幾雷希顏所重東方後  
進皆推以為魁若侯季書伯威王飛伯杜仲深曹深作梁  
張校於伯威上增雷字通甫輩皆以兄事與余最深子遷既死余嘗為哀  
詞道其為人之詳平生詩不甚多不如意輒毀去  
嘗賦古鏡諸公稱之其詩曰盤古皇州夢斷繁  
華缺一鞭春事忙耕出隴頭月土蝕背花暗蹄涉

張校於伯威上增雷字  
朱雷伯威

張校漢作  
真誌作志

駭龍蹲鬚髯殆欲張不敢着手捫星環紫極位劍脫五字  
外十三字細着清用文其篆文云溟漠君墓誌壽  
堂鏤菱花引得阿紫家榛煙夕霏時幾照拂雙鴉  
神物污難久一日落吾手壽光閣人多常有此客  
不呵上吾戲云雅志踵先民鏡裡春風面泉下今  
日塵九原不可作哲弟師有若摩挲一面銅便有  
親炙樂又弔張伯玉云匣內青蛇亦悲吼竟憑誰  
識扶雲材又贈赤腿王云石鼎夜聯詩句健布囊  
春醉酒錢囊

歸潛志卷第三

侯策季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喜學鬪雞走狗  
雄鄉里南渡後慨然有為學心與一時名士游盡  
絕少年事喜作詩刻苦白向學自漢魏六朝唐宋人  
諸集無不研究初為李子遷所知荐於余先子亦  
喜之王飛伯負其材素少許可一見季書詩即加  
敬為人任俠尚氣然脩謹無過失與余交最深久  
居之南頓家甚貧遇朋友傾所有共樂天興改  
元陳亂失妻獨走大梁詩諧余會疾作數月死諸朋

卷三計十葉

張李霞校

歸潛志卷第三

侯策季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喜學鬪雞走狗  
雄鄉里南渡後慨然有為學心與一時名士游盡  
絕少年事喜作詩刻苦白向學自漢魏六朝唐宋人  
諸集無不研究初為李子遷所知荐於余先子亦  
喜之王飛伯負其材素少許可一見季書詩即加  
敬為人任俠尚氣然脩謹無過失與余交最深久  
居之南頓家甚貧遇朋友傾所有共樂天興改  
元陳亂失妻獨走大梁詩諧余會疾作數月死諸朋

卷三計十葉

張李霞校

友為買棺葬西城余為誌其墓刻石平生詩甚多  
同王飛伯唱和南頓同余唱和梁園又喜效西崑  
體甚有得其弔一貴人云歌翻薤露芻靈遠門掩  
秋風甲第深又云峯前雨送閨中夢樓上雲凝扇  
底歌又明月花樓閑玉鳳秋風桂漏戛銅龍又九  
疑相瑟悲龍竹子夜秦簫隔鳳樓又幽鳥弄音花  
覆地斷虹沉影水明河又詠雨云勢侵書帙相芸  
潤聲入簾旌燭炬清又和飛伯云世事催人南去  
早夢魂失路北歸遲置之唐人集中誰復疑其非

也

雷瑄伯威坊州人父秀實亦名進士伯威博學能

文作詩典雅多有佳句時輩稱之初余過陽夏聞  
其名及一見傾倒歡甚後伯威赴奠余先子淮陽  
為誄文雅澹可喜余以示雷翰林奇之已而以家  
貧母老為國史院書寫秩滿為八作使亂後南奔  
道為兵士所殺年未四十哀哉伯威為人議論刻  
澁然於文字甚工細每酒酣談說今古莫能窮又  
欲取奇異功名自喜亦不羈之士也其詩多散落

有游龍德宮云千年金谷銅駝怨萬里蜀天杜宇  
啼又明月清風一壺酒與君同酌信陵墳

王鬱飛伯奇士也少余一歲與余交最深儀狀魁

奇目光如鶻步武翩然相者云病鶴狀貌也少居

釣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數載為文閱肆奇古動

輒數千百言法柳州歌詩飄逸有太白氣象初

為御史程公震所知總為李翰林欽叔麻徵君知

幾史盧氏學優嘉賞且共為延譽籍上正大初余

先子令葉飛伯持諸公書來投先子異其文置門

下遂與余定交每觴酒譙游無不在己而入南京

見趙雷諸公皆稱之不已布衣少年名動京師後

因下第西游洛中余居淮陽凡三過留輒數月唱

酬談論相高每相別輒以所著相寄且相商訂為

益正太末南京被圍復相守圍城中天興改元秋

飛伯忽過余別曰吾跼伏陷穽不自得今將寔圍

遠舉然生死未可知因出其所作王子小傳屬余

曰茲不朽之託也余不能止之而去三年不知存

亡丙申歲南游遇交游輩說飛伯初為東諸侯兵

案張本亦作餘  
然余字是應  
屬下句讀

士所得其將厚遇之飛伯徑行不設機久之為其  
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  
傳付中州士大夫王飛伯死矣計其時年甫三十  
餘哭諸鎮陽蓋飛伯為人雖聰穎絕人然涉世日  
淺頗驚岸不通徹此所以不免余嘗見其舉止言  
談無顧忌旁為憮然而飛伯益自信莫能戒以是  
常得謗議為俗人所憎迄今談其名不悅者多矣  
嗟乎以斯人之才氣稍有鍛鍊其文章所至豈易  
量哉今而中道摧折不迄於大成可以為斯文嘆

其詩文往來與余最多有淮陽唱和南頓聯句古  
賦銘贊書序數十首遭亂皆在余橐中今仍略載  
其小傳云先生名青雄一名鬱大興府人也十五  
代祖珪相唐太宗官侍中永寧郡公曾祖<sup>銜</sup>金紫  
光祿大夫定海軍節度使兼萊州管内觀察使祖  
彥信邠州宜祿尉父欽山東路轉運使司鹽鐵判  
官先生始生之月父夢神人自天而下開所負紫  
絲囊賜一大鵬且云吾後必來取其鵬在地振羽  
一鳴驚而寤訪諸日者<sup>曰</sup>繇<sup>曰</sup>凜

連上不空  
賜下張李有  
自字

霜鶚賜上穹既文於外又劉於中法生貴子其應  
在公他日必作青雲之雄先生既生因緣其語為  
名字年十八父歿家素富貲累千金遭亂蕩散無  
幾先生殊不以為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  
舉時文先生為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為麻  
徵君九疇所賞其後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  
欽叔過釣臺得其所著傷魯麟導懷等賦并楊孝  
童碑王夢祥哀辭大驚騰書徧薦於諸公先生之  
名始滿天下自此去釣臺放游四方又移隱隆山

賜下朱筆  
校增自字

覃思古學正大五年先生年二十五矣來游京師  
諸公倒屣爭識其面宰相聞其名取所作文章將  
荐之事中格樗軒皇叔開：朝廷二大老皆致  
禮於先生交館之明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西游  
洛陽放懷詩酒盡山水之歡先生平日好議論尚  
氣自以為儒中俠所向敢為不以毀譽易心又自能  
斷大事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為世害然有  
從事於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縱欲行  
之又皆執於一隅不能周徧故常欲著書推明孔

張校以為

氏之心學又別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者之弊其論經學以為宋儒見解最高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今人唯知蹈襲前人不取誰何使天下傳之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傳注尤為甚亦欲著書專與宋儒商訂其論為文以為近代文章為習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絕世之人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嘗欲為文取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為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為世人皆知作詩而未嘗有知學詩者

張本以空格  
校作過

故其詩皆不足觀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近皆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詩之詳皆成書其論出處以為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斯民其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養豪行樂自適不為世網所羈頗以李白為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軒公完顏璫開公趙秉文余先子雷淵李獻能王若虛麻九疇史學優程震宋九嘉其游從最久者曰李汾楊弘



道元好問魏璠張邦直杜仁傑曹居一雷瑄龔禹  
 錫張介王說王采苓趙著張甫王鑄劉輯李全劉  
 源楊煥胡權徒單公履呂鯤史環李斌侯策張傑  
 劉郁左坦牛汝霖木虎遼烏林合奕僧性英諸公  
 隨得書無次第至於心交者惟李治劉祁二人而  
 已八年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  
 先生上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  
 挺身獨出遠隱名山不知所終  
 劉昂霄景賢陵川人博學能文從屏山游又與雷

希顏辛敬之元裕之善嘗由任子入官已而隱居  
 洛西山水間踰四十病卒其詩有云歲月消磨詩  
 硯裏河山浮動酒杯中迨二萬里乾坤眼凜二千  
 年草木風元裕之嘗稱之余恨未之識也  
 木虎遼士玄先名珙字温伯女直納隣猛安也雖  
 貴家刻苦為學如寒士善與士大夫游初受學於  
 辛敬之習左氏春秋後與侯季書交築室商水大  
 野中惡衣糲食以吟咏為事詩益工時余在淮陽  
 屢相從講學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戍亳州已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叔寂寞

而毫亂見殺年未四十也少年詩云山連嵩少雲  
煙晚地接嶠函草樹秋其寄余云西湖風景昔同  
游醉上蘭舟泛碧流楊柳風生潮水濶芙蓉煙盡  
野塘幽花邊落日明金勒雲裏清歌遠畫樓今夜  
相思滿城月梁臺楚水兩悠悠又睢陽道中云又  
渡激江二月時淮陽東下思依依丘園寂寞生春  
草城闕荒涼對落暉去國十年初避亂投荒萬里  
正思歸臨歧却羨春來鴈亂逐東風向北飛又書  
懷云閔東客子去遲遲飄泊炎荒兩鬢絲三楚樓

張叔蕭

臺淹此日五陵鞍馬想當時春風草長淮陽路落  
日雲埋漢帝祠回首故鄉何處是北山天際綠參  
差甚有唐人風致  
烏林答爽字肅孺女直世襲謀克也風神瀟灑美  
少年性聰穎作奇語喜從名士游居淮陽日詣余  
家夜歸其室抄寫諷誦終夕雖世族家甚貧為後  
母所制踰冠未娶惡衣糲食恬如遇交游杯酒豪  
縱可喜余謂使其志不輟年稍長則當魁其輩流  
壬辰陳陷赴水死年未三十初賦勸硯詩有云上

有丹錫花秋河碎星斗磨研清且厲玉瑟鳴風牖  
又賦古尺云背逐一道十三虹赤鬣金鱗何天矯  
翻思昨夜雷霆怒只恐乘雲上天去又七夕曲云  
天上別離淚更多滿空飛下清秋雨其才清麗俊  
技以李賀惜乎不見其大成也  
劉涿伯成中山人刻苦力學事母教弟以孝友聞  
朋友居鄧州人甚重之正大初舉進士南京余始  
與相識俄下第歸久之河南龍聞在武仙軍人中  
仙使宋回為所殺哀哉作詩甚工有云吳蠶絲就

方成繭楚柳綿飛又作萍非淺者所能道也其  
通葉歟余先子詩亦佳

史懷季山陳郡人少游宕不羈然有才思年既壯  
乃折節為學與名士李子遷侯季書王飛伯游作  
詩甚有力冬日即事云簷雪日高晴滴雨爐烟風定  
暖生雲亦可喜也又作古劍詩極工陳陷死  
劉昉仲宣中山人讀書有才學作詩甚有可稱嘗  
作睢陽八詠之甚居西華之小姚鎮時采游陳余  
識之遭亂歿

高永信卿漁陽人個儻尚氣輕財好交游頗讀書  
喜談兵文辭豪放長於論事嘗從屏山游與李長  
源元裕之杜仲梁李稚川相善累舉不第家甚貧  
正大末余居淮陽信卿持諸公書來謁因為之交  
留月餘西去未幾同在南京被圍嘗上書言事不  
報以病死自號應庵

胡權直卿衡州人南渡有詩聲累舉不第貧甚性  
狂俠不能容尋常人年過四十方娶嘗授余先子  
淮陽又與余同試於京遭亂北歸以病卒

田永錫義州人叔思敬擢知名進士永錫少有詩  
聲其過東坡墳詩云富貴一場春夜夢文章萬斛  
冷雲泉英魂返却眉山秀依舊春風草木天為人  
傳誦興定未同余誠南京擢第遭亂南奔在江淮  
間病卒

李澣公渡相州人王黃華門生也自號六峯居士  
工詩及字畫皆得法與黃華趙閑諸公游連蹇  
科場竟不第至六十餘病終時人言公渡賦不如  
詩不如字不如畫科舉賦最緊何公渡最緊

下也興定末與余同試開封中選公渡甚喜有詩  
示余先子後云姓名偶脫孫山外文字幸為坡老  
知誰念三生李方叔欲將踐喘寄鑪錘先子和答  
云瓶有儲糧鬢有絲蹉跎歲晚坐書疾輞川畫隱  
王摩詰錦里詩窮杜拾遺應舉尚陪新進士主文  
多是舊相知春闈看決魚龍陣未必尖錐勝鈍鎚  
士林相傳以為笑談

劉勳少宣雲中人初名訥字辯老與其兄漢老俱  
工詩幼隨官居濟南二十餘載後南渡居陳數與

余先子唱酬為人俊爽滑稽每樽俎間一談一笑  
可喜科舉連蹇竟不第年五十餘陳陷死平生詩  
甚多大槩尖新長於對屬其佳句有云年年風襟袖  
知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又濟南泛舟云人行着  
色屏風裏舟在回文錦字中又上先人云南山有  
後傳能賦北闕無人總敢言送余赴試云文章四  
海名父子孝友一門佳弟兄又贈王清卿云長拖  
酒債杜工部新有詩聲侯校書贈馬元章云魯着  
蓆鞋見天子敢將道服襯朝衣又車轂春雷震屋

山馬蹄亂電響柴閨何時得箇茅庵子不在車塵  
馬足間又畫馬末云神物世間尋不見五陵春草  
色萋、仲兄譙字庭老亦好古作詩不凡  
寧知微明甫宿州人博學無所不知尤長於史事  
劇談古今治亂或諸家文章歷、不可窮援筆為  
詩文亦敏贍可喜舉經羨連不中遷居淮陽與余  
游二載家積書萬卷載以行麻知幾及余先子皆  
重之後還鄉遭亂不知所在或云渡淮在南中余  
嘗有西游詩四十餘篇明甫取而觀一夕盡和其

韻以見示其間佳句甚多

崔遵懷祖燕人父建昌萬知名進士懷祖少有詞  
賦聲所交皆名士累舉不第南渡輟科舉不為居  
嵩山下以讀書作詩為事正大末北兵入河南懷  
祖為兵所得脅令往招洛陽見殺嘗有詩云青山  
似有十年舊小雪又為三日留元裕之稱之  
曹恒君章應州人高丞相汝礪之壻也少讀書不  
喜為科舉計性孤介不肯事富貴人南渡居大梁  
葺軒種竹號友直余先子為作記賦之又好收古

張本無惟

字

張本校同

此本

人書畫器物藹然有士君子風遭亂病歿有子之  
謙擢第

王賓德卿亳州人擢第為虹令有聲入為省掾坐  
事罷遭亂還鄉會兵變賓起率眾據城後屬金朝  
已而見殺為人詼諧輕脫嗜酒無威儀詩頗工有  
上先子云致君有道莫如律敢諫不行猶得名

卷三十一葉

張本頌校

歸潛志卷第四

王元頌字子元弘州人余高祖南山翁壻也家世

貴顯才高以詩酒自豪擢第得官輒歸不樂仕官

與余從曾祖西巖子多唱酬其明妃詩云環珮魂

歸青塚月琵琶聲斷隔斷黑河秋漢家多少邊征將泉

下相逢也自羞甚為人所傳

劉仲尹致君號龍山遼陽人李欽叔外祖也少擢

第終管義軍節度副使能詩學江西諸公其墨梅

詩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萬

張本頌校節  
案後卷八有  
王元頌張校  
是也此作即誤  
脫少耳

張校斷黑

張校官作賜云  
中州自其以  
處劉使官為部  
必列其昭呈

人書畫器物藹然有士君子風遭亂病歿有子之  
謙擢第

王賓德卿亳州人擢第為虹令有聲入為省掾坐  
事罷遭亂還鄉會兵變賓起率眾據城後屬金朝  
已而見殺為人詼諧輕脫嗜酒無威儀詩頗工有  
上先子云致君有道莫如律敢諫不行猶得名

卷三十一葉

張本頌校

歸潛志卷第四

王元頌字子元弘州人余高祖南山翁壻也家世

貴顯才高以詩酒自豪擢第得官輒歸不樂仕官

與余從曾祖西巖子多唱酬其明妃詩云環珮魂

歸青塚月琵琶聲斷隔斷黑河秋漢家多少邊征將泉

下相逢也自羞甚為人所傳

劉仲尹致君號龍山遼陽人李欽叔外祖也少擢

第終管義軍節度副使能詩學江西諸公其墨梅

詩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萬

張本頌校節  
案後卷六有  
王元頌張校  
是也此作即誤  
脫少耳

張校斷黑

張校官作賜云  
中州自其以  
處劉使官為部  
必列其昭呈



里王家女不着黃金買畫工為人所傳又有梅影  
詩云五換巖更三唱雞小樓天淡月平西風簾不  
着闌干角瞥見傷春背面啼

陳君可永寧人有梅影詩云隔窓疑是李夫人江  
月多情為返魂不是丹青舊顏色十分憔悴立黃  
昏

王特起正之代州崞縣人少工詞賦有聲年四十

餘方擢筆作詩極高嘗有龍德聯句為時所稱又  
題楊叔玉所藏雙峯競秀圖云龍頭轟雙角馳背

張之字  
張校記

堆寒峰諸公嘉其破的晚年娶一側室留別一樂章  
喜遷鶯至今人傳之東樓歡宴詞記遺簪綺席題詩

羅扇月枕雙歌雲窻同夢相伴小花深院舊歡頓  
成陳迹翻作一番新怨素秋晚聽陽關三疊一樽

相餞留戀情繾綣紅淚洗粧雨濕梨花面雁底關  
河馬頭星月西去一程：遠但頭此心如舊天也

不違人願再相見老生涯分付藥爐經卷餘詩惜  
不多見嘗為沁源令政頗嚴後為司竹監官疾卒

劉昂次霄濟南人有才譽以先有劉昂之昂故號

張本亦作竹

作竹是

案此章原誤  
在其下張本  
同枚如此李  
樂章其詞  
皆不誤

小劉之昂泰和南征作樂章一闋上平西為時所  
傳其詞蠶鉉極塘臂展敢盟寒祝洞庭彭蠡狂瀾  
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  
滿長安舜明文唐日月周禮樂漢衣冠洗五川煙  
瘴江山全蜀下也劍關何用一泥丸有人傳信日  
邊來都護先還終鄒平令

祝張本  
似校視

張校陝作險獻一樂章望海潮雲雷天塹金湯地險名藩自古臯  
金国初有張六太尉者鎮西邊有士人鄧千江者

蘭繡錯雲屯山形米聚喉衿百二河關鏖戰血猶

殷見陣雲冷落時有鷓鴣盤靜塞樓頭曉月猶自玉  
弓彎看之定遠西還有元戎閫令上將齊壇區脫

畫空塊鈴夕舉甘泉夜報平安吹笛虎牙閑但宴

作夜報是

陪珠履歌按雲鬟未討先零醉魂長繞賀蘭山太  
尉贈以白金百星其人猶不愜意而去詞至今傳  
之

高左司庭玉字獻臣遼東人少擢第入官有能聲  
吏事明敏人莫能及尤倣儻重氣節敢為左司  
郎中譽甚重一時人士推仰焉貞祐初出為河南

無黨字  
張本吾道  
砥柱

府治中主帥溫迪罕福興奸偽人也公臨事少不  
遜讓遂交惡是時北兵圍燕都事已迫四方無勤  
王師公獨慨然有赴援意屢以言激福興福興憚  
之因誣以有異志輒收赴獄名士如龐才卿雷希  
顏辛敬之皆連繫考掠無實然公竟為福興所困  
死獄中餘會赦得釋公既卒朝命下除公河南路  
安撫副使代福興士大夫痛憤後朝廷知其寃謫  
福興遠郡昭雪之屏山於人材少許可至論公獨  
以為真濟世材又言其學術端正可以為吾<sup>黨</sup>砥柱

時之不幸為奸人所害屏山以詩哭之甚哀雷希  
顏又為文以祭述其事為時所稱屏山又將文其  
碑未著死後其子屬之雷公雷公以其仇人猶在  
也亦未著死迄今事狀不詳惜哉公詩亦高余家  
有數十篇遭亂失去嘗記其中秋詩有云跳上玉  
龍背抱得銀蟾光亦奇語也

擢

楊尚書雲翼字之美平定人先推詞賦第又經義  
魁入仕能官練達吏事通材也南渡為翰林學士  
吏禮部尚書御史中丞將大拜以風疾止再為學

士卒士論惜之公篤學於九流無不通又善天文  
算學博洽人莫及嘗上疏諫宣宗南征翰獄以寬  
恕待士謙甚士無賢不肖稱焉晚年與趙閑齊  
名為一時人物領袖且屢知貢舉多得人南渡時  
詔皆公筆其應制白兔詩云光搖玉斗三千丈氣  
傲金風五百霜又予余先子有云清華方翰府懽  
悴忽佳城其餘文字甚多家有集子恕  
龐戶部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仕有能名南渡  
為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游貴戚家出倅東平

擢京兆路轉運使卒博學能文工詩書藹然為一

時名士其題楊秘監雪谷曉裝圖云溪流咽山

昏前山後山同一雲天公談玄玉屑噴散為花

雨白絲詩翁瘦馬之何許忍凍吟詩太清苦老

奴寒縮私自語作奴莫作詩奴苦木僵石槁鳥不

飛山路益深詩益奇老奴忍哭憐公癡不知詩好

將何為楊侯胷中富丘壑醉裏筆端驅雪落如何

不把此詩翁畫白草堂深處著

張運使設字伯英許州人少擢第以謹愿純厚著

張校公作翁  
云北人公與翁  
同一言故多誤

張校公作苦

崇此張本仍  
作詩公

名嘗為監察御史言奸臣紇石烈執中事士論壯作中是  
之後以母喪歸居許之西城有園圃號小斜川花  
木泉石隱然一佳處公日在其間行吟坐嘯客至  
一觴一味盡歡襟韻脩然君子儒也尋判隰州刺  
史君為戶部郎中同知河南府遷平陽路轉運使  
卒公蒞官以廉俸祿未嘗妄糜布衣蔬食泊如也  
性友爱弟穀穀才高相與甚歡所蓄稱其所用獨好  
收古人器物所在購求以是叢于家古鏡尤多其  
樣製不可徧識字畫畫動古有顏平原風詩學黃魯

張本校穀  
作穀

直格嘗贈余先子詩云丘垤孰與南山尊公卿皆  
出山山公門遺文人共師夫子陰德天教有是孫問  
禮庭中新有柱忘憂堂下舊多萱人間樂事忍兼  
有歌我新詩侑壽尊此斜川時事也赴隰川被召  
時又寄詩有句云溪口急流裁燕尾山腰世路轉  
羊腸到郡蒞官才九日過家上塚正重楊  
陳司諫規字正叔絳州人弱冠擢第南渡為監察  
御史上宣宗便宣宗宜十事直論言當時得失忤旨出為徐州帥府  
經歷官正大初收用舊人召為右司諫數上書論

張本校宣宗  
作便宜

無先字  
崇先人即  
京林父也  
待修蓋指  
御史蔣全皆  
其可居官也

事改刑部郎中以事罷再為補。闕復拜司諫言事  
不少哀。朝望甚重允官中舉事上曰恐陳規有言  
近臣竊議惟畏陳正叔挺然一時直士也後出為  
中京副留守未赴卒於圍城士論惜之公為人剛  
毅質實有古人風篤學問至老不廢晚喜為詩與  
趙雷諸公唱酬其弔先人詩有云驄馬餘威行尚避  
仙鳧善政去猶思人以為破的初先人見其所上  
十事歎曰宰相材也惜乎朝廷不能用後同朝相  
見甚歡未幾先人下世余復從之游每論及時事

張枝增  
先字

張枝交

輒憤惋蓋傷其言之不行也死之日家無一金知  
友為葬之

許司諫古字道真河間人父安仁子靜名士汾陽  
軍節度使公少擢第南渡為侍御史時丞相林虎  
高琪擅權變亂祖宗法度公上章劾之上知其忠  
常庇翼凡有奏下尚書省輒去其姓名然竟為高  
琪所中貶鳳翔幕正大初召為補闕遷左司諫言  
事稍不及昔時後致仕居嵩山下病卒平生好為  
詩及書然不為士大夫所重公論但稱其直云初

貶鳳翔朝士畏高琪故皆不敢與言余先子時為  
提舉南京權權貨事獨以詩送之有云有晉必無楚  
兩雄難並驅向來既發藥其可止半途又曰君年  
迫桑榆隻身憂患餘雙親白揚楊拱同氣紫荆枯貧  
無孟光春醉無驥子扶唯有忠義名可與天壤俱  
蓋欲堅其初志也聞者竦然多傳之後由田叔麟之  
為鳳翔錄事先人又寄以詩云寄語多言唐諫議  
生還記取李師中亦此意也

趙尚書思文字庭玉中山人與其弟庭秀庭直皆

名進士公少擢第為省掾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  
興死奔詣南京行宮擢侍御史出為汝州防禦使  
遷集慶軍節度所在鎮靜吏民賴之公暇以詩酒  
為樂好吹笛多著樂章為人傳誦南渡後士大夫  
有典郡之榮者不及也正大末召為禮部尚書卒  
為侍御史時与余先子同臺為禮部時余始一識也  
為人寬厚有君子之風

蕭尚書貢字真卿京兆人少為名進士時號三蕭  
南渡為戶部尚書後致仕還鄉卒公博學嘗注史

記又著蕭氏公論數萬言評古人成敗得失甚有理

史翰林公奕字宏父大名人工書有能名自號歲寒堂主人正大初為翰林脩撰又充益政院官為上謙講書後致仕居亳卒重厚人也

崔翰林禧字伯善衛州人與屏山同年進士也長於史學歷代典故無不通南渡為翰林待制與閑

二屏山同在院後出刺永州病卒  
王翰林良臣字大用潞州人長於律詩尖新工對

屬南渡在館後從李天英北征遇害其上移刺總管云筆底有神扶氣力人間無處著聲名又絕句云流轉年光橋下水翻騰時態嶺頭雲溪翁道號竒聾子除却松風百不聞人多傳之

石抹翰林世勣字晉卿契丹人少有詞賦聲擢第讀書為文有體致南渡為左司郎中坐事免久之為禮部侍郎司農太常卿翰林侍講學士從末帝

東征至蔡州城陷死有子嵩全

全作全

王左司隆字公玉臨潢人少擢第入仕以能稱大安



末為左司員外郎累遷青州防禦使與宰相抃  
盡忠不協左遷刺州南渡以病免居蔡州卒雜學  
喜易及佛老莊書  
呂陳州子羽字唐卿大興人少為名進士擢第南  
渡為左司郎中坐事免官後同知開封府遷陳州  
防禦使時軍旅數興戶口逃竄公因以實聞於朝  
而小人李渙以為不憂國失軍儲下吏當死公恥  
之縊於太康驛後朝廷知其無罪復其官公入仕  
以能稱讀書為文有士大夫風致死非其罪天下

傷之

李治中適字平甫欒城人少擢第有能聲工詩善  
畫與屏山諸公游自號寄庵老人藹然名士大夫  
也南渡授東平府治中後致仕居釣臺病卒有子  
治屏山嘗贈詩云寄庵文人眼如月墨妙詩工兼  
畫絕儒術吏事更精研只向宦途如許拙為監察  
御史言紇石烈執中不法事聞者竦然  
潘翰林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南渡為吏部  
主事遷翰林脩撰後病風疾卒為文條暢有法宣

張本誤治  
索此研之李治  
據元道之前撰  
李氏碑其兄弟  
激其弟名滋  
則治是而治  
非也

作治是

宗哀冊玉冊皆其筆也

郭翰林伯英字伯誠上黨人第進士為南頓西平  
令有治迹正大中由應奉遷脩撰以風疾暴終為  
人質實不苟合喜讀書為文詞有香山賦諸公皆  
有詩

劉翰林祖謙字光甫解州人少擢第為吏有聲由  
寧陵令丁父憂數年不調南渡召為大理司直拜  
監察御史出為河南府判官再召為翰林脩撰遭  
亂北遷還為兵士所殺公博學問通佛老百家書從

張本遷

張本記作託

趙開、李屏山諸公游甚為所重談論壺、不窮  
援筆為文奇士也嘗記屏山誌其父墓屏山以事  
廢命余代為銘辭屏山筆也迨屏山歿公以文祭  
有曰鳳不足以言瑞龜不足以言效靈吾視之其  
猶龍也諸公稱之與余父子交嘗屬余作葡萄酒  
賦題其父所畫河山形勢詩亦一知己也

馮吏部延登字子俊吉州人少擢第南渡為太常  
博士累遷吏部郎中翰林待制奉使北朝踰年歸  
遷吏部侍郎遭亂不知所終公為人謹懇吏事亦

延作廷  
常作亨

張本校原作  
息

精篤學問長年猶不輟在公署日抄書為文苦思  
尚竒澁詩亦新巧可稱與余先子交最善先子入  
翰林公與趙開之所薦也平生著述甚多嘗以示  
余亂後失散可惜

時治中戩字天保後改字多福滄州人少為人奴  
後讀書為學第進士其主良之南渡為監察御史  
歷清要致仕卒為人純厚好學多讀易左氏春秋  
君子儒也自號拙庵嘗屬余作記與余家三世交  
王府判仲元字清卿東平人廣道先生之孫也工

書法趙黃山自號錦峯老人卒於京兆幕

張司直穀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從屏山  
諸公游為文以多為勝常為南頓令從軍數年入  
為省掾大理司直卒自號無着道人屏山為作夢  
記余先子同年進士也

卷四計十葉

張孝履校

癸酉冬小至

歸潛志卷第五

王翰林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也為  
文頗馳騁波瀾性疎放嗜酒不拘細事初對廷策  
宣宗喜其文以為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經國史  
院編脩官進司經未帝在東宮頗見知後入翰林  
為應奉遷脩撰出為平涼府知府治中入為待制出判  
州未赴南京被圍執之服絕粒藥俄飲酒被藥死  
嘗賦呂唐卿海藏齋詩云虛白雲中舍舍法界軟紅  
塵底寄虛舟又只應烏帽紅塵底羞見蒼煙白鷺

蓋作判

卷四計十葉

張孝履校

癸酉冬小至

歸潛志卷第五

王翰林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也為  
文頗馳騁波瀾性疎放嗜酒不拘細事初對廷策  
宣宗喜其文以為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經國史  
院編脩官進司經未帝在東宮頗見知後入翰林  
為應奉遷脩撰出為平涼府知府治中入為待制出判  
州未赴南京被圍執之服絕粒藥俄飲酒被藥死  
嘗賦呂唐卿海藏齋詩云虛白雲中舍舍法界軟紅  
塵底寄虛舟又只應烏帽紅塵底羞見蒼煙白鷺

蓋作判

洲亦可喜也

張翰林邦直字子忠河內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

平陽南渡為國史院編脩官迂應奉翰林文字在

館五六年從趙開游性朴澹好學敬善謙甚士

多愛之閑本注太玄子忠嘗言親投於閨中隱

士薛子明因相與講辯甚久俄丁母艱出館居南

京從學者甚衆束脩唯以市書惡衣糲食雖仕宦

如貧士也同年如雷宋諸人皆以聲名意氣相豪

子忠獨恬退以學自樂正大初余先子入翰林子

若學下多愛  
上一本作善言  
二字校增其善字  
于善言下

張校敬  
謙甚士

忠從之游後先子下世有挽詩云桃李雙鳧舄

風霜一豸冠才華驚世易勲業到頭難白日空金

馬青天下玉棺傳家有賈子文或似歐韓甚為諸公

所稱先子歿與余善後南京被圍闕食余遇之富

城西弊衣縵縷可憐已而聞驚卜天街值一回鶻

問卜子忠以文語應之為回鶻所毆北渡將還鄉

道病死哀哉

張翰林仲安字晉臣燕山人貞祐六年詞賦魁也

為人謙謹有禮法時輩稱焉為文亦平暢得體尤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工詞賦自居太學有聲入翰林為應奉秩未滿卒  
士論皆惜之

高斯誠法賜大興人至寧九年經義魁也讀書有九作元

學問與王從之李之純游為詩文恬淡自得初調

鳳翔府錄事為行部檄監支納陳州倉因忤郡魁

吏構之下獄幾死已而赦免病終頗喜浮屠自號

唯庵與余先子俱善

劉遇昂臣真定人興定五年詞賦魁也少與王從

之周晦之游兼經義學有譽南渡為國史院書寫

唯張子思筆  
校一作南

已而擢第應奉翰林後出為為州帥府經歷官遇害

嘗與余同文會且同試於庭讀書有文學

張翔茂進太原人第進士為南京權貨司勾當官

遷南京趙使出為太康令莅官清若有治聲好書

從士大夫講學為文作詩有志於時名遭亂殁卒

與余交最善

董治中文甫字國華潞州人第進士南渡嘗為大

理司直後為河南府治中卒自號無事老人為人

淳謹篤實學道有得其學叅取佛老二家不喜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遠竒異循常道臨終預知死期齋浴而逝時人異之與定初余先子居喪淮陽公乘傳過焉談道竟夕余時為童子竊聽寤下蓋其於六經論孟諸書凡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必以力行為事不徒誦說而已既去先子大稱之後於却文國才處得所著一編皆論道之文迄今藏余家其子安仁傳其學亦謹厚人也

申編脩萬全字百勝高平人與其兄無移百福俱擢第百勝為人沈重不妄交好經學勤動君子儒

也嘗為鄭縣令愛民慎獄不為赫譽邑民便之後召入史館俄攝監察御史應奉翰林居京師朝歸閉門誦讀不出覩時事不愜意屢欲以母老歸未果也正大末為南伐行臺辟掌書檄至淮上大雨宵行溺水死士論惜之趙閑為文以祭哀甚初百勝在太學與雷希顏及余先君同舍相善先君嘗~~其~~人後入朝先君已下世余因得從君為文亦典稚有體

許國至忠懷州人少擢第有能名性閑淡不銳仕



進居盧氏西山下不赴調數年後召為南京豐衍  
庫使傾家贖市書後告歸趙閑：諸公多重之余  
嘗至其家弊衣糲食環堵蕭然蓋清苦之士也未  
亂病卒

王貢安之北京人叅知政事之翰從子也擢第以  
脩潔稱南渡得度居郾操行純謹時人甚重之後  
病卒

王成子文洛州人少擢第南渡為省掾掾時政將  
亂一旦棄妻子徑入嵩山剪髮為頭陀自號照然

張本里字校云  
一作了然

居士改名知非字無咎居達摩庵唐苦行自脩朝廷  
初疑焉遣使廉之知其非矯偽乃止當世號王隱  
居名甚高後十餘年忽下山歸其家復與妻子如  
舊妻死更娶又為洛陽行省叅議遭亂不知所終  
歿嗟乎有始有卒者難矣哉

張本無發字

馬天采來元章太原人擢第與雷希顏宋飛卿同年  
為人詭恠好異又喜為驚世駭俗之行人莫測焉  
南渡為史院編修官不事口麻條草履沈浮閭里妹  
無朝士風雜學通太玄數又善繪畫及塑像雖居

張本不事

官輒為人塑畫自神頗善李屏山當屏山歿為寫  
真且題以贊皆恠語末曰若到黃泉見魯仲連藺  
相如道余傳示其狂誕如此後以病終

張本換作禎

楊戶部禎字正夫吉州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為  
左司員外郎頗與權要辯爭以罷後為戶部侍郎  
又行部河中北兵攻胡壁堡將陷正夫知不免先  
使其妻子赴黃河已從之死為人慷慨有氣節士  
大夫多稱之甚可惜  
李中丞英字子賢遼東渤海人布衣以氣節聞後

擢第為省掾貞祐初北兵犯京師與侯摯田琢偕  
請行提兵托居庸關屢戰有功擢宣差都提控南  
渡召為御史中丞詔與元帥<sub>康</sub>慶壽同率兵援燕都  
至潞州遇北兵戰死初子賢之出也河南民望太  
平遽喪敗天下惋惜朝廷褒贈焉

田總管琢字器之蔚州人少擢第為省掾貞祐初  
北兵圍燕罷之慨然求見願出招鄉里義兵守要  
衝宣宗壯之擢同知蔚州節度使得兵數千屢與  
敵戰有功遷濟州防禦使宣差都提控南<sub>渡</sub>度駐軍

張本華作草

陳州久之命守華州領節度使戰潼關下軍敗歸  
罪於其副任鑄斬之改東平路轉運使俄命守益  
都為山東之路兵馬都總管張裕之變迫罷之以  
城北降朝廷召之將加罪道發疽卒趙開有送  
罷之詩云田侯落二奇男子主辱臣生不如死殿  
前畫地作山西願與義軍相表裏恨我不得學李  
英愛君不減侯華卿橫道俘戶三十萬潼關大笑  
哥舒翰

梁翰林詢諠字仲經父絳州人戶部尚書襄子也

少游太學有聲為人多膂力尚氣節慨然有取功  
名志屏山諸公皆壯之尤與雷希顏善文章豪放  
有作者風既擢第復舉宏詞為應奉翰林文字出  
為上京留守判官宣宗南渡宗室孺奴叛據上京  
獨仲經父不從以節死朝廷優贈之

韓府判王字溫甫燕人少讀書尚氣節擢第入翰  
林為應奉文字後為鳳翔府判官大安中北兵圍  
燕都夏人連陷邊州陝西帥府檄溫甫為都統募  
軍得萬人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而溫甫毅然

有勤王志因移檄關中言詞忠壯聞者感動其檄  
有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為然事至于今忍君  
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於今  
日目前何以再居人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貴  
功名當自致耳或誣溫甫以有異志收鞫死獄中  
士夫憤惜

聶左司天驥字元吉五臺人弱冠擢第沈靜寡言  
不妄交入官以謹急自守與定初為省掾時胥吏  
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獨元吉不少假借彼亦不能

無為字

害也後平涼帥辟為經歷官軍敗同其帥被責俄擢  
左司員外郎天興改元末帝東遷留二執政居守  
元吉與烏崔立之變二執政死元吉亦被創甚歸  
卧於家旬日不食卒金亡士流之在位以節死者惟  
元吉一人其死也其女子適以寡采歸家居見其  
父歿亦縊死時人傷之虞卿麻苧信之為作聶孝

子傳

子作女

程御史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和卿俱擢第  
公入仕有能聲興定初召百官舉縣令公得陳留

陳留南都屬邑頗繁公治為河南第一召拜監察  
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英王為宰相家僮輩徃  
恃勢侵民公以法劾之英王怒未幾坐為故吏  
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公為人剛直有才幹忘身  
殉國不少私與余先子同年擢第相得甚懽已而  
同為御史臺綱大振小人皆側目故俱不能久留  
於朝公既居閑慨然有志於學將延致名儒執弟  
子禮師事之會卒士論惜不盡其才  
魏戶部琦字民英弘州順聖人少工詞賦擢高第

不盡其才  
作借之  
張全同

無北字

單上有北字

為鄴陽令有治行南渡為南京留守判官遷戶部  
員外郎中以材幹稱貞祐末北兵犯潼關行部  
軍前至洛陽見殺朝廷官其子焉  
吾古孫左司奴申字道遠由女直人譯史入官性  
伉特敢為有直氣嘗為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  
家以酷烈聞道遠以事糾罷朝士聳異後為左司  
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天興東狩留南京居守崔  
立之變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於臺中與  
余先子善余嘗為賦古漆井詩

張校同作行  
裴滿御史大夫阿虎帶字仲寧女直進士也仕歷  
清要名亞完顏速蘭嘗為陳州防禦使累遷御史  
大夫使北朝崔立之變自縊死全時戶部尚書完  
顏仲平亦自殺仲平亦女直進士也  
末帝寶符李氏國亡從太后皇后北遷至宣德州  
居摩訶院李氏自入院正寢處佛殿中作為幡旛  
教合會當同后妃赴龍庭將發於佛像前自縊死  
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凡施幡旛幾  
何較之后妃輩失節者何啻霄壤甲午歲余家武

川觀其遺跡

張校州作川  
李尚書元忠字獻可武州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  
為工部尚書審決河南冤獄多所平反俄坐督脩  
京城工不謹出為泰寧軍節度使致仕居陳州每  
朝廷有政事不合今或民間利害屢上言亦讀書有  
學問和厚人也

李陳州山字夏卿一字安仁大名人少擢第歷清  
要南渡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為小人所陷  
罷閑居南京以事赴井死為人厚重讀書喜作詩

號松峯老人

張校元作子

劉戶部元規字子正咸平人少擢第南渡為侍御  
史時木虎高琪為相擅權公數抗言爭殿上出同  
知武昌軍勤度使事後為戶部郎中行部河中坐  
事斥後致仕天興改元詔使北朝不知所終  
康司農錫字伯祿趙州人與雷希顏冀京父同年  
進士正大初由省掾拜監察御史上章言黜檢完  
顏撤合輩預政非宜又京宿帥統石烈牙布帶太  
恣橫不法時二人權勢赫然伯祿皆不屑士論稱

焉後為河南路司農少卿再授河中帥府經歷官  
北兵陷河中帥率兵南奔濟河舡敗死為人重厚  
有為頗讀書嘗賦打毬詩云高飛遠走偶然爾坎  
止流行知所之余先子云亦有理也

作十八年

楊左司居仁字行之其先大興人後居南京年十  
八擢第入仕以能稱為人謹密朝廷上下皆愛之  
為監察御史言事稱旨由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  
使北朝凡再往歸坐事廢天興東遷為左司郎中  
與二執政居守崔立之變被傷竄卧余家已而為

張本任校仕  
張本時

立強起復舊職俄以病辭去將北渡舉家投黃河  
死時年未五十公少有更晚讀書作詩有佳處  
使任清暇不失為名卿材丈夫遭世亂困躓可嘆  
與余父子交最善余嘗送其北使序及詩  
房刑部維楨字周卿濟南人少擢第南渡為左司  
都事司農少卿出刺中州召為刑部郎中卒為人  
謹愿讀書作詩頗好賢

齊申州椿字壽之夏津人少擢第入官以廉稱南  
渡為監察御史右司都事許古嘗上書荐之後為

司農丞進少卿出刺中州卒

張戶部俊民字用章延安人擢第以材幹稱嘗為  
戶部郎中進侍郎遭龍北遷病卒為人慷慨尚氣  
義喜學易

楊戶部慥字叔玉五臺人擢進士第南渡為監察  
御史戶部郎中司農卿遷戶部侍郎通吏事有能  
名正大末權叅知政事後罷守戶部南京降病卒  
嘗與余先子同任御史頗作詩

高尚書夔字唐卿保州永平人第進士莅官有才



一本不空  
張本同

譽南渡歷戶部員外郎後遷尚書專治糧儲嘗巡  
行京東便宜行事抵罪詔釋之天興初為翰林學  
士亂後北遷還鄉卒

馮內翰璧字叔猷真定人為人嚴毅整肅望之儼

然人莫敢視然文采風流言談洒落使人愛之不

能捨以去詩筆清逸道字畫嚴俊為一時所稱與李

屏山王從之同年第三公皆重之大安初入翰林由

應奉遷修撰後屢為法官官臺察彈劾不避權勢時

高琪當國察其畏謹教以公推考貴人所疑擬輒稱

旨朝士多側目頗有刻骨之譏屢上書章言事又條

上恢復之策出為同知亳州致仕于嵩山結茅第王能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峰下自號松菴倘。祥泉石間釀酒名松醪味勝京  
師採蘭置室中與山僧野客作鬪蘭會壬辰之亂  
北歸東由東至鎮陽以歿年七十有九平生文章  
工于四六尺牘為當代之冠人得一篇皆寶藏之  
與韓溫南高獻臣友及善後進中特喜雷希顏真京  
父王仲澤皆從之遊頗與余先子善壬辰歲圍城  
中余居與公相近甚相往來時公年已高神采毅  
然目光如炬布袍麻履杖策翩然後生莫及也北  
遷後再見于鎮陽今其亡矣前輩風流遂不復見

惜哉子謂以孝稱

王草字德新弘州人少有才詩筆尖新風流人也  
屢舉不第以任子仕晚由恩得主宜君簿北渡居  
雲內後遷雲中卒年七十餘名士皆其友也尊酒  
之間一談一笑甚有前輩風今不復見矣也戊辰冬  
赴試西京自以年高與諸後進偕又復作此舉因  
有詩云慣掣蒼龍曉漏鐘受恩曾入大明宮香浮  
扇影初迎日人逐鞭聲靜晚風轉首俄驚成異世  
此身雖在已衰翁喚回五十年前事再着麻衣待

至公

六十有節  
子通一條接  
去為末條素  
此本在卷十  
末當誤  
張本高子  
通孫在此

卷五計十二葉

張本西原校

歸潛志卷第六

高丞相汝礪字巖夫應州人少擢第入仕有能為  
嘗為左司郎中諫議大夫入戶部專掌財賦遷尚  
書改三司副使唱行鈔法以代貨泉宣宗南渡拜  
叅知政事遷左右丞進平章政事右丞相封壽國  
公正大初薨于位年七十餘為人慎密廉潔能結  
人主知守格法循默避事不肯強諫故為相十餘  
年未嘗有譴訶壽考高寧康當世莫及金國以來  
書生當國者惟公一人耳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公

六十有節  
子通一條接  
去為末條案  
此本在卷十  
末當誤  
張本高郭子  
通孫在此

卷五計十二葉

張本西原校

歸潛志卷第六

高丞相汝礪字巖夫應州人少擢第入仕有能為  
嘗為左司郎中諫議大夫入戶部專掌財賦遷尚  
書改三司副使唱行鈔法以代貨泉宣宗南渡拜  
叅知政事遷左右丞進平章政事右丞相封壽國  
公正大初薨于位年七十餘為人慎密廉潔能結  
人主知守格法循默避事不肯強諫故為相十餘  
年未嘗有譴訶壽考高寧康當世莫及金國以來  
書生當國者惟公一人耳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賈左丞守謙字彥亭東平人少擢第蒞官以能稱  
章宗時為諫議大夫皇叔錫王以疑忌下獄公力  
爭士論直之大安末拜叅知政事南渡進右丞遷  
左丞致仕薨

晉平章鼎字和之代之繁時人父持國章宗時執  
政公少擢第以能稱為右司郎中善占對大安末  
為叅知政事俄出鎮平陽宣宗南渡行臺河中兵  
民安輯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移鎮京兆封莘  
國公後朝廷將伐宋取蜀召議公歸上言止之坐

是忤旨致仕薨公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  
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南渡以來書生有方面  
之柄者惟公一人而已

張左丞行信字子信信甫先名行忠避末帝舊諱改為

莒州人御史大夫晞之子太子太傅行簡之弟也  
家世以純孝稱士論以為如漢萬石君家公少擢  
第歷清要宣宗南渡為禮部尚書時丞相木帛高  
琪擅權百官側目因廷議事公獨抗言折之上甚  
喜明日拜叅知政事未幾為近侍所譖出鎮涇州

到官上疏論近侍之奸士大夫稱重正大初首召  
拜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後致仕數年薨  
為人簡朴不修威儀惡衣糲食如貧士既致仕家  
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為事葺園池東城號靜隱亭  
時：游詠其間為樂南渡宰執中最有直名初至  
南京父暉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為翰  
林學士承旨公為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  
當世未之有也

張平章擊字華卿東河人少擢第慷慨有為貞祐

侯平章擊字華卿東河人少擢第慷慨有為貞祐

初北兵圍燕都公由中都趨使請出募軍已而虜  
城有功自行戶部侍郎遷河平軍節度使宣宗南  
渡為叅知政事出鎮東平移鎮下邳所至吏民安  
受後入朝遷左丞正大初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  
居相位憤無所施請守大名詔出行尚書省未幾  
還朝致仕居南京有園亭蔡水濱公日在園與耆  
老讌飲後南京降以前宰執為北兵所殺為人  
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亦敢言頗喜荐士  
如張文舉雷希顏麻知幾皆由公進用南渡後宰

執中人望最重

李叅政肇字君美河中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為叅知政事出鎮平陽北兵至城陷自殺從子復亨字仲修踰冠擢第以才能稱為人通敏善奏對南渡為左司郎中大為宣宗所器一時譽甚隆遷翰林直學士知開封府進吏部尚書為叅知政事年方四十父母俱存近世未有也與定未坐監試進士失取人出鎮同州未幾北兵攻城陷自殺叔姪相繼執政皆死事士論所嘉愚軒趙宜之挽仲脩

詩云報君惟有死見叔固無慚人以為破的也

師叅政安石字仰安青州人少擢第輕財尚氣義聞於朋友為省掾宣宗南渡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將死以遺表託仲安使赴行在既達上嘉之擢樞密院經歷官時未帝在春宮領院事遂見知遇正大初進同僉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工部尚書遂為叅知政事其驟用如此既居位人望頗減俄以腦疽薨

李左丞蹊字貫之大興人少擢第通吏事罷官南

渡為左司郎中遷吏部侍郎為蒲察合住任住所陷合住字存今  
下獄當死詔釋之後為大司農正大初拜叅知政  
事進左右丞專掌財賦北兵圍南京坐糧儲不給除  
名久之起為工部尚書權叅知政事後左丞奉使  
軍前送曹王後從末帝東征至睢陽官奴之變見  
殺

吾古孫叅政仲端字子正女直進士也為人謹厚  
莅官以寬靜稱興定間由禮部侍郎使北朝後入  
西域二年始歸為陳州防禦使遷御史中丞為叅

張本有間也

知政事人望甚隆天興東狩罷為翰林學士承旨  
知時事不可支家居一室陳平生玩好日與夫人  
宴飲為歡癸巳正月下旬忽閉戶自縊其夫人亦  
從死明日崔立之變若先知者金國亡大臣中全  
節義者一人公使歸時備談西北所見屬趙開  
記之趙以為屏山屏山以為余：為錄其事趙書  
以石迄今傳世間也

完顏叅政速簡字伯陽至寧元年女直進士魁也  
莅官脩謹得名然苛細不嚴任大事較之輩流頗



胡金史作忽  
元史魏瑋傳  
作胡張

可稱仕歷清要時望甚隆為宣宗所知擢任近侍  
局頗直言有補益旋罷出為諫議大夫居父喪不  
飲酒食肉廬墓三年後為叅知政事同統石烈牙  
虎帶守京兆不相協召還至陝被圍久之亡奔行  
宮道遇害與余先子善

弟奴申字正甫亦女直進士仕歷清要由吏部侍  
郎使北朝允再往天興東狩拜叅知政事留守南  
京雖敵不能為崔立之變見殺

完顏右丞胡斜虎字仲德女直進士也為人忠實

張本棧回作四

張本棧李作  
蔡

有時望嘗帥秦軍天興改元南京被圍仲德提孤

軍入援轉戰數回止存五六人至京城門遇末帝

東狩因從以行駐睢陽拜叅知政事從徙蔡州進

右丞間阻險中盡心不懈蔡圍既急末帝內禪

崩城陷仲德帥兵三百力戰不支赴蔡水死軍士

皆從之其得士心雖古之田橫無以加也金國亡死

君者惟仲德

打金史作達

完顏平章合打由護衛入官典郡常隔北朝亡歸

南都累擢平梁帥為人勇敢忠實一時人望甚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本校闕作  
三

拜叅知政事代相出鎮京兆軍民使之北兵犯  
蘭闕將兵拒戰有功入朝進平章政事封為國公  
正大末北兵由襄漢大入詔令打帥精兵距之已  
而失利退保釣臺軍敗見殺  
完顏中郎將陳和尚字良佐兄斜邪烈畢里海世襲  
猛安也忠義勇敢著名嘗陷北朝亡歸擢帥壽泗  
威望甚重性好士幕府延致文人改安平都尉嘗  
憤鬱無所施發病死良佐從其兄在軍中勇冠一  
時嘗坐擅殺人將抵死上奇其材特赦之為忠孝

軍總領擢禦侮中郎將天興改元北兵入河南良  
佐從完顏合打力戰釣臺軍敗被擒不屈死良佐  
為人愛重士大夫王渥仲澤在其兄幕府良佐從  
之游學仲澤書極可觀且同講經學讀書不輟亦  
一兩弟兄良將帥也

移刺都尉買奴字溫甫契丹世襲猛安也讀史書  
慷慨有氣義善交士大夫視女直同列諸人奴隸  
也嘗為宣撫使便宜鄧豫間以事杖殺經歷官坐  
廢後為虎賁都尉提兵赴闕中後由商南全軍而

迴病死自號拙軒趙閑：為賦之諸公皆有詩正  
大初先子令葉余往省會溫甫屬余為拙軒銘先  
子亦有詩  
移刺樞密粘合字廷玉契丹世襲猛安也弟兄俱  
好文幕府延致名士初帥彭城雷希顏在幕楊叔  
能元裕之皆游其門一時士望甚重為將鎮靜守  
邊不擾軍民便之天興東狩知國亡率鄧州軍民  
詣宋人納款宋以兵馬轄處之賜第居襄陽未幾  
病死

張本  
作本

南渡之初將帥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號郭大  
相公其軍號花帽子曰郭阿里俗號郭三相公其  
軍號黃鶴袖二人本非親弟兄以其壯勇年齒先  
後為配仲元為將重厚沉毅有謀守鳳翔北兵力  
攻數月不下而退卒保其城以聞後為兵部尚書  
皇太后后衛尉卒阿里最驍勇人莫能敵屢與北兵戰  
有功一時為士庶為目後提兵關中與宋人戰馬  
倒被擒不知存歿也  
南渡後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克往：好文學與士

大夫游如完顏斜烈兄弟移刺廷玉溫甫總領夾  
谷德固木虎士烏林荅肅孺輩作詩多有可稱德  
固勇悍在軍中有聲嘗送舍弟以詩亦可喜天興  
初提兵戍譙軍亂見殺

南渡之後為將帥者多出於世家皆膏粱乳臭子

若完顏白撒止以能打毬稱又完顏訛可亦以能

張本枝增又

打毬號

杖子

元帥又完顏定奴號三胞

晚

又有以

作板是

張本枝去者

枝忍號

火燎

元帥者又純石烈牙虎帶號盧鼓推

忽

好用鼓椎擊人也其人本出親軍頗勇悍鎮宿泗數年屢破

作大是

張本枝詳作

宋兵有威好結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嘗入

朝詣

都堂詆毀宰執亦不敢言而人主倚其鎮東

亦優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取刀截

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來必以酒食困

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張用章嘗

以司農少卿行戶部過宿見為牙虎帶召飲張辭

以有寒疾牙虎帶笑曰此易治耳趣命左右持艾

炷來當筵令人拉張卧遽焚艾於腹張不能爭遂

炙數十又因會宴諸將并妻皆在座時共食猪肉

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食猪肉牙虎帶趣左右易之須臾食訖問曰爾食何肉其人對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帶笑曰不食猪肉而食人肉何也爾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嘔疾病數日又御史大夫令住因事過宿牙虎帶館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因使其妓侍寢遲明日將發令妓徵錢令住愕然牙虎帶因彊發其篋翁取繒帛悉以付妓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乎令住無以對而去故司農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之又宿州有營妓

數人皆其所喜者時使一妓佩銀符屢往州郡取賕賂州將夫人皆遠迎號省皆差行道厚贈之其暴橫若此及康錫伯祿為御史上章言其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朝廷竟不能治其罪後北兵入境移鎮京兆軍敗召遂道病死在東方時盧鼓椎之名滿民間兇啼亦可怖大槩如呼麻胡云

任履貞子山許州長葛人讀書喜雜學深於醫又有鄉行邑人皆信之貞祐初召入太醫院旋告歸

與開：屏山諸公及余先子善先子生長葛陂其  
備傷官及太虛觀子山之力居多為醫起人疾甚  
眾既卒開：誌其墓云

張子和睢州考城人初名從正精於醫貫穿難素  
之學歷：在口其法宗劉守真完素藥多用寒涼  
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士大夫稱焉為人放誕無威  
儀頗讀書作詩嗜酒久居陳游余先子門後召入  
太醫院旋告去隱然名重東州麻知幾九疇與之  
善使子和論說其術因為文之有六門三法之目

將行於世會子和知幾相繼死迄今其書存焉

僧德普武川人自號勝靜老人倣儻有機術與士  
大夫游飲酒食肉酪如也嘗為木虎高琪所重在  
軍中論兵南渡居陳之開元寺與余先子善嘗著  
彌陀偈談理性先子為序之屏山亦善喜其俊爽  
不羈也頗喜字畫作詩年六十餘死余謂古之文  
暢祕演之流

張本校墓字

僧圖真字子初姓田氏亦北人雖為浮屠善與豪

士游負其材略有握兵治民之志蓋隱于僧者也

嘗住持南京靜安寺以不檢去之峴山歷嵩陽死  
與德普相善頗能詩嘗題移剌右丞畫云調燮之  
餘總是閑中戲游到毫端而今亦有丹青手猶  
在磻溪把釣竿可見其有志也又詠柳絮云一氣  
潛通造化中人間無處不春風莫嫌冷地開青眼  
試看天桃幾日紅

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齒人以其衣短號哨腿王  
或云名予可字南雲河東人幼嘗為卒不詳居郾  
蔡間以乞食為事衣皮衣露膝長歎好挿花額上

無踪跡或稱  
四字  
張本同

繫一銅片如月人問之皆有說又時自言踪跡或稱為  
天帝所召有某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誕詭莫可  
測然善歌詩有求之者索韻立成字亦恠異在郾城  
凡寺觀樓閣及民家屋壁書其詩殆遍往往有奇  
麗語如天仙有夢梅云鼎鑄陶鈞政格新橫斜疎  
影慰騷魂嬰香枕筆黃昏月懋棗東風笑谷春又  
經閑瓊几虛雲鎖益捲江山枕島樓却憶西巖舊  
宮殿半橫星斗下瀛洲又題石潭云石裂雲華浸  
月秋又松陰滾碎闌干角其他多僻恠不可曉問

之則曰出天上何書、名亦不可曉或云為鬼物  
所憑麻知幾獨重之李子遷贈詩云翫麟風儀古  
丈夫鶴袍鐵面戟鬚鬚人間春色向頭刺天上月  
明當額孤石鼎夜照詩句健布囊春醉酒錢麓危  
樓試倚街頭翻應見潛飛入玉壺狀其人殆盡正  
大初余過鄆諸公為召至索詩求韻立書辭亦不  
可曉後因病失一目明連紀北渡病死

失作率下有双  
行小注云後因  
病失一目與此  
同

卷六計十一葉

張本覆校

歸潛志卷第七

興定初木虎高琪為相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極  
大難守於內再築子城周方四十里壞民屋舍甚  
衆工役大興河南之民皆以為苦又使朝官監役  
分督方面少不前輒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議守  
子城或云一失外城則子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  
外城故宋所築土脈甚堅北兵攻之旬餘竟不拔  
而新築子城殊無用也嗟乎愚人之慮何如哉使  
天下郡邑俱失縱然獨保一子城何以國也然子



之則曰出天上何書、名亦不可曉或云為鬼物  
所憑麻知幾獨重之李子遷贈詩云翫麟風儀古  
丈夫鶴袍鐵面戟鬚鬚人間春色向頭刺天上月  
明當額孤石鼎夜照詩句健布囊春醉酒錢麓危  
樓試倚街頭翻月應見潛飛入玉壺狀其人殆盡正  
大初余過鄆諸公為召至索詩求韻立書辭亦不  
可曉後因病失一目明連紀北渡病死

失作率下有双  
行小注云後因  
病失一目與此  
同

卷六計十一葉

張本覆校

歸潛志卷第七

興定初木虎高琪為相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極  
大難守於內再築子城周方四十里壞民屋舍甚  
衆工役大興河南之民皆以為苦又使朝官監役  
分督方面少不前輒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議守  
子城或云一失外城則子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  
外城故宋所築土脈甚堅北兵攻之旬餘竟不拔  
而新築子城殊竟無用也嗟乎愚人之慮何如哉使  
天下郡邑俱失縱然獨保一子城何以國也然子

城初起時於地中得一石碣上有詩云瑞雲靈氣  
鎮城東他日還應與北同歲月遷移人事變却來  
此地再興功亦有教云其字書類宋人迄今猶在  
相國寺

張校全

大梁城南五里琬青城乃金國初粘罕駐兵受宋  
二帝降處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因盡俘而北後  
天興末帝東遷崔立以城降北兵亦於青城下  
寨而后妃內族復詣此地多慘死亦可恠也  
南渡之後南京雖繁盛益增然近年屢有妖恠元

張校為

光間白日虎入鄭門又吏部中有狐躍出宮中亦  
有狐及狼又夜聞鬼哭輦路下每日暮為鵲蔽天皆  
亡國之兆迄今為丘墟瓦礫哀哉南京司樂園故  
宋龍德宮徽宗所修其間樓觀花石甚盛每春三  
月花發及五六月荷花開官縱百姓觀雖未嘗再  
增葺然景物如舊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作防  
守計官盡毀之其樓亭材大者則為樓櫓用其湖  
石皆鑿為砲矣迄今皆廢區壞址荒蕪所存者獨  
熙春一閣耳蓋其園皆抄木壁飾上下無土泥雖

張校壞作

張李少

提行

欲毀之不能世豈復有此良匠也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故南渡之在位者多苛刻  
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  
使持特立友之號半截劍馮內翰壁叔獻號馬劉子  
後雷希顏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殺之五百人  
又號雷半千又有完顏麻斤出蒲察咬佳皆以酷  
聞而蒲察合任王阿里李渙之後晉吏中尤狡刻  
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都郡人有云頭巾玉過道史

白酒麗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國夫人者宣宗  
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權勢薰天常途者  
往之納賂取媚積貲如山且出入宮掖無時廢號  
自在夫人天興改元末帝東遷崔立之變凡富貴  
家者搜括金銀成國竟捶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顏  
白撒以內族位將相尤奢僭嘗起第西城如宮掖  
然其中婢妾百數皆衣綾金綺繡如宮人在尚書  
省恩堂食不遺口從以其家饒供然為將相無他材  
能徒以儀體為事後末帝東征方渡河督戰遽勸

上迴奔睢陽衆以其誤國歸罪請廢末帝不得已  
下獄餓死

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  
止以苟安目前為樂允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  
事抑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下發  
嘆吁已而敵退解嚴則大張宴會飲黃閣中矣每  
相與議時事至其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  
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諂  
諛成風每有四方蓄異或民間疾苦將奏之必相

張李同本  
核作至敗止

謂曰恐聖上心困當時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後日  
又不大心困矣竟不至敗亡言又在位者臨事往往不肯分  
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疏養相體吁相體  
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無鋒鈍軟熟易制  
者曰恐生事故止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  
遽退閑宰執如張左丞行信臺諫官如陳司諫規  
許司諫古程雷御史震皆不能終其任也南渡之後  
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為耳目以伺察  
百官故使其奉御筆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

張本無曉字一  
貴作圭頁

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總所貴臺官漏洩世皆抵罪又  
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監戰  
每臨机制變多為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  
喪敗

貞祐間木虎高琪為相欲樹黨固其權先擢用文  
人將以為羽翼已而臺諫官許古劉元規之後見  
其恣橫相繼言之高琪大怒斥罷二人因此大惡  
進士更用胥吏彼喜其獎技往為盡心於是吏  
權大盛勝進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監官寺監一作奏注司臺

進士吏負又使由部轉部由部轉臺省不三五年  
皆得要職士大夫及畏避其鋒而宣宗亦喜此曹  
刻深故時全由小吏侍東宮至為僉樞密院事南  
征師人又師有蒲察合住王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渙  
輩在外行尚書六部部臨士夫數十人亦亡國之政  
也

南渡後屢興師伐宋蓋其意以河南陝西狹隘將  
取地南中夫已失所有不能保而奪人所有豈有是  
理然連年征伐亦未嘗大有功雖能破斬黃殺虜

較下有能字  
張校增論不  
作能

論

良多較其士馬物故且屢為水陸溺亦相當也最  
後旣貽軍改為鎮淮府以軍戍之費糧數萬未幾  
亦棄去又師還乘夏多刈熟麥以歸助軍儲故宋  
人邊檄有云暴卒鴟張率作如林之旅飢氓烏合  
驅帥得罪之人駙馬都尉僕散阿海僉樞密院事  
時全皆回轅即誅後又謀取蜀時晉平章鼎鎮關  
中奏請緩發晉由此罷相嗟乎避強欺弱望其後  
振難哉此皆宣宗時事末帝即位無南伐之議矣  
甚哉風俗之移人也南渡後吏權大盛自高琪為

張校易  
作移

甚上堂一格

相定法其遷轉與進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時之  
人爭以此進雖士大夫家有子弟讀書性不終  
輟輟令改試臺部令吏其子弟輩既習此業便與  
進士為仇其趨進舉止全學吏曹至有舞文納賂  
甚於吏輩者惟僥倖一時進用不顧平日源流此  
可為長太息者也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學士  
大夫徃局於此不能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  
賦狀元郎授應奉翰林文字不問其人才何如故  
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顧問不稱上意被笑嗤出補

以此接興定

初云  
張李同

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在翰林會宋使進批把子上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批把子惟王庭鈞詩成上喜之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不學詩惶遽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矢旋令外補故當時有云澤民不識批把子呂造能吟喜欲狂

宰相之職佐人主治天下最患耳目不廣不能周知民間苦樂國勢安危故當忘私去智取諸人以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于百官士流賢否皆當如家人美惡一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望辨職業而為國者立法使百官賓客不得謁見于私第何哉其意正以防其請託而私徇也夫果察其人私徇不公豈可使為宰相哉既以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誠不宜猶爾防閑也唐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於私第見百官賓客可謂遠謀而憲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奇偉士成功名使觀者為之亦不敢請而庸主亦不聽也余觀南渡後為宰執者自非親戚故舊往往不

得登其門若夫百官士流未嘗接議論者自保  
惟恐失之如此望其所用得人聞見不塞者未之  
有也

正統校心作我

士大夫為吏者當以至公無我處之事自理民自  
服不可委曲要譽以枉義也余在南方時見辟舉  
為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與貧家訟必直貧民  
勢家與百姓爭必直百姓不問理何如也又或故  
舊同道之家有科徵必先督促不少貸至加之刑  
罰其意以為如此示我無私且賈細民稱譽嗟乎

貧富相爭自有曲直彼貧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  
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烏可執一哉故同道之  
家義當假借不然止以無徇處之可也至首加訊  
責不亦傷乎大抵此曹志於升進故爾甚者榜于  
門云無親戚故舊可見賓客不接士人世豈有一  
為郡邑而遽無親無舊者嘗記有一人為縣令禁  
其子不令出其子犯禁笞責之其子赴井死哀哉  
不循中道繼得升遷何榮也  
國所以官士士所以居官先以養其口體妻子然



此後接下弟  
二量能使其  
車云及下條  
南渡云

後得身意王事雖不可取民於送繼害公亦不必  
釣名取譽太儉陋也余見河南為令者有夜蓋紙  
被朝服敝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輩設費不使吏卒  
代者其意皆欲聞上位媚細人然其聽斷無養之  
道殊不在是

興定初朝議縣令最親民依常調數換多不得人  
始詔內外七品以上官保舉仍升為正七品資未  
及者借注人一時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陽程震  
威鄉令陳留皆有治績或入為監察御史臺部官

校去以字  
張李無  
張李以

自是居官者爭以能相尚民亦多受賜其後往往  
由納賂請託以得之故疲懦貪穢者亦多然士大夫  
為之者猶自力此良法也哉

正大初末帝銳於政朝議置益政院官院居宮中  
選一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學士雲翼史修撰公燮作美是

呂待制造教人兼之輪直每日朝罷侍上講尚書  
貞觀政要教篇間亦及民間事存補益楊公文與

趙學士秉文共集自古治術分門類號君臣政要  
為一編進之此亦開講學之漸也然歲餘亦罷

約張本均

士氣不可不素養如明昌泰和間崇文養士故一時士大夫爭以敢言敢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節死如王晦高子約梁詢誼諸人皆有名而侯擊李英瑛田琢輩皆由下位自奮於兵間雖功業不成其志氣有可嘉者南渡後宣宗獎用耆吏抑士大夫凡有敢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時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苟容迨天興之變士大夫無一人死節者豈非有以致之歟由是言之士氣不可不素養也

南渡後疆土狹隘止河南陝西故仕進調官皆不得遽入仕或守<sup>十</sup>餘載號重復累徃：歸耕或教小學養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窓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窓下無人問也其後有辟舉法行雖未入仕亦得辟為令故新進士多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吏亦以次召補故士人方免沈滯之歎<sup>云</sup>

大臣尤當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大不可畏嫌避黨為自保計南渡為宰執者多怯懼畏懦不敢有

一本忘奪下接  
次行不能至未  
必字又如亦往  
又回心如此至  
難矣然字方接  
是得罪也云云  
宋本此日說

為凡處一事先恐人疑己如宰執本進士或士大夫  
夫得罪知其無辜不敢辯言恐人疑其為黨也又  
或轉加詰責以示無私或要職美官寧用他流取  
媚於眾一登省府遽忘本自用心如此望其成功  
名立節義難矣然亦性不能以富貴自終向使  
以公正自持未必以是得罪也人云用智巧者竟  
能使其車騎儀從屋宇服用整鮮而遇事風生吏  
民稱快較之此曹何自若也此一段在國所以官士條後  
南渡後士風甚薄一登仕籍視布衣諸生遽為兩  
途至於微遜游後輒相分別故布衣有事或數謁

張本同此  
何如哉  
素此段未  
誤竟何如  
哉一段止能  
使下接前

見在位者在位者相報復甚希甚者高居臺閣舊  
交不得見故李長源憤其如此嘗曰以區區一第  
傲天下士耶已第者聞之多怒至遂長源出史院  
又交訟於官士風如此可嘆

省吏前朝止用番吏魏堂後官金朝大定初張太  
師浩制皇家袒免親宰執子試補外雜用進士凡  
登第歷三任至縣令以次召補充一考三十月出  
得六品州倅兩考六十月得五品節度副使留守  
判官或就選為知除知案由之以漸得都事左右

司員外部之中故仕進者以此途為捷徑如不為  
省令吏即循資級得五品甚遲故有觀察令推何  
日了鹽度戶旬幾時休之語浩初定制時語人曰  
省庭天下儀表如用晉吏定行貨賂混淆用進士  
清源也且進士也受賂如良家子女犯姦也晉吏  
公廉如娼女守節也議者皆以為當屏山常為余  
言之然省令史儀禮冠帶抱書進趨與掾吏不殊  
有過輒決杖惜乎以晉吏待天下士也故士大夫  
有氣槩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顏魏翰林邦彥

宋翰林飛鄉及余先子或召補不願或暫為遽告  
出皆不能終其任也李文欽止為余言宋制省曹  
有檢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問余  
以宋制與金制孰優余以為宋制善欽止曰此議  
與吾令也  
金朝用人大概由省令史選左右司郎中員外部  
首領官取其簿書精幹也由左右首領官選宰相  
執政取其奏對詳敏也其經濟大略安在哉此所  
以在位者多長於吏事也

張子斤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警動下令簽軍州縣騷動其民家有教丁男好身手或時盡棟瓦無遺號泣怨嗟闔家以為苦驅此輩戰欲其克勝難哉貞祐初下令簽軍會一時任子為監軍者以春赴吏部調教宰執使盡棟取號監官軍其人憤懣叫號交迫於臺省又衛宰相鹵簿告丞相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僭潼關黃河又下令簽軍諸使者歷郡邑自見居官者外無文武小大職事官皆棟之

至許州前戶部郎中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中選為千戶至陳州余先子以前監察御史亦為千戶自餘不可勝言既立部曲須依軍例以次相鈐束物議譴然後亦罷之嗟乎以任子為兵已失體况以朝士大夫充斯斷後乎當是時余以終場舉人獲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於斯余赴試開封先子以詩送之且寄趙閑：雷希顏有云先作一兵吾命也芳聰七桂汝身之厚祿故人如見問為言塵土困王尼三公覽之一笑

金朝近習之權甚重置近侍局於宮中職雖五品  
其要密與宰相等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資戚世家  
息倖者居其職士大夫不預為南渡後人主猶委  
任大抵見視宰執臺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謂心腹則  
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謂奉御奉職筆本以傳詔  
皆皆皆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  
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帥臣郡守百計館  
饋蓋以其親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  
以粧飾體樣相夸皆膏面鑄鬚鞍馬衣服鮮整朝夕

張棧皆作音

侍上迎合諂媚以逸樂尊人主安其身又沮壞正  
人招賄賂為不法至於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  
局中御史之權反在其下矣其後欲收外望頗雜  
用士人完顏伯陽居之不歲餘亦罷又於臺部令  
史選奉職數人又於進士中亦選一二人充備其  
人既入局中則趨進舉止曾亦未聞有正言補益  
者且此曹本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羞而一二  
子恭然自以為榮亦陋也

才春... 甚直... 入... 事... 價... 自... 大... 其... 林... 臺... 合... 止

卷七計十二葉 張本厚校

歸潛志卷第八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習為

他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怒斥

故學者止工於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間有

登第後始讀書為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

人多為古學以著文作詩相高然舊日專為科舉

之學者疾之為仇雖若分為兩途互相詆訕其作

詩文者自舉子為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為任子弟

笑其不工科舉殊不知國家初設科舉用四篇文

張本厚著

張校云為科  
上疑脫一行



卷七計十二葉 張本厚校

才者非自以改者亦因也  
甚直批書本為卷六十一  
八為入信名傳並舉正  
事聖本節置一五十一  
價正又上論其論  
自其而更之論又論  
人亦能學也下論  
大為其論亦論  
自其而更之論又論  
人亦能學也下論  
大為其論亦論

歸潛志卷第八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習為

讀書

張校著

他文嘗聞先進故先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怒斥  
故學者止工於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間有  
登第後始讀書為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  
人多為古學以著書文作詩相高然舊日專為科舉  
之學者疾之為仇雖若分為兩途互相詆訕其作  
詩文者自舉子為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為任子弟  
笑其不工科舉殊不知國家初設科舉用四篇文

張校云為科  
上疑脫一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昉止作主

字本取全才蓋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  
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考識鑒之方四者俱工  
其人材為何如也而學者不知扭於習俗止力為  
律賦至於詩策論俱不留心其弊基於為有司者  
止考賦而不究詩策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間  
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  
諦御名但數字教與塗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舉  
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揚諸公為有司方於策  
論中取人故士風稍變頗加意策論又於詩賦中

張昉乙作之案  
塗注乙是三甲  
乙亦通

亦辨別讀書才人是以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  
然每頁舉非數公為有司則又如旧矣

張昉克作充

金朝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趙樞子克其  
主文有藻鑿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陳子時侍時作聯  
讀故一時為之語曰主司非張鄭秀才非趙孟律  
賦至今學者法然其源出于吾高祖南山翁故老  
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策發憤闢一室取  
翁賦剪其八韻類之帖壁間坐卧諷味深思已而  
盡得其法下筆造微妙再試魁於鄉於府於省於

張孟四元賦  
枕有板存北京  
國子監

御前天下號孟四元迄今學者以吾祖孟師也孟  
雖任不甚貴作詩詞有可稱自號虛靜居士頗恬  
淡留意養生術嘗著金丹賦行於世其詩詞亦有  
集

余高祖南山翁金國初闢進士舉詞賦狀元也故  
為一代詞學宗雅好成就後進見其文輒能斷其後  
中第否當時名士大夫多出門下學者至今皆師  
尊之四子長西巖次龍泉同年擢第二女長姑及  
笄將適人一時貴顯者爭求之翁皆不許張御史

景仁時在布衣以所業詣翁，嘉之俄翁與為有  
司既士張賦甚佳為鄰坐者剽之盡坐同而黜已  
而翁知其然遽以長姑嫁焉家人輩皆愠翁不愠  
也後三年翁復為有司御試張擢別試魁驟歷清  
華以文章擅當世位至翰林學士河南尹御史大  
夫嘗使宋有風節赫然為名臣世皆以翁有知人  
之鑒也後翁墓表張所作具載其事云次姑適襄  
陰王元節亦名進士能詩博學嘗為密州節度判  
官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諉公之事也

案元節前卷  
設元朗張叔  
節是也

張校呼

今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侑然嘗同知  
咸平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猛安謀克且居焉  
其人皆女直功臣子鶩亢奢縱不法公思有以治  
之會郡民負一世襲猛安者錢貧不能償猛安者  
大怒率家僮輩強入其家牽其牛以去民因訟於  
官公得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其猛安者盛陳騎  
從以來公朝服召至廳事前詰其事趙左右械繫  
之乃以強盜論杖殺於市一路悚然後知大興府  
素祭僧徒多游貴戚家作過之乃下令午後僧不得

張校過

張校王作王

出寺街中不得見一僧有一長老犯禁公械之長  
老者素為貴戚所重皇姑某國公主使人詣公請  
焉公曰奉王命即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  
輦肅清人莫敢犯世宗深見知故公得行其志也  
公為人恬淡簡靜頗留意養生每食必以時過午  
則不食也臨終齋沐而逝於生死了然其為吏之  
名至今人云過宋包拯遠甚其子漸為吏亦有能  
稱為中都警巡使  
孫左丞鐸振之章宗時名臣為人正直敢言有學

張云此詩在詩  
見宋文鑑中  
唐人也

問文未一時相望甚切俄詔下同輩皆相執政公  
再授戶部尚書公意不愜因於戶部廳事辟間書  
唐人詩云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未迴日惟  
有君家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有人奏之坐貶  
鄜州防禦使再召入朝未幾執政南渡為太子太  
師後致仕以壽終

無劉字

劉貞祐南征獲一統制官李伸之者帥府經歷官劉  
進遠卿輩召而飯之且謗以降將宥焉伸之獻詩曰作進星  
一飯感恩無地報此心許國已天知胃中千古蟄

鐘鐘阜一死鴻毛斷不移竟就死又云擬把孤忠報  
主知主知未報已身疲明朝定作長淮鬼馬革應  
煩為裹屍又云區區猶上和親策安得元戎一點

頭

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王文盟時吳溪  
州彥高視宇文為後進宇文止呼為小吳因會飲  
酒間有一婦人宋宗室子流落諸公感歎皆作樂  
章一闋宇文作念奴嬌有宗室家姬陳王幼女曾  
嫁欽慈族干戈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之語次及彥

世云天翻地覆  
身世飄零無  
不墮括四十字  
中

高作人月圓詞云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  
時玉謝堂前燕飛向誰家張云四字偶然相見仙肌勝雪雲  
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結句妙絕宇文覽之  
大驚自是人乞詞輒曰當詣彥高也彥高詞集篇  
數雖不多皆精料微盡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剪截  
綴輯點若天成真奇作也先人嘗云詩不宜用前人  
語若夫樂章則剪截古人語亦無害但要能使用  
爾如彥高人月圓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遠  
不露圭角不猶勝於宇文自作者哉

張李李

張云與何處  
望神州南鄉  
心向日為純品

党丞旨懷英辛尚書齊疾但山東人少同舍屬金  
國初遭亂俱在兵間辛一旦率數千騎南渡踰於  
宋党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為一時文字宗主  
二公雖所趨不同皆有寵榮視前朝陶穀韓熙載  
亦相况也後半辛退閑有詞鷓鴣天云壯歲旌旗擁  
萬夫錦繡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虜漢箭朝  
飛金僕姑思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  
萬字平戎策擬得東郊種樹書蓋紀其少時事也  
高丞相巖夫在相位因元光二年元日慶七十會

張李弗具

鄉里交旧且求作詩文時先子以新罷御史避嫌  
不赴余方弱冠為作詩以公頗負謗且勸其退休  
也公得詩大喜趣召余迎謂余曰解道青雲自致  
不須階邪又撫余背曰汝贊字如何下未益余詩  
云青雲自致不須階十稔從容位上台負荷一堂  
森柱石調和衆口費藍梅勤勞密通三朝重奉考  
康寧七秩開家道益昌孫有息綠衣杖杖好歸來  
雷希顏為作序亦有乘天眷未衰可以引去之語  
後余將歸淮陽復獻書勸其舉一人自代可得致

以引去之作  
去之以引誤  
張李可以引

張校用

政歸然公竟薨相位不能從也

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尚尖新故張翥仲楊由布衣  
有名召用其詩大抵皆浮艷語如矮牕小戶寒不  
到一爐香火四圍書又西風了却黃花事不管安  
仁兩鬢秋人號張了却劉少宣嘗題其詩集後云  
楓落吳江真好句不須多示鄭恭軍益譏之也南  
渡後文風一變又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開  
則李屏山倡之屏山幼無師傳為文下筆便喜左  
氏莊周故能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顏宋飛卿諸

人皆作古文故復往效相法傲不作淺弱語趙開  
開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於人已  
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出故後進作詩者  
多以唐人為法也

張枝論下增詩字

趙開嘗言律詩最難工須要工巧周圓吾聞竹  
溪党公論以為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  
經鑪錘便若一屠沽子廁其間也又云八句皆要  
警拔極難一篇中須要一聯四句為主後但以意  
收拾之足為好詩矣又嘗與余論詩曰選詩曰南

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幾何又曰  
小詩貴風騷今人往往止作硬語非也

趙開少嘗寄黃華詩黃華稱之曰姓王氏非作  
十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詩至今為人傳誦且趙  
以此詩初得名詩云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  
復何如浮雲世態紛々變秋草人情日々疎李白  
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  
乞與黃華華作隱居

趙開：嘗為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父之聞先生作詩不喜蘓黃何如無忌曰學蘓黃則卑猥也其詩一以李杜為法五言尤工開之嘗稱其游同樂園詩云晴日明華構繁陰蕩綠波蓬丘滄海遠春色上林多流水時維逝遷鶯暖自歌可憐歡樂極鉦鼓散雲和又有佳句行雲春郭暗歸鳥暮天蒼野色明殘照江聲入暮雲甚似少陵開之又稱趙黃山詩云燈暗風翻幔蛩吟葉擁墻人如秋已老愁與夜俱長滴盡堦前雨催成鏡裏霜黃花依旧好

多病不能觴此詩信佳詩也又黃山嘗於黃山道

中作詩有云好景落誰詩句裏蹇驢馱我畫圖中

世號趙蹇驢余先子翰林嘗談章宗春水放海青

時黃山在翰苑扈從既得鶯索詩黃山立進之其

詩云駕鶯得暖下陂塘綵騎星馳入建章黃傘輕

陰隨鳳輦綠衣小队出鷹坊搏風玉介凌霄漢瞥

日風毛墮雪霜共喜園陵得新薦侍臣齊捧萬年

觴章宗覽之稱其工且曰此詩非宿構不能至此一

趙開之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又其次散文也嘗

張本探驢

張本玉瓜

張本詩上增  
其次



張校止許校  
肯

語余曰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三二人至吟詩  
者絕少字畫亦無也以是知公所長然議論經學  
許王從之散文許李之純雷希顏詩頗許麻知幾  
元裕之字畫頗許麻知幾馮叔獻也又嘗教余學  
書先法張旭石柱記每日汝輩幸有天資止不許  
學古人一點一畫寫也李屏山雅善獎拔後進每  
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於人然頗輕許可故  
趙閑嘗云被之純壞却後進只獎譽教為狂後  
雷希顏亦頗接引士流趙云雷希顏文如此然屏

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嚮之至于趙所成立者甚  
少惟主貢舉時得李欽叔獻能後嘗以文章薦麻  
知幾九疇入仕至今士論止歸屏山也  
李屏山教後學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當別轉一  
路勿隨人脚跟故多喜竒恠然其文亦不出莊左  
柳蘇詩不出盧仝李賀晚甚愛楊萬里詩曰活潑  
刺底人難及也趙閑教後進為詩文則曰文章  
不可執一體有時竒古有時平淡何拘李嘗與余  
論趙文曰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

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趙亦語余曰之純文字止一體詩只一向去也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嘗序其開集云公詩往<sup>有</sup>李太白之樂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當與之純天英作真文字亦陰譏云

趙開之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文字最硬何傷王翰林從之則曰文字無軟者惟其是也余嘗以質<sup>諸</sup>之先人先人以趙論為是

興定元光間余在南京從趙開李屏山王從之雷希顏諸公游多論為文作詩趙於詩最細貴舍蓄工夫於文頗麤止論氣象大槩李於文甚細說圍鍵實主抑揚於詩頗麤止論詞氣才巧故余於趙則取其作詩法於李則取其為文法若王則貴議論文字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助辭為首與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險句惟語無意味亦不喜司馬遷史記云失支墮節多韓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末

曰人其人火其書天下字椰子厚肥皮厚肉柔筋  
脆骨之類此何等語千古以來惟推東坡為第一  
又多發古名篇中疵病淵明歸去來詞前想像後  
直述不相侔伯倫酒德頌有大人先生是寓言後  
聞吾風聲吾當作其退之盤谷序前去友人後云  
昌黎韓愈似不相識永叔蘓子美墓誌多為人所  
傳既用爭字當日人爭傳之不然曰為人所傳不  
須爭字子瞻超然臺記物有以蔽之矣作字如此  
類甚多不可勝紀雷則論文尚簡古全法退之詩

亦喜韓蕪好黃魯直新巧每作詩文好與朋友相  
商訂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難也

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顏  
為應奉兼編脩同脩宣宗實錄二公由史體不同  
多紛爭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  
王則云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真若題作史  
則又異也雷則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  
觀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  
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嘗

曰希顏作文好用惡硬字何以為奇雷亦曰從之  
持論甚高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絕之也  
雷翰林希顏為人作碑誌雖稱其德善其疵短亦  
互見之嘗曰文章止是褒與貶初作屏山墓誌數  
處有微言劉光甫讀之不能平與宋飛卿交勸令  
削去及刻石猶存浮湛於酒其性歡怠有不屑為  
之言余謂碑誌本以章其人之善雖不可溢美有  
媿辭然當實錄其善事使傳信後世若疵短則不  
當書也况非作史傳何必貶焉且其子孫覽之豈

得自安也

趙開作南城訪道圖諸公皆有詩嘗有一齊希  
謙者題云億劫夢中誇識解一生紙上作風波到  
今不肯抽頭去畢竟南城有甚麼人頗傳之

趙開以文學名一世於吏事非所長興定初木  
虎高琪為相惡士大夫有罪輒以軍儲論加箠杖  
在位者往被其若俄命趙公攝南京轉運使未  
幾果坐誤糧草事當杖既奏宣宗曰學士豈當箠  
邪高琪曰不然無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憤焉其

張枝桂林字

後高瑛誅詔適當公當首曰君臣分嚴無將之罪  
莫大夫婦義重不睦之刑何迥曾是一身兼此二  
惡人謂趙公之佐雪矣  
正大初趙開之長翰林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  
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尚斲秋光  
隔河明月影交荒叢號蟋蟀病葉掛蠟蚋欲訪陶  
彭澤柴門何處敲諸公稱其破的也又分詠古瓶  
臘梅趙云茗華吐碧龍文遊燭淚痕陳鴈字橫後  
云嬌黃喚起昭陽夢漢苑淒涼草棘生句甚工潘

有云命薄從教官獨冷眼明猶喜物双清語亦老  
也後分憶橙射虎題甚多最後詠道學雷云青天  
白日理分明亦為題所窘也開之同館閣諸公九  
日登極目亭俱有詩題云魏國河山殘照在梁王  
樓殿野花開鷗從白水明邊泛鴈向青天盡處迴  
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三館盡英才雷希顏云千  
古雄豪幾人在百年懷抱此時開李欽止云連朝  
倥傯簿書推辜負黃花酒一杯凡作詩和韻為難  
古人贈答皆以不拘韻字迫宋蘇黃凡唱和須用

推作堆

元韻往還數迴以出奇余先子頗留意故每與人  
唱和韻益狹語益工人多稱之嘗與雷希顏元裕  
之論詩元云和韻非古要為勉強先子云如能以  
彼韻就我意何如亦一奇也嘗在試院與屏山諸  
公唱和李唐卿海藏齋詩舟字韻往還十餘首先作呂是  
子有云綉折坼舊圖翻短褐朱書小字記歸舟屏山  
大稱其工用事也後居淮陽與劉少宣唱和村字  
韻亦往還數十首最後論詩有云楊劉變體號西  
崑竊笑登壇子美材大抵俗儒無正眼惟應後世有

公言先生杜曲今千古大派出江西本一源此道陵

逢嗟久矣不才安敢擅專門又樂府虛傳山林採雲作林是

詩名浪得柳連村九原太白有生氣千古少陵無  
間言登泰山巔小天下到崑崙口知河源如君少  
進可入室顧我今表不及門少宣以為全不覺用  
他人韻也

聯句亦詩中難事蓋座中立書不暇深思也南京  
龍德宮趙閱之李屏山王正之聯句王云棘猴未  
窮巧穴蟻已失王人多稱之余先子亦留意主長

薄

葛薄時與屏山張仲傑會飲坐中有定磁酒甌因  
為聯句先子首唱曰定州花磁甌顏色天下白諸  
公稱之屏山則曰輕浮疑玻璃頑鈍如琥珀張則  
曰器質至堅脆膚理還悅澤後居淮陽冀京父未  
過雪夜聯句先子有云簾疎見飛翼。愔靜聞落屑。  
又李欽叔來過李子選在座會合聯句先子有首  
唱曰五立兩謫仙昂峙三敵國又云三強出奇兵  
入戰乃八克一老怯大敵三戰即三北後。昭大梁  
歸陳與初聯句先子首云紅拋汴梁塵綠吸淮陽

張太城

作塵是

酒後令葉驟中秋夜與坊訪州仲純王飛伯輩聯  
句俱載蓬門集中

癸酉冬日於坊間獲一婦潛志八卷本為  
郡先輩張青呈手鈔旌為吳大春所得  
因手校以復為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八計十四葉  
張在兩後校



全百仲冬廿有四日於經至我齋書坊見有張青芝手  
錄劉祁歸潛志八卷本取歸與舊藏本對似較勝  
惜無後六卷因憶是坊架上向有抄本歸潛志  
全者在越日復往取之先校此六卷實優于向所  
藏者遂竭一日半夜力校畢以當留此全本矣  
適春生美大素訪余云是書甚奇所抄渠欲轉購  
之明日當取張本校前以表也

十一月廿七日燒燭校畢時二更餘矣後記



歸潛志卷第九

余先子翰林令葉時同坊州仲純賦昆陽懷古詩

諸公多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洩水橫陳處討墮劉

郎小怯中天上雷風掃妖氣人間豺虎畏青龍千

秋一片昆溪月曾照堂蓋世雄却云戰骨至今

埋洩水暮雲何處是春陵李源長源云穎川南下鬱

城坡陀遐想當年戰壘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誰為監

子試干戈元禧之云英威未覺消沉盡試向春陵

望鬱葱玉飛伯云落日一川英氣在西風萬葉戰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聲來後云誰倚城樓吊興廢一聲長笛暮雲關開史  
學優李欽叔白文舉皆有詩余亦作古詩也  
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題者如山谷云清  
鑿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贈誰  
又云又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亦無全  
篇余先子嘗有句云推愁不去若移石呼酒不味  
來望霓又半生竊祿魚貪餌四海无家鳥擇栖又  
未解作詩如見畫常憂讀賦錯呼霓  
夢中作詩或得句多清邁出塵余先祖龍山君嘗

地存也旁或池  
夢得句云山路蘄有壁松風清無塵先子夢中詩  
云落月侵天地余幼年夢中亦作詩云玄猿哭處

江天暮白雁來時澤國秋如鬼語也

先翰林罷御史閑居淮陽種五竹堂後自娛作詩

云撥土移根卜日辰森有便有氣凌雲真成闕有

二子天勝樊川十萬軍影浸銀蟾窓上見聲敲

寒雨枕邊聞林間故事傳西晉不數山王咏五君

以寄趙閑會閑堂後種竹甚多一日礼部詔

余曰昨夕欲和文竹韻牽于韻自作一篇答其

意可也。日出其詩云：君家種竹五七箇，我亦近栽三四竿。兩地平分風月破，大家留待雪霜看。土膏生意葉猶卷，客枕夢魂聲已寒。見此又思君子面，何時相對倚闌干。先子復和其韻云：我家陳郡子，梁園不約同栽竹。數竿清入夢魂千里共，笑開詩眼幾回看。幽姿淡不追時好，苦節相期保歲寒。八座文昌天咫尺，得如閣客倚闌干。又李漣公渡目游圍城會雲中一僧曰：德超談及鄉里名家劉雷事，公渡留詩云：邂逅雲中老阿師，思人許我話劉

園作園疑誤

雷畧談近日諸孫事，頗覺哀懷。一笑開衆道，髯叅帥宜謂希人憐短簿去，霜臺謂先園城香火西庵地。嘗記秋高雨後來，先子過園見之，和其韻云：上林春晚數歸期，輾轉車聲疾轉雷。翠帷帳護田桑葉密，綠雲夾路麥花開。偶因假館留蕭寺，試問游方指厄臺。陳郡白首衲僧同里閑，亦知吾祖有雲來。余以示閑，閑亦和其韻寄先子云：屏山歿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千里老懷何日寫，一生笑口幾時開心知契。閑留陳土時復登臨上吹次臺目極

天低雁回處西風忽送好詩來先子復和云兩地  
相望雲相泥敢期膠漆嗣陳雷遙憐曉鏡霜髮滿  
但對故人青眼開且趁梅芳醉梁苑莫因雁過問  
燕臺上林花柳驚春晚送教西風卷土來  
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皆集余家時  
春早有雨諸公喜而共賦詩以好雨知時節當春  
乃發生為韻趙閑得發字其詩云君家南山有衣  
鉢叢桂馨香老蟾窟從來青紫半門生今日兒孫  
滿床笏邇來雲鄉復秀出論事觀書眼如月豈惟

傳家秉賜虎亦復生勳處勳勃往時曾秉御史驄

未害霜蹄聊一蹶雙覓古邑試牛刀百里政聲傳

馬卒今年視草直金鑾雲章妙手看撥揮發老夫當

避一頭地有慚老驥追霜鵬座中三館盡英豪健

筆縱橫建安骨已知良會得四并更許深盃傳百

罰我辭不飲願助勇政要青燈照華髮但令風雨

破天慳未厭歸途洗靴襪先君得好字因用解嘲

其詩云春寒桑未稠歲早麥將稿此時得一雨矣麥

翅萬金寶無賓適在席喜氣溢襟抱酒行不計觴

花底玉山倒從來慳混嘲蓋為俗子道北海得開  
尊天氣豈常好况當生發辰露<sub>足</sub>卒恨不早東風又  
吹簷滴乾主人酒不慳天自慳是日諸公極驩皆  
露<sub>足</sub>乏醉而歸後月餘先君以疾不起趙以天慳為  
詩識云

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由其不相下頗  
不相<sub>成</sub>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有憤繫<sub>擊</sub>經元好滑  
稽李輒以詩譏罵元亦無如<sub>之</sub>何元嘗權國史院編  
修官時末帝召故駙馬都尉僕散阿海女子入宮

俄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詩  
李見之代作金谷佳人<sub>人</sub>答一篇以拒焉一時士人傳  
以為笑談元詩云娃兒十八嬌可憐亭：裊：春  
風前天上仙人玉為骨人間盡工畫不出小：油  
壁車軋：出東華綉帶盤綾結雲裾踏雁沙嬌雲  
一片不成雨被風吹去落誰家豈無<sub>年</sub>少年思澤侯  
錦鞬貂帽亦風流不然典取鸚鵡裘四壁相如堪  
白頭金谷樓臺杳無主燕子不飛花着雨只知環  
珮作離聲誰解琵琶得私語有情蜂雄蛺蝶雌無

太作本

情雞鷓鴣欺翡翠兒勸君滿飲金曲卮明日無花空折  
 枝李詩云石家園林洛水濱粉垣碧瓦迷天津樓  
 臺參差映金谷歌舞日：嬌青春是時天下甲兵  
 息江南已傳歸命臣永年以來太康治四海一  
 無窮人洛陽城中厭酖醲司隸夜過不敢嗔玉門  
 戚里爭豪侈車馬如水爭紅塵燒金斫王延上客  
 季倫豈輸趙王倫兩家炎：貴相軋筮：妓成  
 列珊瑚紅樹鞭擊碎步幃青絲馬踏裂因緣睚眦  
 貴人怒詔下黃門促收捕郵夫防吏急喧駟河南

空格詩

松作擊  
流作院

牒繫御史府鍾鳴漏盡行不休生在華屋歸山丘  
 綠珠香魂浣塵土侍兒忍居樓上頭君王聰明慈宥賓  
 率土妾妄身竄名藉民伍平生作得健兒婦狗走鷄  
 飛豈敢惡元和其詩先子稱工  
 麻徵君知幾在南州見時事擾：其催科昔賦如  
 毛百姓不安嘗題雨中行人扇面詩云幸自山東  
 無賦役何須雨裏太倉黃尋思此箇人間世盡出  
 人來也着忙維一時戲語也有味知幾若見今日  
 事又作何語耶又戲題太公釣魚圖云向使文王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獵賢一<sup>筆</sup>生潦倒渭河邊當時若早隨時世直喫羊  
羔八十年亦中時病也又有道人云太公壽命八  
十餘文王一見便回車而今若<sup>有</sup>蟠溪客也被宮中  
要納魚維俚語可以想見時也<sup>世</sup>  
王翰林從之嘗論黃魯直詩穿鑿<sup>太</sup>好異云能令  
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若道漢家二百年  
自嚴陵釣竿上來且道得然関風甚事又云猩  
毛筆平生幾<sup>兩</sup>履身後五車書此兩事何如合得  
且一猩毛筆安能寫五車邪余嘗以語雷<sup>文</sup>希

朱熹

顏曰不然猩<sup>之</sup>毛如何只作<sup>筆</sup>一管筆後以語先  
子余先子大笑曰<sup>云</sup>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  
厚學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承旨行簡知貢舉惟  
以格律痛繩之洗垢求<sup>瘡</sup>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  
模題畫影至不成語<sup>言</sup>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論文風  
浸衰故士林相傳但<sup>君</sup>題小賦必曰國欲畜治君當  
灼知隔句貼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  
子必指曰又一可傳<sup>得</sup>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云蛇不難  
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畜治君當斬  
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既云至雁當灼知此  
可以斬渠也

許州有蘇嗣之者云東坡後裔蓋子由久居潁州  
有族不南渡者也其人頗蠢駘富于財以貲入官  
交結權要短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為笑以其肥  
碩也呼為蘇胖余嘗與雷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  
夜僵水牛之說乎余對不知也雷曰昔東坡生一

呼其為蘇

夕眉山草木盡死今蘇胖生一夕鄭村水牛盡死  
也此可大笑  
趙翰林周臣為學士楊之美為禮部尚書二公相  
得甚懽蓋楊雖視趙進稍後且齒少趙以學問政  
事過人雅重之而楊視趙亦謹正大初朝廷以夏  
國為北兵所廢將立新主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  
朝名士遂命入使冊之既行館閣諸公以為趙公  
此行必厚獲蓋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議罷其事  
併驛卒遣回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召至授以

一卷書封印甚謹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卒既  
至趙所授以省符次白有禮部書趙趙款訝不知為  
何事啓之乃楊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  
林才金節煌煌使夏臺馬上逢人唾珠玉筆頭他  
處洒瓊瑰三封書貸揚命半夜碑轟荐福雷自古  
書生多薄命滿頭風雪却迴來趙公撫掌大笑後  
朝野喧傳以為笑談  
張特立文舉東明人少擢第有能聲調萊州節度  
判官不赴居祀之祀圍城躬耕田野以經學自樂正

大初侯左丞勢執荐請諸朝為洛陽令稱治召拜監察  
御史奉法無所私因坊省椽高積輩受請託飲娼

家坐不實得罪蓋初坊時嘗以草示應奉王鷄伯  
翼共議之乃王乃其門生也事既行高禎輩訟之當

時同席并有省椽王賓德鄉張以其進士也故不  
効于是朝省疑其私併治文舉德鄉文舉在遷到

州軍事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文舉之  
去賓因作詩有云王鷄既曾經手改高禎自是著心

攀就中嚴苦張文舉收拾閑雲返故山時人博傳以

為笑

高丞相岩夫自南渡執政在中書十餘年無正言直諫聞于外清論鄙之公性勤慎密以此為人主見知每朝入待漏必先百官至有人云丞相方秉燭至院中忽一朝士朝服立于前公不識之問曰卿為誰其人曰我歐陽修也爾為誰公曰吾丞相也卿豈不識邪其人曰修不識丞相丞相亦不識修朝野相傳以為笑又為三司使時主行鈔法及出支軍糧頗靳惜且折<sup>支</sup>他物軍民號不知及薨

人云丞相死既焚其聲猶不支也嗟乎士大夫得志可不慎一有失衆心其譏誚如此可畏也矣

王翰林從之貌嚴重若不可親然喜于狎笑酒間

風味不淺之貌崔翰林伯善性尚儉<sup>尚</sup>家居止蔬食

為常故院中為之語曰崔伯善有肉不餐王從之

無花不飲誰慣了你来又云崔伯善有肉不餐要

餐也沒王從之無花不飲不飲即休

李屏山在燕都時與雷希顏張伯玉諸公宴遊李

嗜酒雷善飲啗<sup>啗</sup>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

如鷹伯玉好色如僧遂相大笑

李長源雖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欽叔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也或者傳為本謂王飛伯正大中長源過余淮陽因談及飛伯余舉欽叔言長源大笑曰此正謂我也

李屏山視趙閑為夫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士也然趙以其才交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以老叔然于文字間未嘗假借或因醉嫚

罵維愠亦無如之何其性刺寧趙嘗以詩送或有

云百錢一疋絹留作寒儒視祝譏其多為人寫字也

又云婢醜如鬼老脚不作溫譏其侍妾也又送王從之南歸有云今日始服君似君良獨難惜花不惜金愛睡不愛官亦一時戲之也

趙閑：本好書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為苦嘗于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為人書扇面失體請諸人知既致仕于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無客未嘗不抄書相識輩強請亦

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  
希顏得其書甚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頗憚雷且  
雷善求書其書時或邀公食後復出古人墨跡使觀之復  
出佳硯精紙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  
興引紙落筆俄頃數幅雷旁觀輒稱嘆凡一點一  
畫此必曰此顏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書  
不倦又雷與屏山皆不工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顏  
堂：如此而為易如此字一日在禮部適公為王從  
之書末云某月日為從之天下士書髯雷公在一側

笑其不上也工闔座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數  
幅甚珍之以示趙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  
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  
揚此一雷希顏而輒售之其鑿裁如此然其書不  
減李平山此一後數日公婿張履求書余亦在座  
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雨中為張倩書雷希顏欲  
以恕先篆相以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乃  
止因相與大笑又王武叔出館補外未赴甚貧會  
五月麥熟將出京求濟于交友輩將素純扇數十

詣公求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既出公門大  
叫呼公公聞而遽召為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  
詩一聯有曰黃花入麥稀者有曰麥大天晨氣潤者  
有曰麥隴風來餅餌香者蓋嘲王求麥也然王竟  
以其書多所獲又一日公在禮部白樞判文舉諸  
人邀公飲丹陽觀公將往先謂諸人曰吾今往但  
不寫字耳如求字是者吾兒文舉曰先生年德俱高  
某等真見行也公笑又為書之  
李屏山平日喜佛學者曰中國之書不及也又曰

西方之書又曰學至于佛則無所學釋迦贊云竊  
吾糟粕貸吾糠粃粉釋丘軻刻畫老莊嘗論以為  
宋宗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  
然竊吾佛書者也因此大為諸儒所攻興定間再  
為翰林時趙開甫為翰林長余先子為御史李欽  
止欽叔劉光再俱在朝每相見輒談佛異同相與  
析難久之屏山因以禪語講中庸那著無多事只  
怕諸儒識神先子和之亦書其後談玄政自伯陽  
孫佞佛真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扳不去可憐饒舌

費精神蓋屏山嘗言吾祖老子豈敢不學老莊吾  
生前一僧豈敢不學佛故先子及之屏山覽之大  
笑且曰板字如何不來先子曰公羊諸大夫板隱  
而立之是也又屏山解道生一云一二三四五蝦  
蟆打杖鼓大抵皆如此葛藤語及其屬疾蓋酒後  
傷寒至六七日發黃遍身如金迄卒色不變醫所  
謂酒疸者交游因戲之曰屏山平日喜佛今日化  
為丈六金身矣而張介夫祭文真云公不必乘雲  
氣騎日月為汗漫之游不然則西方之金仙矣趙

學士書

閑二本喜學佛然方之屏山顧畏士論又欲得扶  
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一家者  
皆削去塗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魁之以擬退  
之原道性唯揚禮部之美為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  
為二家所原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趙閑  
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刻之故二  
集皆行于世余嘗與王從之言公既欲為純儒又  
不捨二教使後人何以處之王丈曰此老所謂藏  
頭露尾耳又深戒殺生中年斷葷腥嘗謂余曰凡

人欲甘已之口舌而害生物彼性命與人何異也  
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斷葷腥臨終閉目逝少頃復  
開目曰我見數人擔肉數擔過去蓋吾命所得食  
肉而不食者也或者戲曰死則已矣不亦枉了此  
肉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嘗曰吾生前是一僧又  
曰吾前生是趙抃閱道蓋閱道亦奉佛也余先子  
自初登第識公喜其政事既南渡喜其有直名  
後由公荐入翰林相得甚懽嘗謂同僚曰吾將老  
而得此公入館當代吾又曰某官業當為本朝第

前集卷二

一未幾先子歿公哭甚哀又為文以祭為詩以挽  
又取諸朝士所作挽詞親書為一軸寄余請表  
諸墓至于新修業縣學詩及先子惠政碑皆公筆  
也余興定未因試南京初識公已而先子罷御史  
歸淮陽獨留日從公遊論詩講道為益甚多然公  
以吾家父子不學佛議小且不可且屢誘余亦  
不能從也嘗謂余曰學佛老與不學佛老不害其  
為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其為小人賀知章好道  
不害為君子元徽之好道教不害為小人亦不可



專以學二家者為非也余因悟公以<sup>吾</sup>父子不學  
二家恐其相疵病故有是論已而余歸淮陽公又  
與余書曰慎不可輕毀佛老二教墮大地獄則無  
及矣聞此必大笑但足下未<sup>知</sup>大聖人之作乎耳余答  
書余若二教豈可輕毀之自非當韓歐之世豈可  
橫取謗議哉自非韓歐之智豈可<sup>漫浪</sup>為哉君子  
者但知反身則以誠處事則以義所謂地獄則不  
知也然公終于余有所恨石抹嵩企隆亦從公遊  
學佛公甚愛之嘗于慧林院謂長老公親教企隆

石抹嵩十三葉

持將香炉三掉脚九禮作因與梁戶部斗南曰此老不  
亦壞了人家子弟邪林傳以為笑公既致仕苦  
人求書大書榜于門有一僧將求<sup>公</sup>作化疏以釘  
其手于公門公聞遽出禮之為作疏且為書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年... 門公... 歸潛志卷第十

歸潛志卷第十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後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

雷公希顏本其門下士後見其鋒銜氣勢恐其害

已甚憚之常為檄以疏其過惡已而焚之李公欽

止劉公光甫皆推挹屏山以為李有鈞鉤鉅劉談論

風鋒出皆憚之嘗謂余曰若欽止之目希顏之髯光

甫之牙皆可畏余每與先子言以為笑正大間雷

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伯翼以新進狀元亦

入院為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館中有云時凡

提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提行

歸潛志卷第十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後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  
雷公希顏本其門下士後見其鋒銳氣勢恐其害  
已甚憚之常為檄以疏其過惡已而焚之李公欽  
止劉公光甫皆推挹屏山以為李有鈞鉤鉅劉談論  
風出皆憚之嘗謂余曰若欽止之目希顏之髯光  
甫之牙皆可畏余每與先子言以為笑正大間雷  
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伯翼以新進狀元亦  
入院為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館中有云凡

在院諸公有侯門戚里者有秦樓謝館者有田夫  
野老者侯門戚里者謂雷交權要也秦樓謝館者  
謂李狎歌酒也田夫野老者謂王為其鄉人通請  
託也

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弊蓋有司惟守格法無  
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萎弱陳腐苟合度程而已  
其逸才宏氣喜為奇異語者徃：遭絀落文風益  
衰及宣宗南渡貞祐詔免府試而趙閑：為省  
試有司得李欽賦井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踈然

詞雕蒸壯嚴絕俗因擢為第一人麻知幾為策論魁

于是舉子輩譁然想于臺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

作麗

文格又作詩譏之俄許道貞奏其事將復考久

之方息為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衆始默服正

大中欽叔復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愛之亦擢

為第一于是舉子輩復大噪課蓋史之賦比李尤踈

以學問氣詞一見其為大手筆又賦中多用禽獸對  
屬衆言何考官取此賦為魁蓋其中口味多也又  
曰可踈學優為禽家俄學優對廷策中之謬者亦

息嗟乎士皆安卑習陋久矣一旦見其有軒昂峭  
異者其怪駭宜哉夫科舉本以取天下英才格律  
其大約也或者捨彼取此使士有遺逸之嗟而趙  
李二公不徇衆獨所取得人彼議者紛：何足較  
也

金朝錢弊舊止用銅錢正隆大定泰和間始鑄新  
錢餘皆宋舊錢及高岩夫為三司副使倡行鈔法  
初甚貴重過于錢以其便于持行也爾後兵興官  
出甚衆民間始輕之法益衰南渡之初至有交鈔

一十貫不抵錢十文用者富商大賈多因鈔法困  
窮俗謂坐化官知其然為更造號曰寶券新初出  
人亦貴之已而復如鈔官又為更造號曰通貨又  
改曰通寶又改曰通貨曰寶泉珍寶珍會最後以  
綾織印造號珍貨抵銀一起一衰迄國亡而錢不  
復出矣予在淮陽時嘗聞宋人喜收舊錢商賈往  
往以舟載下江淮貿易于是錢多入宋矣嗟夫錢  
為至寶自古流行今日棄置為瓦礫等而以諸帛  
相誑欺無輕乎天下之遠

空二格

興定末余在南京會屏山至鈞臺日游每從之多  
問以金朝舊事屏山備為余談之其談田穀侍郎  
黨事云宗雲熙字時韓丞相企先輔政好獎進人材田  
穀革事風采誠一時人士魁名士皆顯達焉凡宴談  
會集間諸為口口以分別流升沉人物為事時蔡丞相  
松年曹尚書望之許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  
穀輩不許曰松年失節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  
不用三人者大恨之時太師遼王以皇叔當國三  
人者游其門甚言穀等專進退人材用利將不利朝

不空

沾衣上無汗字

廷遼王信之將有以發怒會韓丞相病卒遼王候  
焉適穀在內聞之趨避門後丞相屬王以後事  
曰田穀可代吾遼王忿然曰是子當誅相公昏矣  
因起而出穀聞之汗沾衣已而丞相薨穀等失勢  
三人者促遼王起黨事奏聞熙宗曰黨人何為遼  
王曰黨人相結欲反耳上曰若爾當誅之于是收  
穀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  
赴訊使不相識榜掠萬狀穀具贍皆死獄中而松  
年望之霖皆進用矣其後松年在相位晨赴朝上

馬見穀召辦<sup>辦</sup>左右但聞松年云某當便行望之在  
吏部聽事亦見穀召辦<sup>辦</sup>二人由此薨而霖病創頸  
斷卒天地之報施亦顯哉大抵類田蚡灌夫是也  
當穀用事時士之市進者無不附之獨吾高祖南  
山翁不預及其構禍天下多士不免獨吾祖得全  
世以擬郭林宗張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當時以  
聲勢為能史巧相附會者未嘗推挽公亦不此  
得意其後皆坐朋黨淪胥以敗獨公不與識者莫  
不多之此蓋實錄也

骨疑昏

案後作侍御

屏山又談趙閑：初上言諸公坐詩譏諷得罪事  
云童宗誠好文獎用士大夫晚年為人讒間頗厭  
怒如劉左司之昂宗御史端修先以大中事坐謗  
議朝政謫外官其後路侍御鐸周戶部昂王修  
撰廷筠後以趙閑：事謫絀每日措大輩止好議  
論人故太和三年御試上自出題曰日合天統以  
困諸進士止取二十七人皆漸積之所致也初趙  
秉文由外官為王廷筠所荐入翰林既受職遽上  
言云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當今君子小人為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真小  
人今參政徐晉持國也上復使詰問汝何以知此二  
人為君子小人秉文惶迫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  
來聞朝廷士大夫議論如此時上厭守真直言由  
宰相出留守東京嚮向持國諛諛聚為政聞之大怒  
因窮治其事收王廷筠等俱下吏且搜素所作譏諷  
文字自復無所得獨省掾周昂送路驛外補詩云龍  
移鱗鱗舞日落鴉鳴鳴未須發三歎且可付一咲  
頗涉譏諷奏上怒曰此正謂世宗升遐而朕嗣位

也臣大罪皆俱罪在不可測參知政事孫公鐸從容  
言于上言曰古之人臣有擬為龍為日者如孔明卧  
龍荀氏八龍趙衰冬日趙盾夏日宜為無也於是怒  
稍解翼習意有旨廷筠坐舉秉文昂坐譏諷各杖七  
十左貶外官秉文狂愚為人所教止上一本等外補  
初秉文與王昂不相識已被而昂被杖卧秉文謝焉大  
為昂毋所詬秉文但曰此前生冤業也故人為之  
語曰有不攀板欄檻只舉人之句其後趙公以文章  
翰墨著名末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不能掩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安中<sup>出</sup>刺寧夏屏山以詩送<sup>文之</sup>有云明昌黨事起  
實夫子為根黃華文章伯<sup>抱恨</sup>根入九原槃<sup>周大夫</sup>  
不得早調元<sup>棟建</sup>及見黜公獨擁朱轡蓋<sup>許其舊</sup>  
事也余嘗聞故老論金朝女直宰相中最賢者曰  
完顏貞相章宗屢正言有重望自<sup>自</sup>冷岩接援  
士流<sup>時</sup>名士如路侍御鐸周戶部德卿諸公皆<sup>倚</sup>以為  
重後竟以直罷相出留守東京德鄉嘗賦冷山行  
頌其德

晉叅政持國由經童入仕得幸于章宗擢為執政

一時權勢赫然而張仲淹諸人游其門附以進用  
時躡晉門十哲泰和南征宋人傳檄有云經童作  
相監女為妃皆指以罪章宗監女老元妃李氏其  
家因<sup>事</sup>罪<sup>沒</sup>入官為奴婢屬監戶李氏少給事太  
后章宗見而悅之<sup>其</sup>即位大被寵嬖專房拜為元妃  
勢敵正后其兄喜見少嘗為盜<sup>竄</sup>緣至宣徽使弟  
帖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權勢熏天士大夫好進者  
往趨附南京李按察司炳中山李翰林著皆與  
妃家結為親獨李懷州晏辭不肯後章宗崩無子

元妃等與宰相撤速定策立徽王衛世宗子章宗  
叔也王既立撤速欲專其功媒孽李氏罪惡以為  
嘗為厭勝事衛王下詰賜元妃死且廢為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師兒其母王  
坐誅兄喜兄弟帖哥皆竄北邊李氏一族灰滅矣  
當其盛時不減唐開元楊貴妃家然止于奢縱不  
能蠹政害民也世宗李氏姿色不甚麗性慧穎能  
迎合人主意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書後見上好  
文遂能作字知文姜婦人女子變化有此哉  
張仲淹復亨少為進士同郭黼周詢盧元中宏詞

意盡六葉

科為文有體且長于吏事大為章宗所知登第不  
十年位三品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卒時年方四十餘  
不然拜大拜矣大參然以其由晉氏得貴清論鄙之士大  
夫趨向不可不慎也

紇石烈執忠字小子胡沙虎世宗時為護衛得幸于  
章宗為人克悍驚橫為舉朝所惡且落官不法臺  
諫屢有言上常右古之每曰汝輩無他事何止言胡  
沙虎也斯人止是跋扈耳孟參政鑄時為御史丞  
對曰聖世豈容有跋扈之臣上無以應然屢斥屢

召用恩罷不哀衛王即位北兵方兵起命執忠為師大  
敗于古北口北兵由此犯燕都衛王疏其罪除名為  
民未幾復起為四門都提控仍令叅議省事執忠  
既得兵柄遂有廢立心時附馬都尉南平衛王心  
腹也方用事判大興府執忠一旦勒兵言南平謀  
反殺之于街即詣宮斬關以入車載衛王還第自  
誦監國元帥坐都堂百官無敢言者時完顏元奴  
以叅政將兵數萬備北邊執忠其懼見討使其家人  
好召之元奴遲疑以久竟赴闕執忠執而誅之遂縊衛生王

赴盡七葉

死時豐王判彰德府即迎入立是為宣宗士論謂元  
奴不入都執忠必不敢殺逆政如皇甫嵩之就董  
卓徵也庸人無斷至謾國家如此宣宗以執忠為  
大帥太師執忠令澤王進退百官自恣有震主之威宣  
宗拱手而已木虎高琪者時為西南路招討使將  
兵執忠命出都與北兵戰高琪敗歸見執忠執忠  
將誅之已而釋之復命提兵以出又敗高琪俱誅  
號令軍士將順衆心誅執忠衆皆諾夕入執忠第  
被甲胃露刃以前執忠方濯足見大駭走入卧内高

琪軍士追殺之持其首赴宮門請罪宣宗大懼遽傳詔赦之明日拜平章政事高琪既為相復跋扈擅權南渡政事自已出宣宗甚憚之然其為人頗廉月俸計家所費外悉納于官性忌忍多害其敵已者殺平章政事抹然然盡忠殺東平帥移刺都其力也興定初坐殺其夫人為家人訟言宰執將奏之法將退避高琪忿然遽索馬歸宣宗即命親兵擒下獄以大不敬論殺之

衛五初即位改元大安歷四年改元崇慶歷二年

又改元至寧人謂三元大崇至矣俄有胡沙虎之

變

南京未破時一二年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來持持布衣貯囊枣將以散市人無窮所在見童從之又有

一僧手拾家中破瓦子復用磚石擊碎所在亦見童

聚焉人初不知何意後國亡方知散枣若使之早

散擊瓦者國家瓦解矣

宣宗興定六年夏彗星出西方長丈餘朝廷下詔改元：光據漢武帝故事以厭之其年十一月宣

宗崩已而宋帝亦崩矣天道竟誰應耶

趙翰林可獻之少時赴舉及御廡試王業艱難賦  
程文畢于席屋上戲書小詞趙可：吐裏文章可  
可三場捱了兩場過只有這番解火合眼跳黃河  
知他是過也不過試官道王業艱難好交你知我  
時海陵度人親御文明殿望見之使左右趨錄以  
來有旨諭考官此人中否當奏之或中選不然亦  
有異思矣後仕世宗朝為翰林修撰因夜覽太宗  
神碑反覆數四明日會世宗親享廟立碑下詔學士

院官讀之適有可在音吐鴻暢如宿習然世宗異  
之數日遷待制及冊章宗為皇太孫適可當筆有  
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典而世嫡皇孫所謂  
無以易者人皆稱之後章宗即位偶問向者冊文  
誰為之左右以可對即擢直學士嗟夫獻之三以  
文字遇知人主異哉獻之少輕俊文章健捷尤工  
樂章有玉峰閑情集行于世晚年奉使高麗故事  
上國使來館中有侍妓獻之作望海潮以贈為世  
所傳其詞云雲垂餘髮露拖庫袂人間自有飛瓊

吳盡九葉

作霞

三館俊游百御高選翻：老院才名銀漢會雙星不銜  
尚相看脉：尚隔盈：醉玉添春夢魂同夜惜鄉作但似  
鄉離觴草：同傾記靈犀舊曲曉枕餘醒醒海外九  
州郵亭一事此生未卜他生江上數峰青悵斷雨作別  
殘雲不見高城二月遼陽芳草千里路傍情歸而  
下世人以為此生未卜他生之識云先是蔡丞相  
伯堅亦嘗奉使高麗為館妓賦石州慢云雲海蓬  
萊風霧鬢髮不假梳掠仙衣卷盡霓裳方見宮腰  
纖弱心期得處世間言語非真海犀一點通寥廓

無物被情濃與無情相搏離索晚來一枕餘香酒  
病賴花醫却激灑金尊收新愁重酌半帆雲影載  
得無際關山夢魂應被楊花覺梅子雨絲：滿江  
干樓閣二詞至今人不能優劣余謂蕭閑之渾厚  
玉峰之峭拔皆可人然蔡之仙衣卷盡霓裳方見  
宮腰纖弱與趙之惜鄉：皆不免為人疵議之矣  
王副樞晦子明自布衣時慨慷以俠聞其友人出  
游文妻與一僧私既晦以告其友無之何晦教之  
復為遠出計治裝即岐而他寓夕造其家僧見之

趨終軒以逃晦伏軒外以鐵簡迎擊腦出而斃明  
日晦詣有司等陳告自陳其事有司羨而釋之其後守  
順州竟以節死

金都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傳雲中三老圖魏叅作朝

政子平弘州順金人梁叅政甫應州山陰人程叅

政暉蔚州人三公皆執政世宗時為名臣又蘇右

丞宗尹天城人吾高祖南山翁順經人雷西仲父

子渾源人李屏山弘州人高丞相汝礪應州人其

餘不可勝數余在南州時與交遊談及此余戲曰

### 提行

自古名出東西南三方今日到北方也周戶部德  
鄉嘗論時人之文曰正甫之文可敬從之：文可

愛之純之文可畏也正甫名珪真定人嘗為省都

事有能聲泰和南征軍書羽檄皆出其手為文條

暢有法余嘗至藥城縣署中有一遺愛碑正甫筆

也餘文不多見在南京時李屏山嘗云正甫文字

全散失不全傳以是知士大夫貴有良子弟也趙閑：

于前輩中文則推黨世傑懷英蔡正甫珪詩則

最稱趙文孺諷尹無忌妬嘗云王子端才固高然作泐

作泐

太為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使人皆稱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來陡覺無詩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免為物議也李屏山于前輩中止推王子端廷筠嘗曰東坡變而山谷山谷變而黃鞞人難及也或謂趙不假借子端蓋與王爭名而李推黃花蓋作華將以軋趙也屏山南渡後文字多雜禪語萬藤或太鄙俚不文迄今刻石鑄板者甚衆余先子嘗云之純晚年文字半為葛藤古來蘇黃諸公亦語禪其豈至如此可以為戒又多为浮屠作碑記傳讚往

往詆訾吾道徒諸僧翕然歸嚮因集以板之號屏山翰墨佛事傳至京師士大夫覽之多愠怒有欲上章劾之者先子嘗謂曰此書胡不斧其板也屏山曰是向諸僧所鑄何與我邪後屏山歿將板其全集開：為塗蓋剔其傷教數語然板竟不能起今為諸僧刻于木使傳後世惜哉趙屏山之沒雷希顏誌其墓開：表焉余先子致雷誌其墓趙開皆闕也



空二格  
案屏山提行

余高祖南山翁未第時嘗夢游山寺見佛衣紋隱  
隱如今金字然細觀之乃七言詩也覺而記其四句  
云喜逢漢代龍興日高謝商山豹隱秋蟾宮好養  
青桂：貴須占鰲頭高上游已而金朝初闢進士舉  
中魁甲繼以二子西岩龍泉同擢第又繼以孫洺  
州君又繼以孫中奉君朝列君曾孫翰林君奉政君  
凡四世八人也在南京時中奉君求書八桂堂于  
趙開開：曰君家豈止八桂而已邪為書叢桂四  
字云屏山之歿諸公祭文挽詩數十篇雷宋倡之

續盡十三葉

後空三行  
盡十三葉  
卷第十終

案此條二本  
無此文  
續案一本此  
條在卷五末  
張本同

張本亦難  
下空一格

已而余先子歿諸公祭文挽詩纔數十首後趙開  
開歿惟余及宋飛卿楊煥煥然作祭文挽詩也  
郭子通為太常博士宋國遣信使以申議為名將  
有所求也宰相下其事于禮官諸公環視未對子  
通對曰申者重也再也自大定甲申講和之後盟約既  
定無復再議之事且以小事大事若有所祈請亦難  
申之名宰相是之後宋使之來故曰祈請議議者服其識遠  
大定十七年三月朔萬春節諸  
國人使將見而大雨作大宗伯張公問子通曰禮  
當何如子通曰哀公問孔子曰諸侯朝于天子而

不得見者<sup>也</sup>有四雨沾衣<sup>服</sup>失容一也張公曰此非使

臣之事子通曰彼國主之事尚不得見况其臣乎

少頃有勅放朝士<sup>大夫</sup>夫<sup>大夫</sup>服其知體右見李政<sup>改</sup>美作

子通神道碑子通卒<sup>清</sup>青州防禦使錄大梁事

金正大八年卒卯冬十二月<sup>余</sup>居淮陽北兵由襄漢

東下時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焉既至京師

邊聲益<sup>益</sup>息急聞北兵<sup>阻荆江與平章政事完顏合打等謀從北兵</sup>渡將<sup>以勁騎</sup>入<sup>保</sup>江<sup>蜀</sup>北兵既渡皆殊

死戰合<sup>時朝廷</sup>打兵不能遏遂帥八都尉退<sup>蜀</sup>劍州北兵襲

之不進<sup>憂懼</sup>不知所為然天下勁兵皆為二師所作<sup>帥</sup>

崇脫分卷  
一行錄大梁  
事項格空  
二格提行為  
題一行

統倚以決存亡又命祭知政事<sup>徒</sup>單于九元典殿

前都點檢完顏重喜提兵扼潼關<sup>九</sup>元年正月下詔

求言于東華門接受<sup>陳</sup>言文字<sup>日</sup>令<sup>一</sup>侍<sup>侍</sup>從官居

門<sup>侍</sup>言<sup>者</sup>雖<sup>多</sup>未聞有施行者蓋凡得士<sup>度</sup>言章先

令諸朝貴如御史大夫裝滿阿扁帶戶部尚書完

顏奴申等披詳可然後進多為諸人草撥百無一

達者余時亦憤然上書且求見口陳會翰林修撰

李大節直于門余付之且與論時事李曰今朝廷

之力全在平章副樞看此一戰如何余無奈何矣

不得見者<sup>也</sup>有四雨沾衣<sup>服</sup>失容一也張公曰此非使

臣之事子通曰彼國主之事尚不得見况其臣乎

少頃有勅放朝士<sup>大夫</sup>夫<sup>大夫</sup>服其知體右見李政<sup>改</sup>美作

子通神道碑子通卒<sup>清</sup>青州防禦使錄大梁事

金正大八年卒卯冬十二月<sup>余</sup>居淮陽北兵由襄漢

東下時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焉既至京師

邊聲益<sup>益</sup>息急聞北兵<sup>阻荆江與平章政事完顏合打等謀從北兵</sup>渡將<sup>以勁騎</sup>入<sup>保</sup>江<sup>蜀</sup>北兵既渡皆殊

死戰合<sup>時朝廷</sup>打兵不能遏遂帥八都尉退<sup>蜀</sup>劍州北兵襲

之不進<sup>憂懼</sup>不知所為然天下勁兵皆為二師所作<sup>帥</sup>

崇脫分卷  
一行錄大梁  
事項格空  
二格提行為  
題一行

統倚以決存亡又命祭知政事<sup>徒</sup>單于九元典殿

前都點檢完顏重喜提兵扼潼關<sup>九</sup>元年正月下詔

求言于東華門接受<sup>陳</sup>言文字<sup>日</sup>令<sup>一</sup>侍<sup>侍</sup>從官居

門<sup>侍</sup>言<sup>者</sup>雖<sup>多</sup>未聞有施行者蓋凡得士<sup>度</sup>言章先

令諸朝貴如御史大夫裝滿阿扁帶戶部尚書完

顏奴申等披詳可然後進多為諸人草撥百無一

達者余時亦憤然上書且求見口陳會翰林修撰

李大節直于門余付之且與論時事李曰今朝廷

之力全在平章副樞看此一戰如何余無奈何矣

時正月十七日也翌日報聞十六日釣臺與北兵戰  
戰會天大雪沒膝我師皆凍不能支轉戰良久北  
兵後自孟津南渡與南來諸兵會我師遂大敗移  
刺蒲元被擒完顏合打竄于地穴中為所發見殺  
都尉苗英高英樊澤即將完顏陳和尚諸驕將皆  
死京師大震下詔罪己改元開興為守禦京城計  
四面置帥府置行部工部和速甲蒲速輩帥北  
而李新帥東面范正之帥南面完顏習阿不帥西  
面蒲察君平張俊民張師魯石抹世勳分領戶部

事時平章政事兼樞密事完顏白撒樞密院副使  
赤蓋合喜用事二人奸佞無遠畧士庶皆惡之末  
帝信用不能斥去識者知其誤國矣俄聞陷釣州  
又陷許州許帥卜倫死之二月陷陳州陳帥粘割  
奴申死之京畿諸邑所至殘毀末帝在宮中時聚  
后妃涕泣嘗自縊為宮人救免又將隆樓亦為左  
右救免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吏部侍郎劉仲周等  
詣北兵部請和不從三月北兵進南京上下震恐  
朝議封皇兄剌王守純子肅國公某為曹王命尚

書右丞李蹊等奉以為質子于軍前擢應奉翰林  
文字張本為翰林侍講學士從之北兵留曹王  
營中李蹊等回具言彼雖無受之侍北投京師將不  
免攻明日北兵樹砲攻城大臣皆分主方面時京  
城西南隅最急完顏白撒主之西南隅尤急赤蓋合  
喜主之東北隅稍緩丞相完顏塞比主之獨東南作不  
隅未嘗攻時人情洵懼皆以為旦夕不支末帝親  
出宮巡四面勞軍故士皆死戰騎出從數騎不張  
蓋繼路人觀余時在道左欲詣陳便宜忽見一士

捧章以進帝令左右受之諭曰入宮看讀當候之  
余謂此時當馬上覽奏行事今云入宮又虛文也  
遂趨去已而其事竟無聞北兵攻城益急砲飛如  
雨用人渾脫或半磨或半碓莫能當城中火砲犬蹄  
震天雷應之北兵過之火起亦數人死軍士又自  
城根暗門突出殺傷甚衆總領蒲察官奴高顯劉  
奕皆以力戰有功衆庶推之皆擢為帥使分守四  
面相接應時自朝士外城中人皆為兵踰防城丁  
壯下令有一男子家居處死太學諸生亦選為兵

諸生訴于官請另作一軍號太學丁壯已而朝議  
以書生輩羸羸不任役將發為砲夫諸生劉百熙  
楊煥等數十人伺上出詣馬前請自効上慰諭令  
分付四面戶部工作委差官由是免砲夫之苦平  
章白撒怒諸生之自見上也趨上赴部以緩期杖  
戶部主事田芝又分令諸生監餽軍士飯飲食視醫  
藥書砲夫姓名又令于城上放紙鳶書上語招誘  
脇從之人使自援以歸受官賞皆不免奔走疾知作拔  
間又夜舉燈毬為令使軍士自暗門出劫戰令諸

生執役燈滅者死諸生甚苦之俄以燈毬未具杖  
刑部郎中石株抹世勳以前戶部侍郎李煥煥代之白  
撤本無守禦才但以嚴刻立威譽夏四月八日始  
輟攻下詔改元天興傳聞北有朝命令勿擊衆謂攻  
三日不解城將隳已而城上望見北兵焚炮車衆  
皆以相賀俄聞北兵不退四面駐兵邏之由是知  
禍未艾也士庶徃三縱酒歌呼無久生心秋七  
月北兵遣唐慶等來使且曰欲和好成金主當自  
來好議之末帝託疾卧御榻上見慶等掉臂上殿

不為禮致來旨畢仍有不遜言近侍皆切齒既歸館  
餉勞是夕飛帟軍數輩憤慶等無禮且以為和好  
終不能成不若殺之快衆心夜中持兵入館大譟  
殺慶等館伴使與屯按出帟及晝二人亦死遲明  
宰執趨赴視之軍士露刃詣馬前請罪宰相遑遽  
慰勞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賞京師細民皆謹呼  
踊躍以為太平識者知其禍不可解矣八月但山  
公武仙提兵自鄧赴京上命副樞合喜出兵援之  
至密縣遇北兵合喜遽退走仙兵與北兵轉戰于

正州之西南會徒單元典亦提兵東來相遇戰久  
之由合喜女不相接皆敗仙引全餘兵南歸元典亦  
西走合喜還京師士庶罪其誤國上不得已廢為  
民時京師被圍數月倉廩空虛尚書右丞李璣坐  
糧不給下獄已而免死除名擢前戶部侍郎張師  
魯為戶部主糧儲事時民間皆言官將搜百姓糧  
人情洶甚以為憂冬十月果下令自親王宰相  
已下皆存三月糧計口留之人三斗餘入官隱匿  
者處死命御史大夫裴滿阿虎處帶總師知開封府

作師

徒單百家主之其餘朝廷侍從官分領其事凡主者所往劔戟從焉戶閱人請詰不少緩用鐵錐監之石杵震之恐藏城中士度不覺以待或搜獲隱匿者械于樹雖皇兄后妃家皆不免軍士突入妃主驚逃驅繫奴僕使之指陳所匿京師巨家著姓被罪者甚多總領蒲察定住尤酷甚杖殺無辜數人凶黠輩因之為奸利由是百姓離心識者知其必亡十二月朝議以食盡無策末帝親出東征丞相塞不平章白撒古丞完顏幹出工部尚書權叅知政作幹

事李蹊樞密院判官白華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左右司郎中完顏進德張袞總師徒單百家蒲察官奴高顯劉奕皆從上與太后皇后諸妃别大慟誓以不破敵不歸儀衛蕭然見者悲慘倉留參知政事完顏奴申樞密副使虎顏習你阿不權行尚書省兼樞密事以餘兵守南京上既出遇肇州師完顏作肇胡科虎提兵轉戰來赴援因從以東初上疑東面作科師李新跋扈有妄言先罷為兵部侍郎將出密諭二守臣羈繫之已而上出二人者以事召新詣省



新疑其見擒縱馬突城門欲出守門者止之新棄馬  
踰城二人<sup>者</sup>遽命將追及墮湟水中斬其首時末帝  
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顯<sup>望</sup>東征之捷俄聞北渡前  
鋒方交戰有功取蒲城進取衛州白撒等望見北  
兵遽勸上登舟船南渡從官多攀從不及死于兵  
而饒將從<sup>徒</sup>單百<sup>家</sup>嘉高顯劉奕輩初不知上去已而  
軍士皆散沒上以餘兵狼狽入歸德杜門京民大  
恐以為將不救矣二守臣素庸闇無謀但知閉門  
自守百姓食盡無以自生米升直銀二兩貧民往

往食人<sup>殍</sup>死者相望官日載數車出城一夕<sup>皆</sup>割  
食其肉淨盡播紳士女多行乞于街民間有食其  
子錦衣寶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不敢夕歸懼  
為饑者殺而食平日親族交舊以一飯相避于家  
又日殺馬牛乘騎自啗至于箱篋鞍韉諸皮物凡  
可食者皆烹<sup>煮</sup>而食之其貴家第宅與夫市中樓館  
木材皆撒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  
繁侈矣朝官士庶往來相結携妻子突出北歸衆  
謂不久當大潰二年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徒單

四喜等入南京取太后皇后諸妃嬪赴歸德既出  
城懼與北兵遇復倉皇歸宮于後四喜獨携其族  
以去末帝斬之時外圍不解上下如在陷穽中且  
將殍死議者以為上既去國推立皇兄荆王以城  
降庶可救一城生靈且望不絕完顏氏之祀是以  
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紀季鄙入于齊之義不得已  
者况北兵中有曹王也朝士皆知莫敢言二守臣  
但曰當以死守衆憤二人無他策思有豪傑出而  
為之救士民余夕見左侍郎中楊君仁白其事楊君  
居

云是事固善然孰敢者彼二執政亦知之而不敢  
言且不敢為也有一日忽聞執政召在京父老  
士庶計事詣都堂余同麻草潛衆中以听二執政  
立都堂簷外楊居仁諸首領官從焉省掾元好問  
宣執政所下令告諭且問父老便益完顏奴申拱  
立無語獨完顏習你阿勃反覆申論以國家至此  
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且繼以涕泣諸愚叟  
或陳說細微不至採余語麻草將出而白前事草  
言莫若以奏記密陳子歸草之吾當共上也余以

事退俟明日同草獻書其夕頗聞民間稱有一西  
南崔都尉藥招撫者將起事衆皆曰事急矣安得  
無人余既歸夜草書論其事遲明懷以詣省庭且  
邀草往自斷此事係完顏氏存滅且以救餘民雖  
死亦無愧矣是旦大陰晦俄雨作余姑避民間忽  
聞軍馬聲市人奔走相傳曰達剌入城矣余知事  
已不及遂急歸路聞非北兵蓋西南兵變已圍尚  
書省矣時崔立為西面都尉摧元帥同其黨韓鐸  
等舉兵藥安國者北方人素驍勇為先鋒以進橫

及入尚書省崔立繼之二執政見而大駭曰汝輩  
有事當好議安國先殺習你阿不次殺奴申又殺  
左司郎中納合德暉係右司郎中楊君仁聶天驥  
創甚省掾皆四走竄匿民家崔立既殺二人提尚  
書省號令衆庶曰吾為二執政閉門誤衆將餓死  
今殺之以救一城民且禁諸軍士取民一錢處死  
闔郡稱快以為有生路也食時忽陰雨開霽日光  
爛然立提兵入宮見太后具陳其事太后惶怖聽  
命拜立為左丞相都元帥壽國公立以太后令釋

連上

衛邸之囚召衛王故太子梁王某監國遂取衛族  
皆入宮即遣使持二執政首詣軍前納降款明日  
立坐都堂召在京父老僧道百姓諭言皆曰謝丞  
相得生立又自詣軍前投謁歸附命歸令在京士  
庶皆割髮為北朝民初立舉事止三百人殺二執  
政當時諸女直將帥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聽  
命無一人出而與抗者人謂李新若在決與立抗  
衡新死故立得志立變三日  
御史大夫裴滿阿帛帶提典點近侍局兼左右司郎中

吾古孫訥申係納中縊于臺中戶部尚書完顏仲平亦自

殺初立以副元帥藥安國首事難制忌之因其夜

取故監軍王守玉妻曰坐都堂以安國犯令叱左

右斬以徇於是朝士震悚無令不從梁王雖監國

在宮中虛名而已立以其弟某為平章政事張頌

為殿前都點檢韓鐸為副元帥知開封府左司都

事不李魯濟之為御史中丞皆其黨也又以吏部

侍郎劉仲周諫議大夫張仲倫心參議省事蓋立取

仲周女為妻正倫有人望也又以前衛尉奧屯阿

帝帶為尚書右丞殿前都點檢溫迪二十為參  
知政事仲周正仲倫皆進叅知政事省令史元好問  
為左右司員外郎又以刁壁避為兵部尚書元帥左  
監軍初立起與壁避謀及其期壁避不往立頗怒之甚  
故不得執政一時人望與士大夫退閑者皆以次遷  
擢臺閣中其除拜無虛日俄自立為太師尚書令  
鄭王閻鈞汝間有衆據西山不從命立遣韓鐸帥  
兵討之鐸中箭死以折知開封府立又封諸內藏  
庫將以奉北兵亦往北歸其第又搜選民間寡婦

處女亦將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衆又括刷在  
京金銀命百官分坊陌窮治之貴人富家俱被害  
陳國夫人王氏末帝姨也素富于財平章白藏夫  
人亦富俊右丞李蹊舊以貳積聞其妻子皆被擄  
掠拷訊死立又自誣軍前求免剽掠又求縱百姓  
出城挑菜充餓綠子是人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菹  
菜雜米粒以食又聞京西陳岡上有野麥甚豐立請  
百姓往收之又聚皇族皆入宮俄遣詣青城皆為北  
兵所殺如荆王梁王輩皆預焉獨太后皇后諸妃

嬪宮人北徙百姓初聞皇族當北徙有竄其間者  
亦被誅軍前又取壬辰諸宰執家屬治罪殺唐更  
事故相侯摯亦見殺四月二十日使者發三教醫匠  
人等出城北兵縱入大掠立時在城外營中兵先  
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輩以出立歸大慟亦不敢  
誰何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三教醫匠人等  
青城側亦被剽掠無遺俄復遣三教人入城許百  
姓與北兵市易城中以人所餘金帛易北米麥食  
之然多為北兵劫去取莫敢余特同諸生復入居

八仙館中五月二十二日會使者召三教人從以  
北嗟乎此生何屬親見國亡至于驚怖勞苦萬狀  
不可數述因暇日記憶舊事漫記于篇編若夫所傳  
不真及不見不聞者皆不敢錄

所傳下脫  
案係錯簡  
後檢得

歸潛志卷第十二  
錄崔立碑事

崔立既變以南京降其自負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  
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  
邪味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  
震竦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  
一省卒詣余家賣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  
赴禮房余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  
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余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

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厲我輩作豈其  
然邪即同省房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  
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  
誠可喜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為立碑記其事衆屬  
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余即辭曰祁  
鞞布衣無識或此非所當為况有翰林諸公如王丈  
從之及裕之鞞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于衆  
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為之何辭君等無讓余即  
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余即

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  
美亦在焉余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鞞何  
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為之若尚書  
檄學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  
為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為之  
何傷于羨也余于是因悟自以仁金顯遠欲其避  
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為文今而遇此患難以  
是知楊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于不得已耶因遜  
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即畧為草



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諸宰執召君  
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余因劫以  
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  
學士諸公會飲余亦徐揣其然既入即引詣左叅  
政幕中見叅政劉公謙甫舉盃屬曰吾二人大王碑事衆  
議須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  
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  
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了今夕既  
飲當留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獨至飲之余

裕之倡曰作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  
為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諸太學中  
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  
其以城降矣也則街之以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  
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  
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為智子熟思之余惟以非職  
辭久之且曰余既為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  
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余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  
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

但書其名在諸公後於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  
王<sup>文</sup>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sup>為</sup>君作又何妨且君  
集中不載亦可也余曰裕之作正宜其復何言碑  
文既成以示王<sup>文</sup>及余信之欲相商評王<sup>文</sup>為定  
數字其銘詞則王<sup>文</sup>裕之信之及存余舊教言其  
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叙事亦無褒稱立  
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趨曹益甫書之裕之即于燭  
前焚其稿遲明余輩趨去後數日立坐朝堂諸宰  
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為壽遂召余信之等俱詣

立<sup>第</sup>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賫告身  
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為余輩賀  
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露碑  
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  
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  
嗟乎諸公本<sup>為</sup>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  
其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為人  
之所劫欲以死<sup>拒</sup>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  
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

之所謂自經溝瀆而莫之知具經殺吾身以憂吾  
親為大不孝矣况身未祿仕權羨之輕重親莫重  
焉故余姑隱忍保身為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  
余全文彼欲嫁名于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  
往：知裕之所為且有曹通甫詩楊叔能調在亦  
不待余辨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少年之過空  
山靜思可以一笑

辨亡

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罪惡

不及民疆土雖削士馬尚彊而遽至不赦亦必有  
說余觀金之始取天下雖出于夷狄過于後魏  
後唐石晉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  
其取遼時誠與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  
名為伐罪吊民故徵索圖書車服褒崇元祐諸正  
人取蔡京童貫王黼諸奸黨皆以順百姓望有能  
用遼宋人材如韓全先劉彥宗韓昉輩也及得天  
下其封誅廢置政事如前朝雖家法夷狄害亦不  
及天下故典章法度皆出于書生至海陵庶人雖

徵索作徵宗

淫暴自強然英銳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  
擢用人材將混一天下功雖不成其強至矣世宗  
天資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儉約以養育士庶故  
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朴謹厚之士如  
石琚輩為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戈修崇學校  
議者以為有漢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永安之盛  
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變夷狄風  
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  
逝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為學崇尚儒雅故一時

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  
臣皆得顯用政令修舉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  
然文學止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為保國保民之  
道以備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  
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躅陰尚夷風大臣惟知  
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  
安樂一時此所以啓大安貞祐之弱也衛王苟吝  
不知人君體不足言已而強敵生邊賊臣得柄外  
內皆病莫敢療理宣宗立于賦手本懦弱無能性

頗猜忌懲權臣之禍恒恐為人所探故大臣宿將  
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都大梁可謂失謀向使守  
關中猶可以數世况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  
越王勾踐志報會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迄歲月  
由高琪執政擢用胥吏柳士大夫之氣不得伸  
文法勢然無與復遠畧大臣在位者亦無忘委身徇  
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族數踈外漢  
人其機密謀謨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至公治天  
下其分別如此望群下盡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

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為將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  
榮幸寵無効死之心倖臣貴戚皆據要職於一時  
士大夫一有敢言敢為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啓  
天興之亡也末帝奪長而立出于私愛雖資不殘  
酷然以聖智知自處少為黠吏時全所教用術取人  
雖外視寬弘以取名而內實淫縱自肆且諱言過雖不殺  
惡喜聽諛又闇于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大  
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况不知大畧臨大事輒  
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勦敵而不能振也大抵金

國之政襍遼宋非全用夷狄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蕃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後宣孝得位立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患南之渡後能內修政令以恢復為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嘗記泰和間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萬言大畧以為此政當有為日而當路以為迂濶笑之宴安自處以至土崩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備為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為心以至宗廟丘

墟家國家廢絕此古人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莫澤者也

金銀珠玉世人所甚貴及遇凶年則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後勢有急緩緩急也平時富貴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發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將以充其室誇耀于人以自樂者皆是也壬辰歲余在大梁時城久被圍公私之食米一升直銀二兩餘殍死者相望人視金銀如泥土使用不得計士庶之家日出珠玉玩好粒具環珮錦綉衣衾日陳于

天津橋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嘗記余家  
一毳袍極緻潔鮮完博米八升金釵易牛肉一肩  
趨售之以是知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誠知其本  
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豈虛言哉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故右文不宜蹈襲前  
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不宜用詩家語  
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犯  
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  
目唯通然學者闇于識多混亂反出且互相詆誚

連上

不自覺如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  
長于此者必短于彼優于大者或者于小士君子  
窮處不能活妻子免饑寒及其得志則兼濟天下使  
民皆得所太公困于鼓刀釣魚伊尹躬耕莘野彼  
豈不能妄營財利使生理優游邪恥不為也若夫  
韓淮陰少年乞食漂母人皆笑及為將科敵制勝  
無遺策卒能佐漢祖定天下身享南面之樂豈昔  
之拙而今之巧邪材有所不為也因是以思吾儕  
今日遭大變遊于窮山荒野中日惟糊口之不給

提行

而不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漁樵親  
耕稼以自給如古之人彼窮居妻子有愠言鄉人  
賤之交游笑之又何病也理然也國家養育人材  
當如養木彼榷楠豫章之材封殖之護持之任其  
長成一旦可以為明堂大室之用如或牛羊噬之  
斧斤伐之則將憔悴<sup>淡</sup>無生姿或枯槁而死矣又  
安能有干霄拂雲之勢邪士大夫亦然國家以爵  
祿<sup>導</sup>之以<sup>語言</sup>言語使之精神橫出材氣得伸銳于有  
為然後得為用倘繩以文法索<sup>過</sup>求瑕為之則<sup>有</sup>議

言之則有罪將括囊袖手相招為自全計矣國家  
何賴焉余先君嘗為言如屏山之才國家能獎養  
挈提使議論天下事其<sup>知</sup>識蓋人不可及惟其早  
年暫欲有為有言已遭<sup>摧折</sup>所以中年縱酒無功  
名心事<sup>是</sup>可為國家惜也嗚呼自非堅剛不拔之志  
超世絕倫之人其遇憂患遭廢絀而不變易者鮮  
矣哉傳曰人定亦能勝天<sup>定</sup>亦能勝人余嘗疑  
之誠以嚴冬在大厦中獨立<sup>慘</sup>淡萬態<sup>不能</sup>久居<sup>忽然</sup>  
有外人共笑則殊煖燠蓋人氣勝也因是以思謂



人勝天亦有此理豈特是哉深冬執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樓以冰環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者能不為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者亦造物之所使也

人之生有三樂有志氣之樂有形體之樂有性命之樂夫事業功名權勢爵位樂志氣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樂形體也仁義禮智忠信孝弟樂性命也雖然事業功名權勢爵位得時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富厚者所脩也惟仁義禮智忠

信孝弟雖不得時不富厚而于吾皆具蓋窮士之所有也今吾既不得時有志氣之樂又不富厚有形體之樂居荒山之中日惟蒸藿之為養其所嚮無一毫過于人捨性命何樂哉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耶有為公卿宰輔以事業功名顯于後代者有雖居下位不得用猶能以節義自著者又有浮湛閭里應物持身但以德善立名者有放浪山林草衣木食以高潔自居者有抒心文史以著述吟諷有聞者又有斫精技藝如陰陽醫

藥卜筮字畫繪書以名世者又有縱酒放歌廢棄禮  
法以樂其形體者又有抑情去慾鍊身服氣以觀  
飛昇者要之各從所好且有定數在亦安能一其  
迹耶今吾幼而苦學及于齒壯學雖粗成而未有  
所遇今窮居草野日惟衣食之不克將為事業功  
名而不可得又非居位當言路且臨事變可以立  
節羨願服鍊以懶惰不能欲縱酒以拘窒不喜諸  
技藝皆非所專心平生以經籍文翰自娛顧後日  
窮達猶未可知然則獨守吾殘編斷藁者猶未為

癡計也予生壯年其所立歷多矣嘗陪諸舉子進取  
矣亦嘗偕諸朋友講學矣又嘗視治農夫耕穫矣又  
嘗同諸少年嬉遊矣又嘗詣諸王公貴人干謁矣  
自非上為卿相行經濟之謀下為僕吏執奔走之  
役其于世故無所不涉今而遭值亂難屏居故山作  
之下回思向者之事擾膠：於身初無少異所  
謂如夢竟如醉醒而不見纖毛形迹以此觀之百年之  
內亦可以默覺矣而獨區區慮衣食之不克惧志  
意之不得而不能樂天知命坎止流行與物同始

終亦其學之不至也哀哉

三國時士尚權詐其間不為風俗所移者陳寔徐

穉魏晉間士尚虛玄其不為風俗所移者徐邈卞

壺壺茲數人者或以道德顯或以節量稱或以節行

聞或以名風義著行志立身卓尔而不群皆豪傑之士

也

余嘗觀道藏書見其鍊服氣以求長生登仙又書

符呪水役使鬼神為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職

位云主管天條而齋醮祈禳則乃能轉禍為福大

抵方士之術其有無誰能知又觀佛書見談天堂

地獄因果輪迴以為人與禽獸異且有千佛萬聖

異世殊劫而以持誦布施則乃生善地大抵西方

之教其有無亦誰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

山河草木蕃息其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燦

然而治國治家煥有條理賞罰黜陟立見榮枯生

死窮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豈有惑人以不可知

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詭怪談異出耳

目外則波靡而從之而飲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提行

恬不知知反以尋常者良可嘆也嗚呼愚俗豈可  
責邪而士大夫之高明好異者往往為所誘不亦  
悖哉舉世之人日奔走經營惟以衣食為事士君子  
則安閑樂道不為衣食所累使道充于中雖明無所畏  
日饑死無歉于天地使行不羨而動非禮雖貴于  
王公富積千金而內以愧于心外以忤于人然則  
士君子之所為守誠舉世之人所背而馳者也使  
俗人笑其迂而議其拙也宜哉

歸潛志卷第十三

一本卷十三共  
十五葉中有空  
行若龍山記居  
末

吾在南方時從父母仕宦家資頗溫而吾則專心  
于學生事不一問食未嘗不肉也寢未嘗不帷也  
出遊未嘗無車馬也役使未嘗無童僕也然不知  
溫飽安逸之味也今遭喪亂歸故山四壁蕭然日  
惟生事之見迫食或旬日無醢醢及一得之則覺  
其甘寢或終夜無衾稠及一得之則覺其暖出或  
徒行無驢及一得之則覺其便居或汲爨無人及  
一得之則覺其泰乃知夫溫飽安逸者世之人亦

提行

恬不知知反以尋常者良可嘆也嗚呼愚俗豈可  
責邪而士大夫之高明好異者往往為所誘不亦  
悖哉舉世之人日奔走經營惟以衣食為事士君子  
則安閑樂道不為衣食所累使道充于中雖明無所畏  
日饑死無歉于天地使行不羨而動非禮雖貴于  
王公富積千金而內以愧于心外以忤于人然則  
士君子之所為守誠舉世之人所背而馳者也使  
俗人笑其迂而議其拙也宜哉

歸潛志卷第十三

一本卷十三共  
十五葉中有空  
行若龍山記居  
末

吾在南方時從父母仕宦家資頗溫而吾則專心  
于學生事不一問食未嘗不肉也寢未嘗不帷也  
出遊未嘗無車馬也役使未嘗無童僕也然不知  
溫飽安逸之味也今遭喪亂歸故山四壁蕭然日  
惟生事之見迫食或旬日無醢醢及一得之則覺  
其甘寢或終夜無衾稠及一得之則覺其暖出或  
徒行無驢及一得之則覺其便居或汲爨無人及  
一得之則覺其泰乃知夫溫飽安逸者世之人亦

未易得然向之所失猶不足也惑矣因思一時富貴權勢<sup>之</sup>人生長紈綺中或不遭患難摧折至老非惟不知稼穡之難<sup>限</sup>流于奢淫以蠹國病民抑又不知世間溫飽安逸之正味為不少可勝嘆哉吾故以自嘗試者述之可為得志者戒

竊嘗考自古士風之變係國家長短存亡三代以前其風淳質修謹不必言三代以後世衰道喪士大夫惟知功利為上故爭尚權謀戰國間游說縱橫之流已而變為刑名<sup>說</sup>培刻以法律控持上下失

士庶心以至焚書坑儒毒流四海漢興其風稍更變多重厚長者然其權謀<sup>法律</sup>者猶相雜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氣一變以學問為上故爭尚術經文章一時如公孫弘董仲舒二司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備元成以來經術之弊皆尚虛文而無事業可觀浮沉委靡以苟容居位匡衡貢禹孔光之流動以諂諛故<sup>權</sup>臣肆志國隨以絕東漢之初人主懲<sup>以</sup>權臣之禍<sup>法</sup>令督責群臣群臣惟<sup>守</sup>職奉法無過失<sup>及</sup>桓靈之世朝政淆亂奸臣擅權士風激厲

以敢為敢言相尚故爭樹名節袁安陽鎮李固杜  
喬陳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岑<sup>暉</sup>張侯之徒議<sup>作儉</sup>  
于野國勢雖亡而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  
所畏忌已而諸豪割據士大夫各欲擇主立功名  
如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諸葛亮龐統魯肅周瑜之  
徒爭以智能自効初天下既一士無所事惟以  
談論相高故爭尚虛玄王弼何晏倡于前王衍王  
澄和于後希高名而無實用以至誤天下國家南  
渡之後非有王導謝安輩稍務事業功名其頹靡

加晉

亦不可救矣宋齊梁陳惟以文華相尚門地相誇  
亦不足觀故國祚亦不能久唐興士大夫復以事  
業功名為上貞觀諸人有兩漢風其權謀經術文  
章名節者錯出間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  
國勢亦至三百載及其亂也死節者相望<sup>混</sup>五代之  
間亦無可取宋士大夫復馳騁智謀厥後<sup>混</sup>一混其  
風大變經術文章不減漢唐名節之士繼踵而出  
大抵崇尚學問以道義為先故維持國家亦二百  
載雖遭喪奪尚能奄有偏方大抵天下亂則士大

夫多尚權謀智術以功業為先天下治則士大夫  
多尚經術文章學問以名節為上國家存亡長短  
隨之亦其勢然也

余平生有二樂曰良友曰異書每遇之則欣然忘  
寢食蓋良友則從吾講學見吾過失且咲談游宴  
以忘憂異書則資吾見聞助吾辭藻屬文著論以  
有益彼酒色膏粱如一時浮雲過目竟何所得哉  
肥醲甘脆世所共珍使飽而過之則食如泥土蒸藿  
葵藿世所共賤使饑而過之則食如飽糧乃知貧

窮之士自樂富貴之人亦有若是則我輩區區以  
空乏為憂則悖矣

國之不可治猶可治其家人之不能正猶能正其  
身使家之齊而身之修雖隱居不仕猶可謂得志  
故吾嘗曰雖天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獨不可太平  
乎是誠在我者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亦一癡故世之士大夫有  
奇書多秘亦<sub>之</sub>有假而不歸者必援此予嘗鄙之以  
為君子惟欲淑諸人有奇書當與朋友共之何<sub>至</sub>輸



藏獨廣已之聞見果如是量亦狹矣如蔡伯喈之  
秘論衡亦通人之一蔽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  
假而不歸者尤可咲君子不奪人之所好已所不  
欲勿施于人豈有假人物而不歸之者耶因改曰  
有借為一癡借書不還亦一癡也

夫詩者本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無所  
感動非詩也予觀後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辭藻牽  
引學問誠美矣然讀之不能動人則亦何貴哉故  
嘗與亡友王飛伯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

六經投行

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也如所謂源土令之  
類飛伯曰何以知云予曰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  
欲言使人誦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詩惟泥題目  
事實句法將以新巧取聲名難得人口稱而動人  
心者絕少不若俗謠俚曲之見其真情而反能蕩  
人血氣也飛伯以為然六經中莫難窮者莫難斷  
者春秋故予三十而學春秋以其壯而立志也四  
十而學易以長而多練事也余祖沂水君嘗訓子  
孫曰士之立身如素然絲慎甚不可使點污少有點污

則不得為完人矣屏山稱之以為名言其作墓表也亦備載云

老子之書孔子嘗見之矣而未嘗論其是非孟子亦嘗見之矣而未嘗言若莊子與孟子同時其名不容有不相知而亦未嘗有一言相及而孟子所排者楊墨像秦莊子所論者孔顏曾史至于楊子始論老莊得失韓子則盛排之何哉夫老莊之書孔孟不言其偶然耶其有深意耶楊墨排之其得聖人微意耶其與聖人異見耶文中子一世純儒

其著述動作全法聖人雖不能造其域亦可謂賢而有志者遺書在世一韓子亦不容不見之而未嘗比教于荀子之列其意以為無足取耶其偶然耶至李翱則此此諸世所傳太公家教以為無辭而粗有理亦輕之矣司馬君實則論其失而取其長為作補傳而程伊川則以為其議論儘高有荀楊道不到處諸公皆名世大儒而異同如此皆學者所當深究也

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惟隋書不為文中子立

傳而其子弟云疑為御史嘗彈侯君集君集與長孫無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修隋史者乃陳叔達魏徵畏無忌故不為立傳君子曰叔達固畏無忌徵豈以畏無忌故掩其師名耶以是為疑全言思使徵軍賊之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既擬其師以聖人欲列于傳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書無他世家且恐時人議故皆不紀以為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可知也

余讀書至湯誓湯誥及秦誓收誓觀湯武伐桀紂

之際諭衆誨師無不以天為言如曰夏氏有罪予譖上帝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天道福善禍淫降灾于夏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上天孚佑祐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其以予乂民戎商必克今商王受自絕於天結怨于民爾其致之奉予一人恭行天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大抵桀紂為惡逆

天之絕之我則誅惡救民為順天且若陰受上天  
之命而行者嗟乎聖人之心則天心也天之心則  
聖人心也天之所絕聖人則絕之天之所與聖人  
則與之初無毫異有以見聖人<sup>以天</sup>象<sup>天</sup>也非徒以天  
自處其理誠一也故當是時為聖人者權其輕重  
計其公私而不暇計其君臣之分彼桀紂所行誠  
順天耶吾則事之誠逆天耶吾則去之其事其去  
皆與天合既去彼而求其為天下主者捨己其誰  
哉故踐位而代之不辭而天下翕然亦無異議要

之所行者天也又豈有欣然于心耶其曰惟有慙  
德予恐來世以為口實者懼後之人臣不知天理  
妄干天位者援以為例耳亦懼<sup>後</sup>學之士求其名  
而遺其實者耳其真有慙德耶然則後之君子猶  
以臣伐君為疑者陋矣彼湯武之心求知于天而  
不求知于人者可見矣或者曰然則莽操之取漢  
司馬氏之取魏若以天為言亦可乎曰不然彼漢  
魏之政如桀紂乎莽操司馬氏之法如湯武乎有  
湯武之聖遇桀紂之惡然可以受天命否<sup>然</sup>則徒

<sup>作後</sup>

為篡逆而已

吾道盛衰自有時吾嘗考之如循環相乘除也周  
衰諸侯不禮士至戰國則魏文侯燕昭王輩擁篲  
築臺師事焉繼以始皇坑儒之禍漢末藩侯不禮  
士而光武則安車蒲輪徵聘焉繼有桓靈黨錮之  
事唐朝士大夫往往為將相有勢位後有白馬之  
災宋興內外上下皆儒者顯榮至宣政極矣至于  
金國士氣遂不振而今日困頓摧頽亦何足恠但  
我輩遠當此運者為不幸耳雖然窮達一也又何

歎也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如不得志天下  
當共養之分人以財有時而盡分人以善百世不  
磨凡將迎交接之際禮貌言語過則為諂為曲不  
及則為抗為踈所貴乎得中也如或失中與其諂  
也寧亢與其曲也寧踈張平章萬公父弥齋座右  
銘有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  
此至言也

為善而遇災迨困窘者命也非分也為惡而遇災  
迨困窘者分也非命也為善而得富貴亨達者分

也非命也為惡而得富貴亨達者命也非分也命  
與之理惟識者為能辨之夫懲心不死道心不生  
若欲安時任命著書立言發前人所未見成後世  
之大名惟忘富貴利達外物可也  
寧使敬而疎毋使狎而親人敬而疎不失為端士  
人狎而親恐流而為小人獨不見冰雪與脂膏乎  
其所喻何如

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  
味士君子苟不為世味所誘何名之不成何節之

不立哉士大夫各多為富貴壞了名節吾嘗為柳子  
厚元微之徒惜也攔却却死亡貧賤便做出好公  
事來不然終不能有所立

富貴爵祿世人所共嗜故忘身屈節而徇之惟君  
子視之為外物得失付之自然苟與世人同安得為  
君子求合于聖賢必不合于世俗必欲與世俗合  
則與聖賢之道遠矣同于古必不同于今苟欲富  
貴與道兼寧有是理是則村已之所趨向嗜好  
又何愠乎貧賤哉以此自思便安

士君子得志可以濟天下不得志不能活一身故  
子思居衛緼袍無裏榮公七十帶索無依近世陳  
無已妻子常寄婦翁家誠不肯非義而取也  
馬援書誡兄子使之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所為  
則善矣雖然杜季良他人訟書引援誠為証竟免  
官而梁松實固因之被難梁松由是恨援死後構  
陷至妻子不敢歸塋若是則初將戒子姪好議論  
人短長而不知先天以此陷于禍也悲夫  
保養乎身勿以壽天委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

付之命強勉乎政勿以否泰歸諸時忠愛乎君勿  
以昏明托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先盡  
在己者在人者初不計也定心之法莫善于此凡  
事寧失之緩無失之急寧失之不及無失之過急  
者古人以為病前輩有云優柔和緩緩又云天下事  
孰不因忙後錯了曷嘗令君緩不及事宜深思之

此後宜十七行  
畫一葉又一葉  
前宜十六行方  
接游龍山記  
記末同游者  
自疑有脫文

太平卷第十四  
以歸潛堂記  
起

歸潛志卷第十四

游龍山記

麻信之 名羊虞 鄉人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大華迤  
運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允鳥槿白馬諸峯固  
已歇登能經窮極幽深遠矣草代以來自鴈門踰代  
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徒々如死灰凡草  
木亦無粹客嘗切慨嘆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  
脈處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  
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



太平卷第十四  
以歸潛堂記  
起

歸潛志卷第十四

游龍山記

麻信之 名羊虞 鄉人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大華迤  
運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允鳥檣白馬諸峯固  
已歇登能經窮極幽深遠矣草代以來自鴈門踰代  
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徒々如死灰凡草  
木亦無粹客嘗切慨嘆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  
脈處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  
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

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蘄  
信于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  
焉今年夏因赴試武歸道渾水修謁于玉峰先  
生魏公之野服蕭然見余于前軒語未周浹驟曰  
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栢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為絕勝  
姑欽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  
為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  
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  
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鏗然鳴兩峰間心

始異之又盤山行十里許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環  
而衛者嘉木奇卉奇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抄抄起紛  
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陞者使人神駭目眩又  
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溜者焉溜出石罅激而為  
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  
莫此地為宜即下馬披草距石列坐諸生淪觴以  
進酒提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  
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  
許里大抵一峰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

益多杉檜栝栢而無他九木也溪花種之金間  
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冒人衣袖又  
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陟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  
茂林下又五里而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  
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于寺之東軒林巒樹  
石櫛比楮立皆在入几席之下憇過午謁主僧英公  
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  
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峰恠石噴屹巧闢試一臨之  
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峰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

夕黃作寅

而望峯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  
徜徉者久之緣入西方丈見故侯同知運使雷君  
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遍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  
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  
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回望群木皆翠杉  
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  
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烟浮雲  
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脩  
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愈清思愈遠已

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醪談辨蜂起  
各主其家山為勝如郭主大華劉主茲余主王官  
五老更嘲迭雜不少屈玉峰坐王上坐亦怡然一笑  
詩所謂善謔戲今不為虐如今者正亦是也至二鼓  
乃歸臥東軒明日復來各有詩識于石迨午飯主  
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  
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頽臨樹林漸稀濶  
顧非龍山北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  
登歷嶽峯生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

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竒獻異不一北望川  
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可數柔乾一水  
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北歸路險  
不可騎皆步而下重谿峻嶺愈出愈竒抵暮乃得  
平地宿李氏山家卧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徑見  
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  
麗鳥樞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于奧密淵邃  
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茲山亦其可少於人之  
情大抵得于此而遺于彼用于所見而不用于所

未見此通惠也今中書令湛然公紀西域事稱金山之秀李之微貽友書論和林之勝有過于中州者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于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祭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支幅巾藜杖于之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得隨記庶幾茲山之髣髴云已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草為之記同游者

歸潛堂記

一本卷十四  
此記終趙穆  
識後二篇共十  
一葉

劉子朔方人生于雲州之渾源山水之間髫髻從父祖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誦讀偶屬為童子學少長習時文為科舉計然亦時下閱古今詞章竊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計借試開封禮部中之及庭而絀拙於是始大發憤以著述自力頗為先達諸公所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杰未有不與以文字往還者旧有田淮水之陽春夏在陳視耕獲秋冬必入汴避乱且從諸公講學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經紀家事然讀書為文亦未嘗少

休間四方交游來把酒論文談笑連日夕或留之  
旬月不<sup>令</sup>舍去時雖少年未遂其進取心而會友著  
書亦自樂無歎豈知一旦時移事變流離兵革生  
資蕩然僮僕散盡從行惟骨肉數口日書一叢由  
銅臺過燕山入武川幾一載始得還鄉里鄉<sup>師</sup>高  
侯為築室以居所居蓋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見山  
若南山西叢吾祖曰游東為北<sup>山</sup>代北名刹西則  
玉泉龍山、西勝處故朝嵐夕靄千萬狀其雲烟  
吞吐變化窓戶間門前流水數<sup>枝</sup>每靜夜微風有

聲琅琅：使人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  
筆硯<sup>楮</sup>墨几上書數卷偃息嘯歌起望山光<sup>卧</sup>味道  
腹<sup>腹</sup>為終日樂雖敝衣糲食不知也間嘗自念生而  
為儒忝學聖人之道其平昔所志修身治國平天  
下窮理盡性至于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  
斯道覺後世今當壯歲遭此大變更賴先人之靈  
得返鄉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將<sup>然</sup>卷靜學以休息  
其心力<sup>况</sup>且<sup>方</sup>潛<sup>報</sup>以張橫渠東西二銘書諸壁客有  
過而詰之曰今吾子生當乱世正英雄奮發之秋

大而可以分疆據土奉王命為諸侯下而可以附  
雄藩巨鎮馳騁才謀取富貴或如終軍請長纓入  
越羈其王獻北闕下以功名等不然當效蘇季子  
司馬長卿以文詞謔說干人主六印駟馬耀鄉俗  
吾子奚獨韜光晦迹并為棄物于一時使平日所  
學眇不見鋒澂亦鄙陋之甚也劉子曰噫若亦不  
聞君子之道乎蓋君子道以時卷舒得其時而不  
進為固失其時而強進為狂且先覲其內之所有  
何如亦不在夫外也吾平生苦學豈將徒老烏顧

自鬻自求賢者所耻加之新羅蹇難始欲自修且  
將掃除吾先祖丘墓其後日為時所用亦安肯  
不致吾君澤吾民如或不然雖終身潛可也易曰  
龍德而隱遯世無悶傳曰君子若鳳治則見亂則  
隱吾雖非聖賢亦安敢不學乎若非知吾之志者  
也客既去遂書于堂以記之且歌曰南山漠漠兮  
渾水洋洋桂椒葱蔚兮栢松清蒼清泉湧其下兮白  
石皦以霜兕豹踰伏兮鸞鳳翮其來翔世溷濁而  
不照兮蹇詆騁夫先路荆榛芴以蒙達兮野縱橫

其豺虎矧予志之變迂兮子罕而疇伍歸歟其潛  
于南山之下又歌曰潛于農擘之侶兮潛于漢望  
之徒兮顧惟不肯豈敢與俱兮惟茲一堂有琴有  
書兮學其所不知求進于聖途兮潛子潛乎亦可  
為以娛兮噫

歸潛堂銘并序

寂通居士陳時可秀玉

潛之為言隱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無江海而開  
不山林而幽蓋藏器待時樂天知命不潛而潛者

也吾京叔之文之行有不可掩者而以歸潛名所  
居堂第恐欲潛而不得耳且吾聞之易曰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應處而出非道應出而處  
亦非道語默何異哉夫魚不歇深矣龍德不然升  
潛以其時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之  
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論逸民則曰我  
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良止也聖人彖是卦曰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莊周  
揚擠陰助者也至其舉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無



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豈有吾聖門弟子  
反轉于潛之一時者邪京叔以書求老夫告京叔  
能勿忘乎謹為銘曰  
仲尼駐車塚丘漿宜僚陸沉于其旁夫妻臣妾登  
屋梁季路往觀渠以亡但見虛實依頽墻古人潛  
德不做出其邪用此字書此堂况君年甫三十強  
撐桂腹經傳香文氣渾爾詩筆昌戶外屢滿名飛  
揚語恐自此饒鹿章遠來乞銘何可當拈出聖語  
頽長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無如而藏出而陽得志

作賜

素是庚

忌作天際翔勿以深  
銘哉幸勿忘  
賢使棄歸欵且和光銘哉

詩

定庵老人吳章德明

城上棲烏尾畢逋歸來小隱與時俱高山流水誰  
同聽明月清風德不孤富貴于人真暫熱文章照  
世足為娛廟堂一旦求遺逸只恐終南作仕途

定齋居士李獻御欽止

落、奇男子生有四方志萬言長策六鈞弓三尺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此一段在李微子借  
力構新堂下

案做疑佐

太阿秋水侶不喜雕蟲技不作兒女悲長安市上

作技

曾縱酒奴命五陵年少兒龍荒萬里期一掃踏碎

輪臺磧西島便調金鼎猶無為鳳池坐數汾陽考

世無禮樂山給憲扉翠泉供枕簟涼故田依渾水

別業勝淮陽待遇遺風在南山慶派長芝蘭宜並

秀鴻雁自成行經史膏中業龍蛇筆下章行當依

日月寧久事耕桑尚父經亂渭阿衡定在商飛潛

無定迹易道箇中藏

折津李惟寅舜臣

浩々干戈裏憐君遂隱居雲蒸秋簟冷月落夜窓  
虛歲月盃中物生涯兀上書潛中有真趣吾亦愛  
吾廬

又

地僻心偏遠人閑物自幽功名真散屣軒冕等浮  
漚野鳥從喧寂山雲自去留一盃濁酒外萬事付  
休

蒲城薛玄微之

肯構茅堂養道真滿前俗事罷紛紜磻溪夜釣溪

波

心月汾曲春耕隴上雲長笑熊羆勞應夢肯教猿  
鶴願移文斬新傳得安心法萬壑松風枕上聞  
奔走紅塵二十年歸來叅破淨名禪忙開菊徑成  
嘉遊靜閉紫門草太玄千丈雲嵐真輞谷一川風  
月小壺天早時若用高巖雨應遍齊州九點煙  
故山泉石隱棲遲締國才名恐四馳節信情高方  
著論淵明心遠更能詩素琴黃卷真餘樂明月清  
風無老時只恐葛龍潛不定一聲雷雨躍天池

金城蘭光庭仲文

此一段在首頁上  
禮系下

二百年追蹤直提三代前嘉喜生叶氣越唐舜坐令  
米斗三四錢誰知天地處翻覆滄海橫流陷平陸  
又用為如烈光焚昆山孰辨頑石與真玉平生事業安  
為用携家徑走南山陔布衣糲食混魚釣妻孥粗  
足常熙、數椽茅屋門橫水盡著光陰文字裏有  
時俯仰塵土間擾、干戈如聞蟻我有言君試聽  
乾坤萬古真邴亭但教定宇天光發區、世間富  
與貴何異螺贏與螟蛉

天其未厭卯金刀池上于今有鳳毛有才不肯學  
干謁使入林泉真自豪衣如飛鷄馬如狗野飯盈  
盤厭葱韭仰天大笑出門去桃李春風一盃酒列  
鄉太史尚書郎五更待漏靴滿霜何如一身無四  
壁醉踏殘花履齒香人物尤難到今也浮雲柳絮  
如根葉不須辛苦上龍門秋水寒沙魚得計

西崗呂大鵬鵬舉

擾、人間世焚風——燭光誰能逃厄數况復入吾  
鄉嵐秀充朝餒冰絃響夜堂、中幽獨否昆季足

徜徉

太原元好問裕之

南山老桂幾枝分翰墨風流屬兩君共說人間好  
歆向爭教茅屋著機雲脩嘗險阻聊乘化力戰紛  
華又策勳却恐聲光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

王官麻草信之

逃淵魚深處避弋鴻冥飛古來賢達士亦復咏采  
薇南山先廬在兵塵悵睽違山空無人居惟見草  
木肥翩然千年鶴一朝復來歸新築臨渾水行徑

窈以微前清流鳴前除白雲入晨扉回頭陵谷遷萬  
事倏以非著書入理奧得句窮天機前路政正自迫  
此道倘可幾殷勤抱中辭君勉留餘暉第恐逝世  
志還負習隱譏永懷泉石上一觴與君揮惜無凌  
風翰追舉非所希

又

塵土悠々沈客檐一堂千古入幽潛喧魚車馬雲  
門戶靜有琴書月掛簷潭水清冷通竹過南山蒼  
翠與天兼遙知吟嘯同雲第弟剽有新詩洒壁繡

仰山性英粹中

二陸歸來樂有真一堂棲隱靜無塵詩書足以教  
稚子雞黍猶能勞故人琴瑟松風三徑晚濛濛細  
雨滿城春因君益覺行踪拙又為浮名繫此身  
東坡李微子微

滄海成田後携家返故鄉披榛尋舊址借力構茅新  
堂

所李舜臣詳微之詩也

在此處

此首乃前仲友詩

幾年踪跡寄兵塵且喜歸來見在身滿眼雲山猶

可隱一庭松菊未全貧定慚巧宦盧藏用却愛成名鄭子真祇恐池中非久處詩晉雷而起天津

漁陽趙著光祖

萬里烟埃氣尚炎秋風携手賦歸潛當時北望長  
勞夢今日南山副具瞻鴻雁不飛閑日月鷓鴣無  
語靜依簷遙思二路猶如此自媿區區未屬歎

河東張緯文

結廬高隱謝塵埃浩氣元從道學來北闕雲烟無  
夢到南山草木覺春回四時風月供吟筆萬古乾

坤入酒盃却恐漢庭須頌羽翼鶴書未許老巖隈

太原高鳴雄飛

高情謝氛埃歸隱南山隈頌然一茅屋瀟洒無纖  
埃勝槩紛蕩前懷抱長好開舒笑野雲亂浩歌空  
翠來瑤花晚夕靜相對揮清杯天虛風露下幽興  
何悠哉回首區中人擾擾良可哀

黃鵠入寥廓龍性何能馴英劉處士天子不得  
臣卧老草堂月吟盡南山春野飯足藜藿幽蘭充  
佩紉一杯石上酒靜見天地真萬慮此都寂孰知

名與身無一玄豹安亦欲事隱淪空歌紫芝曲早  
晚由東隣

刑臺劉德淵道濟

作那

南國堂二鳳雖年來歸隱舊茅廬四圍山水境  
何勝一室琴書樂有餘長嘯松林月明夜行吟菜  
圃雨晴初荒蕪庭院人休諂天下終期一掃除

洛水劉肅才鄉

屠龍破千金夢破人已非二陸不可作故山歸采  
薇江湖鴻雁樂原隰鶴鷓飛惆悵朱門客思歸未

得歸

龍江張仲經

羸駮短僕行夷猶西京才子云二劉荒山窮僻厭  
岑寂長裾遍謁東諸侯手中雖無尺八矛曾蟠河  
圖與天球有時吐出作靈瑞坐令宇縣還啟周憶  
昨長鯨吞古汴千里還家異鄉縣築室故址號歸  
潛要使新詩走群彥方今河朔藩鎮雄衣冠往  
羅其中西賢胡為獨不出理光鐘彩為冥鴻朝亦  
潛暮亦潛東山不起吾何瞻山中為問誰相識白

鳥孤雲自入簾

燕山張師魯明道

岐路荆榛萬險夷，丈夫出處不磷緇。莫誇荀氏八龍集，且羨陸家雙鳳儀。塵世浪隨春夏改，寸心惟有鬼神知。蒲團澤几爐烟靜，卧讀黃庭樂聖基。

東明張特立文舉

遷谷變海波，翻築室渠能。迺故園夜雨對床閤，鍊句春風滿座共開尊。都無北闕功名想，且喜南山氣象存。才大到頭潛不得已，傳華萼出蓬門。

山東句龍灑英儒

世路艱難已飽經，歸來一室晦虛名。任他滄海掀天惡，喜我南山照眼明。雲氣冷侵吟硯潤，棗花香汎酒杯清。故園未遂歸休志，慚媿劉家好弟兄。

此後接寫  
末疎正寒  
公云葉  
已前錯簡  
照舊校正  
筆改



案此下十二葉  
別一書也  
潛名中文也

大唐傳載摘勝

書云不有博奕者乎猶賢乎爾斯聖人疾夫飽  
食而怠惰之深也又曰吾不試故藝試用也夫  
藝者不獨摠多能第以其無用於代而窮愁時  
有所述耳八年夏南行極嶺嶠暇日瀧舟傳其  
所聞而載之故曰傳載雖小說或有可觀覽之  
而哝而笑焉

杜河南兼常聚書至萬卷每卷後必自題云清俸  
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隆之鬻之為不

孝

陽道州城之為朝士也家若貧常以木枕布衾質作苦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開元寺  
即今俗稱

北寺所謂

報恩寺也

各今日之南

元寺乃左

船之門

石之稱

局學中

蕪州開元寺東有陸氏世居門臨河埃右巨石塊  
立乃吳陸績為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歸不載  
寶貨舟輕用此石重之人號鬱林石陸氏自績  
及裔孫國朝太子少保克公猶保其居今子孫  
漸削其居十不存一焉  
費驟西漏澤者漫十數里歲時雨降即泛溢自滿

蒲魚之利人實賴焉至白露後應即前如掃一  
夕 蕭功曹頴士以年代莫許紀載攸闕信  
殊異也

杜太保宣簡公大曆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  
十年為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  
封如故

杜亞為淮南竟渡採蓮龍舟錦纜綉帆之戲費金  
數千萬于頤為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  
昌夔為荆南打獵大脩富飾其妻獨孤氏亦出

女隊二千人皆着紅紫繡襖子及錦此三府亦  
因而空耗

有士人平生好食燒牛頭一日忽夢其物故拘至  
地府鄴都獄有牛首阿勃其人子無畏憚仍以  
手撫阿勃云只者頭子大堪燒阿勃笑而放迴  
元和中卽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愛尚及憎  
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妾与倭工部員  
外汝南愿獨言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虫  
陸鴻漸嗜茶撰茶經三卷行于代常驚茶紀燒尾

竈為其形貌置於竈釜上左右乃茶神有交易  
則茶祭之無以釜沃之

度僧至德二年勅以僧及道士入錢自度有差  
乾元元年七月鑄錢使第五琦奏請鑄乾元錢每  
貫重二十斤一文當五十寶應元年以盜鑄日

甚物價騰貴咸稱非便有制曰錢一文行用

盧中丞邁有寶琴四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

泉和志號

豆盧署少年旅于衢州楚老人云君後二十年為

牧茲郡也果為衢州於楚之所地立徵楚亭  
白賓客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  
南更無槐自忠之北更無荔枝

烏江有項羽繫烏騅樹歷千餘年尚鬱茂建中年  
中縣令張勤畧賓客觀道令伐却于今茲地獨  
不生草

蕪州洞庭杭州興德寺房太尉瑄云不游興德洞  
庭未見山水

壽安縣有噴玉泉石溪皆山水之絕勝也貞元中

李賓客詞為縣令乃刻藟蒼開徑遂人方聞而  
異焉大和初博陵崔蒙為主簿標堦於道周人  
方造而游焉

顏太師魯公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  
之太洲之底而云安知不陵谷之變耶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專  
聽也

曲阜縣先聖廟前有數千株栢亦傳千餘歲其大  
十圍溜華為兗州軍食貧窮無以光四方之信

華遂命伐之裁為簡冊刻為器皿以行餉之  
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隴者年一百二十八歲  
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十八矣  
自北來詣闕引見上勞之老人無拜禮伯隴曰  
臣神堯皇帝之臣荏苒歲月得至今日復事即  
君臣之幸矣即君明聖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  
里而來上笑而憫乃賜紫袍牙笏及優卹有加  
伯隴自言隋仁壽年說大業末事了然可見  
洛陽金谷洛陽城二十五里晉石崇依金谷為園

苑高臺飛閣餘趾隱嶙獨有一皂筴樹甚大至  
今鬱茂

潤州金壇縣大曆中北人為主簿以竹筒費蠅十  
餘放置於廳事之柳樹後遂孳育至百餘枚為  
土氣所蒸而不能蟄人南民不識呼為主簿虫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常  
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于外而朝焉  
沙堤起天寶三年因蕭京兆具奏請於要路築甬  
道載沙實賜為靈慶池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為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遍繁聲名入破後其地盡為西蕃所沒破其兆矣

韓太保臯生知音律嘗觀客彈琴為止息乃歎曰妙哉稽生者也為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止息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主商之為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搖落其歲之晏乎此所以魏之季也慢其商德與宮同音臣奪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廣陵維楊之地散者

流亡之謂也楊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楊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也止息者晉雖興終止息於此其音哀憤而噍殺操蹙而惜痛永嘉之亂其應乎此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音且避晉禍託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也欬

常中書處原在開州也常有季潼崔冲二進士來謁留連月餘日會有過客西州軍將某相術於席上言季潼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相君與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季先下崔後

來冲大呼李云待冲來待冲來李聞待冲來聲  
謂虎至矣顛蹶墜下山趾絕而復蘇數日方較  
及軍將迴謂李曰君厄過矣

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  
名鶴年諳尤妙制渭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  
鼓彭玄宗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十杖訖上  
曰汝殊未我打却三豎櫃也後數年又聞打一  
豎櫃因賜一拂杖羯鼓後捲流傳至建中三年  
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命取江陵漆盤底瀉

水捲中竟日不敢以其至平又云捲人鼓只在  
調堅慢此捲一調之後經月如初今不知所存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蠋如琵琶大每出來不  
毒人之猶是恐其靈問其積年矣

同州唐安寺有盜帥董太宮之漆身後有盜者皆  
來拜祝有至鳴足者今漆足皆口牙

襄州漢高祖廟本為交甫解珮於漢之義今為高  
祖悞也陝州平陸縣主簿廳事西序楹有隋房  
公杜公仁壽元年十二月題玄齡杜如晦題處

房年二十三杜年二十六今移在使府食堂之  
深

河南廣武山有流桂泉史思明於其上立漢高廟  
茅山下泊宮茅君鍊丹井香潔不受觸曾有脩  
宮工人獲知取水煮肉良久不熟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老者  
自洛已來及江西數中郡人爭施金貨衣服以  
飲焉獲利千萬人轉相感李贄皇德格在浙西  
也命於大市集人買金取其水於設司取猪肉

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肉熟爛自  
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朗州武陵山有人換骨匣每年若大風雨望峭壁  
即有新者澤州長平即白起坑趙卒故地開元  
中詔為省寬谷至今天氣長陰有泉色赤於其  
下立丹井碑

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天朝教集樂之地今尚  
有數百家盡習音樂江南声妓多自此出所謂  
舞出前溪者



終南山有湫池本陽大洲一夜忽飛去所歷皆暴  
雨與魚俱下大者至四五尺小者不可勝計遂  
落終南山中峯水浮數尺縱廣一里餘色如黛  
黑雲雨常自中出焦旱祈禱山僧採樵時見群  
龍湊潭其中

昭應慶山長安中不知從何飛來夜過聞雷聲如疾  
風上石亂下直墜新豐西一村百餘家因山為  
坟今於其上起持國寺

上都崇聖寺有徐賢妃梳粧殿太宗曾召妃久不後頁

太宗之禦竇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  
長槍二人相副雖百萬衆亦無奈乃與敬德馳  
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大唐秦王能敵來與  
汝決追騎甚衆不敢禦竇建德之後既陣未戰  
太宗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  
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不已敬德請取之帝  
曰輕敵者亡設以一馬損公非寡人愿敬德自  
料攻之萬全乃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世充  
之兄子偽代王琬字文士及在隋亦識之是馬

實內厩之良馬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除陌建中四年勅天下州縣市買交關每買五十

文納官

沙門一行開元中嘗奏玄宗云陛下行幸萬里聖  
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度盈萬數上幸蜀至  
萬里橋方悟焉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艷態者名花鳥使  
主宴

玄宗幸蜀天厩八馬其七盡斃於棧道唯一雲騅

存焉後德宗幸梁亦充御馬

五臺山北臺下有青龍池約二畝已來佛經云禁  
五百毒龍之所每至盛午昏霧暫開比丘及淨  
行居士方可一觀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電風  
雨當時大作如近池必為毒氣所吸遂巡而沒  
李西臺文獻公避暑於青龍寺夢戴白神人云昔  
尹氏相宣王致中興君男亦佐中興之居所以  
吉甫名之

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暫徘徊千  
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薛汝丹家在南岳嘗與一僧知聞其僧每年以香  
練頂供養佛至八十餘終沒俄有餘州民生一  
子色貌絕殊而頂甚香千步之外人皆慕之生不  
食魚肉數歲出家為南岳高行律師焉

禮部劉尚書禹錫與友人三年同處其友人云未  
嘗見劉公說重話

徐大理宥少為蒲州司法叅軍為政寬仁吏感其

思信通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必斤罰終官不杖一人

顏魯公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屯文  
兵使五原有冤獄決乃兩郡人呼為御史兩  
德宗問李沂公勉人云盧杞是奸邪何也勉曰人  
皆知之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

永州龍興寺乃吳軍司馬蒙之故宅僧懷素善草  
隸嘗浚井得軍司馬印文字不蝕雕刻如新懷  
素每草書用此為誌

已上二葉乃大唐傳載補勝

素此葉乃  
歸潛志跋  
共二葉

楊作陽

孫正憲公之孫諧和伯其字者來訪余曰鄉先生  
劉神川宏博衍大之士倡鳴道學會金亂投跡于  
趙楊雷李諸子之間厭服名義守素不仕以衛中  
州之氣文章議論一出于正遭亂復于鄉有居以  
自容扁曰歸潛默然靜學以休息其心竟抱志未  
施而歿生平述作既多其弟歸愚以嘗編類就帙  
曰神州川遜士文集共二十卷錄木于世先君文莊  
公鄉序後進嘗收先生所著歸潛志十四卷藏于  
家蓋其言論談笑時事見聞戒勸規鑒以是脩採

擇之錄皆欲梓以垂其名于不朽噫神川一代偉  
 人世為賢獻之門其所志窮理盡性以至命進則  
 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以永道脉一  
 時士大夫尊師之人文之盛實所賴焉孟子謂君  
 子所以教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私淑艾者神川  
 私淑之後徒成德達材彬：輩出是身雖沒而道不沒  
 也道寄于文：傳于世：傳其文即傳其名矣夫  
 何憾茲嗟蓋世道升降人物盛衰遼金之間殆數百  
 年太史宜有論哉而舊聞闕逸後有述者可無考

訂于斯耶先生諱祁字京叔渾源人神川其自號  
 也至大辛亥夏五月盧龍趙穆識其後

一本此後又  
 有二葉錄  
 全史之三統傳  
 王文定公傳  
 源列代世德碑

陰酉冬日用別本鈔本校後記

丁丑夏六月日及不家相和十餘年於誠面也  
 當以余在說無源事因出此鈔抄屬校了銘  
 刻略因惟歸潛步記之詞盡此作詞盡句詞  
 銘本盡字不行因校改作難字今兄此處字乃  
 知在系之是實至太宗神射之為大神功李他前年  
 于元光宗王仲元為王廣色狂子良田神川語記不  
 必校 先生因不備言不括抄校之此  
 六神謹誌

以二則從  
一本增傳  
在趙穆政  
後

全史文氣傳云列位皇帝字中仰澤源人子祈字宗琳為太學生其  
有文名值主未表亂作歸附者以紀全事備全史多採用焉又曰劉京其  
歸附表與元裕主辰雜編二書雜徇有異同而全未表亂事猶有足  
徵者焉  
至文宗不憚渾源之亂世德碑之神字宗琳中疑異為者能自利房有奇  
章自刻冠年進士庶試失意印用戶後書籍考遠大海濱能許一校章  
子方之間去古賦禮說勢名李屏山趙閱之楊史和雷御史子澤南諸公  
見之日異才也嗚呼傑出近交口騰言及與御史上進居手陳相與講  
六經直掃至矣心學推于彰行跋扈自是推落英華如世其其矣  
章議論粹然一出于正士論或謂得如女命脈今傷于辰以區鄉中躬耕  
自給築室傍白牕階以成說試傷人先一就試魁南未遂走山而東  
跡考試官後征南行差全非合已因其名選至相下待以家友凡七年而沒  
年四十九有八轍林而皆了如指掌其墓在神川趙士自二十一至心處言四十二  
篇歸附表三志行于世弟郝字文季亦別名煥魯之石士女錄云神川力字  
洞至心胸明理學通外文史文士佩瓊珠大振以鋒道學之子學問流合百  
川而朝赤章南遠越惜不付筆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